

藝文國中

期六第 卷五第



本期要目：

再論新詩	(論文)	余 皖 人
夢鬱之旅散記	(散文)	端木佐書
車上	(散文)	山 風
雲夢帖	(詩)	黃 杰
商嶺	(詩)	查 顯 琳
政治以外的事	(小說)	金 人
解語花	(小說)	公 孫 嬌
評「風林耳語」	(書評)	箕 浦 彥 廣
田契	(戲劇)	閻 青

30

• 行 發 版 出 社 藝 文 國 中 •

號 月 二

華北文化書局總局廣告!!!

本局為應時代之要求，供社會之需要，發行武德報社出刊之各項雜誌，內容豐富，措詞簡明，無論何人讀之，無不感覺興趣百倍，愉快非常，久為一般好讀者歡迎訂閱，刊物內容取材新穎豐美，舉凡各方政情，世界大勢，以及文獻，典故，名人軼事，各地風土人物，東方道德，暨文事武備，技藝美術，並最近歐洲戰況等，無不應有盡有，包羅萬象，誠為現代文化進化中不可少讀之刊物也。凡不堪為時代之落伍者，應各手執一冊，非但可以增廣見聞，抑且可以輔助學識之增進，本局為普遍週知起見，特印發此項廣告俾讀者易於訂閱，茲將書目，價值，暨總局，分局地點分別列後。

計開

- 一、國民雜誌 每冊五角 時事畫報 每冊五角
- 一、婦女雜誌 每冊四角 兒童畫報 每冊二角
- 一、北京漫叢 每冊二角五

華北文化書局各分局地址一覽表

局處	住在地	局處	住在地
天津分局	天津河北三馬路居易里三號	徐州分局	徐州市公園前巷二號
冀東分局	唐山市福星中街十七號	燕京分局	通州城內西大街五七號
保定分局	保定國公街十三號	邯鄲分局	邯鄲車站新民大馬路中間路南
石門分局	石門市至善街一五〇號	順德分局	順德城內中山西街十一號
濟南分局	濟南城內石宰門街十七號	開封分局	
青島分局	青島濟寧支路二號	運城分局	
烟台分局	烟台市南鴻街九一號	新鄉分局	
臨汾分局	臨汾城內東大街六九號	厚和分局	厚和民市南街五號
太原分局	太原市成方街康寧巷三號	豐鎮分局	豐鎮城內曹家灣路十八號
張家口分局	張家口新民大街二道井巷一〇	大同分局	陳國禮大同城內東大街九二號

•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二月五日出版 •

中·國·文·藝·

• 第五卷 · 第六期 •

特 載

為完遂「大東亞戰爭」敬告華北文藝界

華北文藝界諸君：

對於諸君的大名，已經久仰極了；對於諸君的大作，已經拜讀多年了。

諸君的多少枝生花之筆，真是圓轉隨意，伸縮自如；要它寫甚麼，它便寫出甚麼來的那樣方便。無論是甚麼創作，隨筆，詩詞，戲劇，各都有它獨特的風格，熱烈的情緒，實在，拜讀之下，教人無限的感動，欽佩之至。

諸君的創作，描寫社會方面的，的確是經驗豐富，閱歷深長冷諷熱嘲，譏笑備至，不愧為鑄鼎、燃犀、董狐之筆，描寫愛情方面的，的確是纏綿幽怨，頑詭哀感，讀之若不砰然心動，若不潸然淚下者，那除非是鐵石人，至於隨筆，詩詞，戲劇，也都各有所長或意味沖淡或韻調鏗鏘，或情節曲折，表現深刻，總而言之，無論是創作，隨筆，詩詞，戲劇，各都活躍文壇，騰新紙上，當這華北文壇極度蕭索，並不十分振興，並不十分繁榮的時代，諸君的多少枝生花之筆，能够在此，為文藝而奮鬥，那麼諸君的功績，還可以磨滅嗎？千載以下，諸君在文壇上的功績，那無疑的，是要永垂不朽了。

因為我們華北文壇極度蕭索，並不十分振興，並不十分繁榮，所以文壇上的報酬，很是有限，我們比不起外國文壇上的振興，繁榮，可以得到幾個字一個金磅；或者幾個字母一個金圓。我們可憐的很，直到現在，還說不開以千字為單位的計字論值，雖然千字的代價，有的高到幾十元；那不過是鳳毛麟角，為數寥寥，大多數還是在千字幾元的行市上徘徊；然而諸君並不以此為辱，依舊是兢兢業業，勇往直前的苦幹，所以說：諸君的物質收穫，雖不豐富，諸君的苦幹精神，却是值得大書特書，永世不可磨滅也可以說：諸君名譽上的收穫，是千萬倍於物質而不止的。諸君的努力，已經博得大眾的同情，以及文學史上，將來的稱許了。

諸君，你們的苦幹的成績，那是有目共觀，盡人皆知的；不必談而又談了。在這裏，我們要求諸君，在寫作之餘，分出一些寶貴的時間來，聽我們向諸君說幾句話，諸君可以賜予允許麼？自然這幾句話，也許是諸君聽不入耳的無味忠言，也許是諸君素所習知的老生常談；但是，我們因為感到諸君物質的收穫，雖然不多，担負的責任，却甚重大，我們終於骨梗在喉，不能不一吐為快，中聽不中聽，那就在所不計了。

我們看到諸君文筆流利，哀感頑豔的創作，意味沖淡的隨筆，韻調鏗鏘的詩詞，表現深刻的戲劇，我們不客氣的說：當時，是無限的感動；不過，可惜！這感動是當時的，不是永遠的，換一句話說：儘管在當時看了，如何的砰然心動潸然淚下，祇要當時一過去，我們便漠然的，忘懷了。這是甚麼原因呢？老實不客氣的再說：諸君的作品太抓不住現實；太沒有意識了。

我們很冒昧的說出這句話；也許諸君有的，不以爲然，認爲我們這是一筆抹笑，一概而論。實際上，也確是如此。諸君的若干位作家當中，能够抓住現實，寫出幾件饒有意識的偉大作品來的，未曾沒有，甚而不寫則已，一寫出來，那就是成功的作品的也不是沒有見過。我們所引爲遺憾的，就是這一類成功的作品，不能常常的看見；換一句話說：就是在量的方面，未免太少了。

我們現在再請教一下諸君，諸君在寫着那冷調熱嘲，哀感頑豔的創作，記着那意味沖淡的隨筆，吟着那韻調鏗鏘的詩詞，作着那表現深刻的戲劇，撰述之餘暇，也會想到現在，是甚麼時代嗎？諸君是不是每天掀開報紙雜誌，而僅僅的注意一張報紙一本雜誌的最末了幾欄幾頁的文藝版，看看自己寫作的文章，發表了沒有？或者看看有無喜歡的作品，讀上一讀，便完了呢？諸君是不是也會看一看一張報紙，一本雜誌的前幾欄，前幾頁的世界新聞，世界評論，而感到一種切身的興趣？倘然是這樣，那麼諸君爲甚麼不在那前幾欄，前幾頁裡，尋出一些諸君寫作的題材呢？因爲那就是現實，甚而可以說：抓住那些題材，而寫出來的文章，就是有意識的東西了。

諸君！友邦日本，從去歲十二月八日，業已和美英二國，佈告宣戰了！這一次戰爭，在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這一次戰爭，決不是無意識的戰爭。爲了解放全東亞若干年來，給美英惡勢力壓迫，剝削，切奪，無可奈何，呻吟於美英鐵蹄下的各色民族，日本是敢然揭起正義之旗，正式的對美對英佈告宣戰了！諸君，日本雖然是賭着國運在戰爭；可是，戰爭未及一月，美英在大東亞侵略的據點，香港，馬尼刺，關島，威克島等要衝，早已一一的陷落了。不但如此，日本接連擊沉了美英最新銳的戰艦多隻，毀滅了美英最新銳的飛機無數；太平洋上，日本陸海空軍任意縱橫，如入無人之境，完全取得制海權；與制空權，美英在東亞的惡勢力，業已整個掃除，毫無再起的可能與希望，全東亞的各色民族，一一的掙扎起來，擺脫開美英的束縛，回復他們各自的本來面目了。凡此種種無一不是鐵一般的事實擺在我們眼前，不容我們忽略的，諸君是知識階級的最高層；是文化界的中堅份子；在友邦日本完遂這歷史的聖戰期間，諸君的責任，是不能放棄的，諸君的責任，是不下於血戰疆場的興亞勇士的。諸君，起來，起來，我們的一枝筆，是不下於勇士們手中的鎗刀，我們的一枝筆，是不下於飛機大砲的威力，我們應當起來，總動員我們的力量，以筆作鎗，以墨作砲，去和我們全東亞的敵人，拚上一個你死我活，多多寫上一點有意識的作品，不要做作着超然物外的態度，好像是事不己莫勞心忘掉大家在大東亞戰爭時期的責任。

諸君，你們以爲上面的言談中聽嗎？那麼便請你們用你們的作品表現出來！

中國文藝第三十期內容

·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二月五日出版 ·

論 文

再論新詩·····余皖人（六）

散 文

回憶田津生·····沈 琴（一六）

藍色的夢破了·····幻 鷗（二三）

秋日黃昏·····畢鶴汀（二七）

憂鬱之旅散記·····端木佐書（二八）

散文詩·····露 莎（三〇）

舊夢的斷片·····雪 生（三一）

一段故事·····A. A. K. Ince作
王恒珍譯（三一）

車上·····山 風（三四）

灰色人生·····從雲閣（三六）

魯迅與「阿Q正傳」·····薇（三七）

詩 歌

夢之邊緣·····黃 杰（三八）

雲夢帖·····前 人（三九）

雨夜·····王 玫（三九）



A, L, 之獻.....查顯琳(四〇)

商籍.....前 人(四一)

小詩數則.....柏 綠(四一)

告訴你.....威 立(四二)

旅歌.....前 人(四二)

Christmas之夜.....蔡以垣(四二)

訴.....前 人(四三)

白骨外一章.....石川啄木作
藤 生 譯(四四)

小 說

政治以外的事.....金 人(四五)

逝去的春天.....凌 華(五三)

魯迅語錄.....(五九)

二喬.....宇文古易(六〇)

解語花.....公孫嬌(六四)

批評與介紹

評「風林耳語」.....箕浦彥廣(七八)

文藝與批評.....威 立(八〇)

婉君作「小丑」簡評.....張 建(八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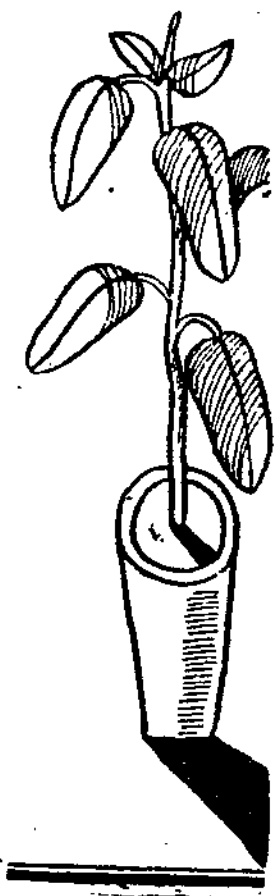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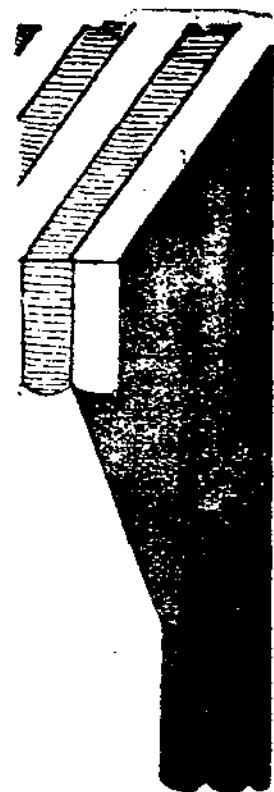
談顏廷之.....杜夢窗(八二)

戲 劇

田契(上).....聞 青(八五)

編者話.....(九四)





(一)

再論新詩

余皖人

開始有人類語言時候便有詩，伴着原人勞動，自然而然的發生叫喊便是語言的胚胎，最初的表示，是隨着動作而出發，是那種動作的自然而又令人通曉的表示，而這些勞動的呼喚，也就是勞動歌曲的起源。 — A. Bogdanoff

詩，我們談到詩，自然有個概念；我們清晰「詩」是人類最高思想和情感的表现；那是一種近乎於自然的流露，是單純的，是無飾的，是鏗鏘可口的東西，詩雖為「情」而誕生，在表露上方法多有異殊，當然，在詩的展進方面第一個便是俗的，是人人能誦誦的民歌，民歌與社會風土習慣人情有關，我們由歷傳的一個民歌中可以窺出當時的班概，或說是人事的表现，慢慢的步入五言古詩，七言古詩，五言律詩，七言律詩，五言排句，五言絕句，七言絕句……這正是傳統上的邁進，因為吟者與讀者的智慧思想方面已非簡單如昔了。人是永遠進步的，人事的差異上自也會有進步，調四聲平仄，再講究起承轉合，逐漸的，詩已彷彿並非通俗購陋東西，是風雅的，是士大夫階級的消遣，而另外，民歌自為其民歌，人類不同，「詩」自能於其劃階級中存在；溯本追源，我們不專一揣究，有韻或音節的話句，也定可歸類於詩，我們可以在談「詩」

的時候，把民歌暫擱置一邊，先畧別一下，「詩」與「民歌」，狹窄的解釋，詩是有規矩的，無論在音節或格律方面，是個人的，是有其中心思想與情感的；普羅詩典裡說：「詩言志」，毛詩序中則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至於民歌呢，性質方面可就普遍了，其特點則皆爲抒情洩感。民歌是由多少人合作出來的，非專屬某個人的東西；無個性，能曝露全社會的情緒，並不表現個人的興感，它有簡單的特色，無論詞句，結構韻律，思想，情緒，皆樸素無華，自有其新鮮風格。民歌有民歌不朽的價值，詩也一樣，我們說的詩，還讓我把話題轉向於「詩」好了。但莫忘却；一切好詩，都是強烈的情感自然洋溢

Wordsworth

詩是人格底創造衝動表現，對於我們靈性上不無影響，故對於寫詩的態度不得不取法嚴重。在研究方面呢，當從心理方面，或人類歷傳的遺傳方面去評定，要採取一種科學的研究。建設真人生，需要表現或調劑，我們且可置一小部分職責於詩。先約略的說一下古詩，爲得我們談話的方便。既然由古詩說起，我們先辨別詩法，詩之難能，以較之今日，我們可以衡權出「古詩人」較「今詩人」的莊重了，雖說詩不可滯於法，但也不能廢乎法。我們不要多再贅言，且引證一些他人語以實之：

作詩不可直說破，須知詩人，婉而成章，楚詞最得詩人之意，如言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則思之之意深，而不可以言語形容也，若說破如何思，如何思，則意味淺矣。

——張雨軒

詩中用字，一毫不苟，倘一字不雅，則一句不工，一句不工，則全篇皆廢矣。然用字之法，一曰調音，如平平仄仄平平仄之類。二曰審意，如意可明言則用顯字，意當晦言，則用晦字之類。三曰襲古，如搜索古書，及令人會下好字面之類。

——邱濬

詩貴乎實，實則隨事命意，遇景得情，如傳神寫真，各著其態，自不至有重複蹈襲之患。

——范德機

——方孝孺

(二)

「詩」是人類天賦的需要，隨自然的流動發出微妙旋律的韻節，詩之要求正軌如人之求解倫理邏輯，頗易解也頗費解；但詩之產生是不拘於時地的；武者小路實篤說：

詩是無論甚麼時代都存在的，有人的處所，有男女的處所，有自然和人類交涉的處所，就有詩，在嬰兒沒有言語，也沒有性慾，然而詩是有的。

原始人類，並不善於傾瀉純美，只適應某種目的而產生詩，隨時代與進化而趨於完備。直到如今，我們已有另一種新的果實，——新詩，若按進化論的邏輯的必然論，「新詩」定進化已臻完備，而事實上並不那樣，因爲這只是極短期的嚐試而已，我們尚無一個真正標的和依歸，是飄渺的，徬徨的，自然所提及的新詩難免病態，我們希望這病態早日復爲健康，偏偏事違人意，滿目瘡痍，可發人之憂，在這裡，我們既要做有系統的研究，且讓我作一個新詩的回顧。

自五四後，胡適之嚐試集出版，才誕生了新詩的命運和雛形。不必諱言內容形式技巧，等等方面，皆欠尊重，唯一傾向，意欲作到推翻詩詞的格律平仄而已，事實上並沒有完全作到，難免那一派陳腐詩詞氣，數量可觀，質則拉雜無緒。至晨報詩鐫出刊，新詩另闢一途，基於受到

西洋文學洗禮，創立新的格律與節奏，內容亦較初期爲奧，據有描寫取材的廣大對象，運用了熱烈情感，到新月後期詩人出現，創立了形勢自由的道路。但却實使我們爲難的是怎樣發覺新音節與新格律呢。擷取外國的方法自然也可屬類創作之一，但我們不能十分明瞭它的成功與否，自然，一個新的東西必有其新的生命與靈魂。

新詩，我們承認它在「新文藝」中是佔有極重要位置的，多年來，從事新詩人努力的動績何在，殊爲可疑。「詩」是文字的凝鍊，因爲自文字發明後，詩歌的表現方法才由語言進化爲文字，用文字而記錄某時期情感衝動，作來實非易舉。人類原始是淳樸的，據有簡單的理智與情感，漸漸才有一種固定人羣，適合人與人之間的習慣，由習慣產生不變的生活方式爲風俗，我們不用專深究討，這風俗習慣無疑已是說明人類進步。再轉看詩，由民歌進而成詩，已是進步了，產生各式法路在詩中分類有所謂「體格」（限於古詩），律詩體格（七言五言皆八句爲律已），有五言古詩體式，七言古詩體式，排律體式，古風體式，絕句體式，樂府體式，此外體格又有：六言體式，雜句詩體式，促句詩體式，雜言詩體式，拗詩體式，鋒腰詩體式，斷弦詩體式，隔句詩體式，偷春詩體式，迴文詩體式，仄起平起詩體式，疊字詩體式，首尾吟體式，平頭詩體式，全平全仄詩體式，四聲詩體式，雙聲疊韻詩體式，雜體詩體式，雜名詩體式，……。詩正題入體，則有榮遇詩體諷諫詩體式，登臨詩體式，征行詩體式，贈別詩體式，咏物詩體式，讚美詩體式，廣和詩體式，哭挽詩體式，聯句詩體式，……。待詩入正源則有風，雅，頌，賦，比，興，六義。詩有體志；一曰高，二曰逸，三曰貞，四曰忠，五曰節，六曰志，七曰氣，八曰情，九曰思，十曰德，十一曰誠，十二曰閒，十三曰達，十四曰悲，十五曰苦，十六曰怨，十七曰意，十八曰力，十九曰靜，二十曰遠……。這裡我約畧的告訴給大家，便各全舉例，因爲我們要談的是新詩）詩，再進行餘變爲，詞，歌，賦，箴，銘，等。終歸其根，皆由正宗詩爲策源，一切規則變格的產生，正是進步的表像。

再辨別一下詩與歌係不同者。「詩」「歌」爲兩種形式，歌謠，樂府，詞曲，是言語感情的複寫，或曰不能離樂譜而獨立，是可以歌唱的，而詩則不然。雖說詩歌有極密切的連貫性。這使我想近年來提倡的朗誦詩，這顯然是另一種變像，唱的變像，這影響到詩的本身價值，是退步，是進步，自然有明目知詩的人懂得，詩的前途本就不不得光明，這樣的由一羣作家倡導開倒車，真可令人與數一泣了。（我想以後再和讀者談談，假若得功夫的話。）

詩的精神，是它的內在韻律 *Inner Rhythm*，或曰無形律；在心理學上講不妨稱之爲「情緒底自然消漲」（郭沫若與李石岑書信）內在律訴諸心而不訴諸耳。至於外在的韻律或有形律 *Outer Rhythm* 則爲平上去入，強弱長短，高下抑揚，宮商徵羽，或雙聲疊韻，或押在句中的韻文。內在律亦可解釋它據有了音樂的精神，可得分清它並不是音樂。因爲音樂是已經成了形的，而內在律則爲無形的交流。再仔細說明一下歌的成分外在律多，而內在律少，詩爲純粹內在律的表示，它的表示方式，有時也用外在律。

詩，我們不能純以淺薄的功利主義以相權。稚子老嫗能明瞭的，讓歌俗相的，膚淺有教訓性的詩，不能說是真詩好詩；至於怎樣才是好詩呢；我們且看郭沫若先生的一段話：

真正的詩，真正詩人底詩，不怕便是吐囉他自己的哀情，抑鬱，我們讀了，都莫有不足以增進我們人格的。因爲詩是人格底創造底表現，或爲人格底創造衝動表現。我們感得了他這種衝動，對於我們的人格上，靈性上不能不生影響。人性是普遍的東西，個性最徹底的文藝最

爲普遍的文藝，民衆的文藝。其所生之效果對於淺薄的功利主義的通俗文藝其相差之懸隔，不可以道里計。

我不是高聲呼倡貴族文學，我是闡明「詩」本身所有的高貴價值。這點牢騷，却由於近年來見到的那幫「自命詩人」而起。歷來從事新文藝的朋友，一起頭必由寫新詩入手，「詩人」是多麼光冕的名目，真要慚愧他們的吟咏，非牛非馬，把「詩壇」弄得一派烏烟瘴氣，爲新詩的前途想，我們皆有勸止之必要，這裡我不怕觸舌，我盡可能的分析詩，盡疎陋我所知的關於詩的問題，那怕過去的，簡單的，再向關心的朋友們談下去，此中難免錯誤，因爲作者所知也極其有限。

先說明詩學分類（從胡懷琛說）

從實際上的觀察：

- 文
- (一) 智的文——歷史是代表
 - (二) 情的文——詩歌是代表
 - (三) 意的文——哲學是代表

從形式上的觀察：

- 文
- (一) 無句讀的文——圖表是代表
 - (二) 有句讀的文——散文是代表
 - (三) 能唱的文——詩歌是代表

故而說起詩，必具有兩個條件：(一) 偏於情，(二) 有天然的音節。所謂天然的音節，不在乎有韻無韻，亦非句之長短整齊與否。舉例明之。

(一) 天地玄黃，宇宙洪荒——有韻無情，非詩。

(二) 高台多北風，朝日照北林，之子在萬里，江湖迴且深——有韻有情，爲詩。

(三) 我在東邊籬笆下採菊花，悠然看見了南山——有韻無韻，非詩。

(四)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有情有韻爲詩。

至於分別有韻無韻，並不是絕對的，我們可以改名之曰有音節與否，這就是所說的天然音節了，在新詩裡面，尤其緊要。舉古詩例以明，

天然音節：

(一) 黃鳥於飛，集於灌木，其鳴喑喑。——有天然音節。

幾個黃鳥兒，飛來飛去，它們全落在灌木上，它們的叫聲是喑喑的——無天然音節。

(二) 流光容易把人拋，紅了櫻桃，綠了芭蕉。——有天然音節。

光陰容易把人拋却，櫻桃也紅啦，芭蕉也綠了。——無天然音節。

(三) 靡靡西風，人比黃花瘦。——有天然音節。

西風起，捲起塵子，看見了黃花，可憐自己容顏，比黃花還瘦。——無天然音節。

這些舉例，我引了些古詩詞，爲了說明這是一切普通詩的個性，這裡得了一個新詩的定義：

用現代人的，極豐富情感，合乎時代的極精深理想，把自己的，用有天然音節的文字，新的方法記錄下來。

「新詩」或待新的方法由我們實驗出來；不是死的，一致遵守的，但要達到真正的「詩」。我們要一步步行下去，新詩的初期，爲放縱自由各式的嘗試，慢慢的進爲講求音節格律，顯然的這中間已據有一種內在生命，這種生命我們懷疑到它必然存在的價值，人進化而有風俗習慣，物無規矩不能成方圓；新詩不受拘束，絕對自由，那麼把散文分行寫出也可稱爲「詩」，任意塗抹就算是創作，好壞無分，自然多數讀者對「新詩」懷疑失望，我們倡導「新詩」就應使「新詩」本身上有繩則，舊詩應否提倡我們不論，舊詩能有這不朽生命，一定也因其有不朽的原因，上面我們已追述或分類過它的延緩原因種種等等，所以我說新詩應當有法，用法去治療新詩病態，這種法就是新詩的靈魂，或生命，但我們可有法，可守法，可知法，萬不可泥於法。因爲「新詩」的不完備的生命，必須創造與實驗的。

(三)

「新詩」的真性在於表現時代，是被人創造出來的較新的句子的綴連。詩雖是自然的流露，而別忘了它是人爲的，它之所以能稱爲美，是經過人的思想的篩選。它曾被人間智慧的手雕琢過，用類人的語言作爲華飾，詩不能脫離人而生。落日明暉，彩霞千萬變，四時各具其美，春花秋月，風霜雨雪，依科學講只是大時變化，沒有什麼奇異，且日夜四時輪轉，花開花落，月圓月缺，也盡屬平常，其他無靈動物如犬馬牛羊之類，對這些變化絕無感慨，絕不興歎生悲，唯有我們進化的萬能的人類，才能領受自然風光，說某某景緻像一首詩，那定是由「人」看過，方能感覺出那是一首詩。所以說詩與人不泯的關係。且詩之與人也有所區異，天文家研究日月星球，物理家研究雷雨閃電，他們用理智分析一切事務，剩有那神經敏銳，情感豐富的人會享受自然天籟，唯有他們會體貼，歸納，某種自然變化美，可愛，唯有他們能受自然的恩遇，再由那些能記錄這些「美」的人；把一切精美化入文字之中，而孕生出「詩」。

「詩」要求解放自由，並非盲目的自由，於一定範圍——法之中求得一種表現的自由，這種自由願忌到它本身必爲詩，不是文，不是談話。這種理由很簡單，人類日日高呼自由解放，並不是說你任意打罵人，害人損人，便是你充分自由，既然是萬能人類，思想必不能過於簡陋，行爲利己，非自由真實意義。寫詩亦然，你任意把不能連合湊對的文字堆集一塊兒便爲詩，正和你稍任意打罵人爲自由一樣的可笑「新詩」的致命傷在於一幫低能詩人的無法無天。頗頗有詩集出現不是新詩蓬勃的徵像，我們要讀一首好詩，比什麼都難。

詩人以熱情點染萬類，使世界的存在呈露純美；尼采說：「以藝術家眼光觀察科學，更須以生命的眼光觀察藝術」，這就是精神生活的奧義。但用這種情緒去表現，詩論爲二途；一種深奧難以索解，一種拙劣常人憤懣（見拙作談長詩中對詩之分類）。如今新詩的病態，一則爲太過於自由，有點僞假非詩，另一因則是一幫詩人爲了提高自己詩的評價，不使人懂，而拚湊奇字怪語成詩，正是上說前者的旁枝變像，不是深奧難解，甚至於寫詩人亦不知所云，這種例子可在現在通行雜誌中到拾舉不盡。無怪乎現在有許多人提倡大眾詩了，究竟詩人少，懂詩的人

也少，具有超常的人性人少，而普通常人性多，所以有人嘖嘖詩即是抒發情感的東西，詩人的情緒感覺就是常人的情緒感覺，這話我們姑且不論它的對謬，顯然是一般人對那發表的風馬牛詩句想明瞭的苦悶語，「新詩」病態的反應。在貧瘠的中國新詩界，無論那一種詩全需要灌溉，施肥，再生，當然這必須由「詩人」本身作起，所以我們在初步上不得不規之以法。同時以美的形容詞連綴，又造成空虛詩句侈奢的病態。另一種病態這已是留傳多少年的，一個普遍現象；例如看月傷心，觀花落淚之類。由古詩起就是這些「新詩」依舊還是這些，令人生膩生厭。其實也難怪詩基於情，情生於景；景呢，無非春花秋月等等的，但注意，我們怎樣發掘異於他人的方為佳妙，同時一朵花，植物學家研究它屬於何科何種，哲學家由它推到玄妙的人生，藝術家喜愛它的顏色，而詩人就另應有一種比擬和觀察，或生出一種連想，新詩人就用了新方法去表現。現在所見的新詩病態這是極顯明的，無論誰全免不了，如果比方「新詩」是種化學混合物，我們作一下定性分析，便可以看見組成它的全是些什麼；如星星，月亮，天，海，雲彩，鳥雀，夢（夢最多），黃昏，黎明，花，草，樹，影子（影也不少），雨，露，霜，雪，雷，春，夏，秋，冬，憂鬱，憧憬，惆悵，微笑，翅膀，淚（淚也多），悲哀，愁苦，戀人，愛情，苦悶，傷心，飄獨，虫聲，鳥語，流水，船帆，火，死，……等等，舉不勝舉，把這些名詞連到一塊，加上主詞和介詞，或感歎詞便成了一首通常隨時可以見到的抒情詩，最奇怪他們運用這些名詞的方法全一樣，他們的聯想也千篇一律的雷同。這使我想起一件事。在××大學的團契會，或某某新人物家庭茶聚時的一種消遣，把這些寫好的詞句作成無數小紙團，由一個人抓取，一張一條的連到一塊，就可以成一首新詩（奇怪已極），並且由一個人講解，還能解釋通順；這不啻天大玩笑，這儼然成爲對於寫詩朋友的一個玩笑，而這個玩笑顯然是發明者觀察出「新詩」的病態，而再諷刺，令人啼笑皆非，寫詩的朋友，你們也有感歎嗎？

詩人，不是當你發表了幾首不知所云的詩以後便可戴上詩人的桂冠，不是你收集多少篇大作出了集子便掛上詩人招牌，不是你寫賦了雜文小說換換口味寫上一兩篇詩也歸入詩人之羣，不是當你中國字知道不多，而善於交際，會有幾詩發表就頂起詩人的帽子，不是由不懂詩的刊物鼓勵你讓你自己出錢，借用一種名目出集子便是詩人，更不是由那幫不知深淺從再畫畫的，音樂的，或五花八門販夫走卒，商賈逐利的人一捧便成了有名不朽的詩人，這全是近於荒唐行爲，造得今日新詩壇垂危不振，造成新詩的病態，他們也是一個因素，我們唯有以新詩必有法作病態的治療。從事於「詩」，自己應該多讀多念多年努力，再試習寫作再產生作品，但就是這麼下功夫深究，寫出的也不見得可以稱爲詩；「詩」多少據有點玄妙，非正式人爲的東西。

「新詩」——正由無數年輕詩人開發坦途大道，這裏，我們需要兩種人幫忙。一種是寫詩評的，能欣賞詩的，這種人太少太少。他們的見解不要失之偏狹，不要有私人際念雜在其中，應當大膽的對於所見的不平努力加以說明和針砭。另一種則請各刊物雜誌携手，儘可能範圍內少登詩，權衡詩的天秤求得高一點，寧精勿濫。最好則莫過於這些寫詩朋友的共同研究砥礪，作有團體的商討，那時候新詩的病態自可勿藥而愈。

（四）

一首完善的詩，必應有所以成詩的原因與雋永，古詩中講究平仄分別，與格律的定式，彷彿一張定形的表圖只待你填寫好了。詩中要有節奏，這節奏是指通體而言，不過僅僅有合高奏的聲不能算詩，必須加上意義而後算詩，如宮商是樂，發表意思的是言語，言語能合宮商是詩，

平上去入是樂，發表意思的是言語，言語能合平上去入的是詩，舉例如下：（胡懷琛與郭沫若信）

（一）聲 平仄仄仄仄 仄平平仄平

（二）詩 高閣客竟去 小園花亂飛

（三）語言 高樓中客人竟走去，小園中的落花到處亂飛了。

（一）聲 仄平仄仄平平仄

（二）詩 振衣直上江天閣

（三）語言 振刷衣服一直走上江天閣去

依上例，（一）是聲（三）是語言，（一）（三）起併合列爲詩。新詩中雖不斤斤於平仄，但於必音節中表現出來那是一句詩；其實平仄問題在詩中並不甚嚴重，觀乎古詩可以知之，觀乎許多近體詩並不合平仄者亦可知之。然則平仄並非完成五言或七言之主要因素當可無疑，因縱無平仄五七言仍是五七言，（非詩）。平仄之功用首先不能與西洋詩中輕重，長短比，因輕重長短可形成之格律不外：（從林庚說）

輕重輕·輕重輕……

長短長短長短長……

一類方式，而平仄絕不可形成以下之格律；

平仄平仄平仄平

西洋詩以長短，或輕重所形成之節奏單位，每個均相同，而平仄在中國詩每個節奏單位中却欲其相異。文言中節奏單位（即拍節）爲二字，故平仄之分配若下，（暫且以七言詩爲例）。

七言律式平起平受式

平平仄仄仄平平 仄仄平平仄仄平

仄仄平平平仄仄 平平仄仄仄平平

平平仄仄平平仄 仄仄平平平仄仄

仄仄平平平仄仄 平平仄仄仄平平

七言律式仄起仄受式

仄仄平平仄仄平 平平仄仄仄平平

平平仄仄平平仄 仄仄平平平仄仄

仄仄平平平仄仄 平平仄仄仄平平

平平仄仄仄平平 仄仄平平平仄仄

再按節奏分配平仄，不外二種

平平，仄仄，平平，仄
平仄，仄平，平仄，仄

這種分段寫出也可以示出它的拍子，這種七言詩每句必合乎四拍。前二七言律式，二三句同，六七句同，首尾句同，這正是舊詩中的所謂的不失粘。

送城春怨平起平受者

春風昨夜判榆莢

故園煙花想已殘

少婦不知歸未得

朝朝應上望夫山

戲贈看花仄起仄受者

紫陌紅塵拂面來

無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觀裡樹千桃

盡是劉郎去後栽

新詩要用新的方法，故而有人企圖以中國文字作成西洋詩的格律，這是一種創試，好壞，能否，我們不論，但我們毫無問題的承認它確實是達到了「新」。至於造成西洋詩格律的文字因太普通有兩種，一是長短，一是輕重，因此欲在新詩中造西洋詩格律的便向這兩方面找去，但中國文字是單音字，無輕重性質，所以欲求在新詩中求得輕重似乎很難。新詩中的語尾利用很多，這種語尾用以增加句子的情感，快樂，或悲傷，這正是補助中國文字的無輕重，但在音節上無形中增加不少力量，所以說新詩之法不在於遵循於平仄，不在於使用文字長短輕重，而在於句中的自然拍節，和聲響疊翻，句中用韻與否，之外並格律，這是狹義的。自由詩之成爲詩更不能忽略這一方面。新詩之有時讓人看來並不是詩，也基於這個原因，至於古詩之寫詩，多少它的內在還有一種平仄運用規則，有一種詩法，新詩缺少的就是這個。又使我想起現在的自由詩多半用的是散文，新詩又仗於語尾助詞，幫助生出輕重，如果我們泥守格律，語尾必受淘汰，對於新詩不無影響，但格律之爲創試，我們是不能否認一概加以誹謗的。（我想以後再寫篇文章說明格律詩的分類，象徵詩，白描詩等的分別）

音節的說明，只在乎多讀，並不限於一個名詞，新詩的應否有韻尚在其次，必需妥有一個完整的音節才行；如：

聽鐘聲的答，暫作火車吧

長長的旅程祇在我枕下了

一路的頭顱令我疲乏

——陳敬容夜客

這幾句念來自有一種高高低低，原因即是它有極完美的音節，又如朱湘的英體十四行；全有固定的節奏。

世上所喜歡的人便是三種。

兒童逗引起了光明的迴憶，

沒有憂慮，生長住慈愛之中；

又連貫起未來，實體的希冀。

繁夥在世上有悲慘與痛苦，

難得的是破涕開顏能一笑！

不用藥的醫生，花臉的神甫。

丑角，台上，台下的，都不能少。

英雄是許多實現了的欲望！

自然的，他們到處受人崇拜。

陸續不窮的幻夢附加而上，

他們便化爲一個象徵，時代！

這三種人不怎麼喜歡自家，

因爲，離心力是人性的大法

——石門集

(五)

遠古，中古的思想家都道：人生乃是小天地，大宇宙中之初次兩性都在真實的人生裡，和合集聚，融成一體，絕無差異。降及近代，科學家應用數理，詮釋物象，初性次性，妄加區別，這顯是斧鑿自然，遺棄人類之先聲了。人類確非數學研究之對象，他的行爲實難受數量方法之支配。他的生活要素乃是聲色，苦樂，情愛，願望，努力，奮鬥的集團，不僅是自然物象的動靜。真實的世界離人獨立，巍然長存。人類對於真實世界，雖有妙悟冥解，若獨賴有此，無足重輕，殊不足以提高他的聲價。世界是真實的，基本的存在，當然有較大的價值，較高的尊嚴。

——B. A. Ruff

人類先天有重視自然性，這種重視自然，藐視人性的態度甚至於近代物質生活上也極普遍。多接近自然有好的詩句，這種理由且成爲定而不可移的了，其實多體貼人生也未見得不能生出好的詩句，總之，任何描風述月，或替那幫掙扎的朋友吟咏，多少對作者本身生活發生關連

，詩人是永遠年輕的，年輕人定有一種超人的熱情，他熱於人生，誦讀愛情，也是生活的反映，新詩的病態就是新詩人永遠在這幾條路上徘徊着，至於對於他那熱情表現的技巧方法，常常也會流於通俗一律的。

這裡我——可以分析寫詩的方法不外兩種：沈從文先生說：「一是平淡，一是華麗。」如今這平淡時會流為反常造作民歌，運用通俗大眾語之類，華麗却變成一味的雕琢句子，我們若想給人以瞭解方面的便利，也必須遵守一點傳統的形勢，這就是規勸寫詩的人的筆下得不要太草率，達到藝術最高峰需要經驗，需要錘鍊，需要繩法，若能此，自可處置自己奔騰的情感恰到好處，自可有得高美的詩。在思得創作新詩的時候不妨也研究一下古詩，多讀一些古詩，再求多明瞭一些古詩，（這也是我這篇文章多枚舉古詩例的原因。）無論怎麼說我們襲承了先人的遺傳，我們流通身上的東方人的血液，對於我們祖先留下的東西自不可一筆勾銷，認為它是掘自墳墓的。真正的來說，我們尚需要利用這種古舊的東西作為採掘「新」的工具。

文學革命意義，並非是「全部推翻」，大半是「去陳就新」。形勢中有些屬於音律的，在還沒有勇氣澈底否認中國舊詩存在以前，那些東西是值得注意一下的。「自由」在一個作者觀念上，與「漫無限制」稍不相同。胡亂寫一點感想，不能算詩，思想混雜信手揮灑寫來更不成詩。……好詩與生活的體念和工夫有關係，因為要組織，文字在一種組織上才有光有色。莫「隨便」寫詩，詩不能隨便寫。應當節制精力，蓄養銳氣，謹慎認真的寫。……

——廢郵存底

詩，它的好處不在於所描及的東西實物，而在它的方法。經過多少人實驗過的，我們採來作為我們寫時的方便，那便是詩法。一切事物的意義是屬於理智的，詩並不是。詩的要求法，正如人類需要精神的食糧。所以「詩」的產生不是被動，而是自的，一如郝斯曼（A. E. Hoops）所說，「我稱詩是一種分泌……我極少的時候寫詩，除非我不受用了，而且那種經驗，雖有興趣，大致是激烈而費勁」這一段話，正是說詩氏對於寫詩態度的「不隨便」，真正好詩的產生近於抑止不住的情感的流露。

鄭氏又說詩應該用「極平凡的字眼寫，而且它是純粹的，沒有染上一些些散文的雜東西」。詩句的構造，應字字像詩，字字是文字精華的滴落，詩的氣魄，詩句的單純若達到好，必如大海波濤，激起人類的情感的澎湃。用睜開的眼睛和敏捷的想像去觀察自然和人，所得的句子含蓄的力量如烈火直燒到人們胸懷深處，那才是好詩，所以「詩」定有其內在的靈魂和生命。

詩的特殊工作是什麼，我們且看下述：

我想，移注情感是詩的特殊工作。——並不是傳達思想，而是在讀者的覺官裡喚起一種擺動，這種擺動與作家所感覺的擺動是符合的。

——A. E. Huxman

我們希望寫詩的朋友，態度取法拿持，下筆不隨便，早日使病態能得痊愈，而最重要的是怎樣使詩中有一個生命，——一個偉大的詩魂。

（三十一年一月試筆）



回憶田津生

沈 琴

一九二九年夏天，我住在××學會裡，在嫩的小屋中常常碰到一個面黃肌瘦的青年人，頭髮經月不理，說話結結巴巴的，嘴裡老含着煙斗，經激介紹後，我知道這個人叫田津生，是江蘇人。

那時似乎大家皆感覺到寂寞，感覺到無聊，夜裡在院中乘涼閒談，沒有什麼話說時，就賭說某國有什麼批評家，某個詩人或小說家是那國的人，他有些什麼作品，他最好的作品是那一篇，其中出色處與小小疏忽處在那一點。

那時節××學會因欠資被電燈公司割了線，院中太黑燃着洋燭，在飄搖的燭光中常常可以看到那幾張嘻笑不羈的臉。津生對於作品鑑別的眼光使我非常吃驚，就我們這樣說着玩，他所說的，就比我們的正確，比我們的肯切。就我們一般朋友中說，津

生是最富有文學天才而且是對於文學最有深造的一個，青年早死，實是說不出來的令人惋惜。由此使我想在這世界裡不缺少若干為文學而努力的人，怎麼樣老實地，悄悄地幹着自己本分的事情，又怎麼樣悄悄地死去，假如一個人的成就是以他自己真實的學識為根據的話，那麼他對於作品批評的能力，對於西洋文學的深造，在我淺識者看來，若干尚在活着的「批評家」和「翻譯家」都應當微紅着脸在他的面前的。

在下面，我想就我所關於他的戀愛故事略說一說。對於他的戀愛，不缺少有誤解而加以惡意批評的人，然在我看來，讀他的「愛戀的一生」正如讀文學作品一樣，是不能以「道德」來作為批評的準則的。在他的戀愛的幾個女主角中，在舊社會的批評下或者認為真有些「傷風敗俗」，但一種人性的天然的流露，乃使他們的戀愛成其為非常壯麗的羅曼斯，因為有了被舊社會的攻擊，因為有了犧牲，他們的戀愛也更顯得超越而且偉大，這話我相信是毫不帶一點誇張的成分的。

他是非常熱情的，然而他的熱情的施與却僅限於能够蔽到他心門的人。他絕不濫用愛情，全然是由於那種獨特的，多情善感的性格，他祇要有一個女子對他垂青時，他絕不會使她懷着一顆失望的心回去的。

由於他的獨特的性格，使他對於服飾方面非常隨便，穿藍布大褂，著破皮鞋，高興起來陪着他的未婚妻上北京飯店去看跳舞，使若干公子小姐皆覺得非常奇怪，使若干著漂亮衣服的侍者皆以為這是小姐的聽差。然而他並沒有錢。這個人的好處在於他認定一個人所應努力的目標毫不躊躇地向前邁步，他不同一般人一樣，他雖然在愛戀上花費了過多精力，然而他却以更多的精力應用在探討學問上面，在那裡，他帶著他「安息的別墅」。「不絕努力以向真理應該是人重要職務」，假若柏拉圖這句話不缺少正確，朋友却是照樣做了的。

這個人的一生由不得使我想起盧騷來，我覺得他的可愛的一生與盧騷的頗有共同之點，可惜的是他非常年青地就死了。他的死固然由於身體太弱並且不斷地吸煙喝酒，然而愛戀的悲劇所給與他的傷心却也是使這個人漸漸地向墳墓去的，雖然他在朋友面前是裝作那要若無其事，毫不在乎。

另一時，我在激的書棧上看見一個年青女子的像片，一個具有西洋女子體格的貴婦人式的美麗女子的像片，當激告我是津生的未婚妻時，我心裏就暗暗地奇怪，那麼似乎屬於幸福那一面的女人會愛上了像津生那像一個蓬頭垢面的窮小子，但因此便使我對於那女人漸漸地起了一種敬仰的意思，因為我那時非常看不起那些所謂時髦女人，以為那些女人皆是以財富來作爲愛的交換的。

此後，我便從激的口中知道了那女人叫作L，自幼生長在法國，說得一口很流利的法蘭語。她一獨生女兒，家裏很有錢，父母死後，家產便歸他承繼。激最後告我，那女子非常愛好文學。

那時我們正常常計劃着要辦一個刊物，雖然這計劃在幻想中產生

又在幻想中消滅，但聽到這消息時，高興這刊物又多添了一個女幫手，大家又興奮起來，覺得有這種理由這刊物還是應當使它誕生出來。可惜！這刊物一直到現在也還不能與世人見面，而人事的滄桑却够使人咀嚼了。

津生是在中學時認識她的，他那時進的是黎明中學。我們皆奇怪津生在中學時英文就很好，當他告我們是由于女人的程度太高不得不加緊學習時，我納悶女人的力量爲什麼這樣大，超越一切神力之上，于是自己也奢望着能得到像這樣的一位，把我從地獄帶到天堂去。愛情發展到最高點時應當怎麼樣，津生不是神，他也是按照人的一分規矩作了的。我那年在北京時，那個寄養在另一地方的小孩子，已經會學着叫爸爸媽媽了。

由於雙方家庭的反對，他們的婚姻終於不能順利地進行，這實在是朋友一生悲劇的根源。其實他們在形式方面不能結合，原因還是由於他的姑母不贊成。「已到了結婚自主年齡，他儘可以有理由反對她叔父，可是在津生那面却不能作如是想。他是他姑母自幼扶養大的，姑母已經年老了，若務必要逆意而行，請想想，所給與這老年人的究竟是怎麼樣一個打擊？這些事苦惱着這個青年人，使他變成與他年齡全不相稱的樣子，每當我們談話時，他總是一個人低着頭默默地坐着，我們有時間到他，他却昂起頭來，睜大眼睛問你說什麼，那種失魂落魄的樣子，實在可笑亦復可憐。那時還有一件有趣的事情可以記在這里。有一天晚上，我記得是冬天的晚上，我們正在激的小屋裡閒談時，突不見了他，我神經過敏地說，

「你們快去找他罷，他准定是去自殺了！」

激嚇了一跳，忙跑到外面去打電話。那時已經快十一點鐘，又是在冬夜，一切皆顯得那麼沉寂。接電話的是他的姑母，說，「沒有回來。」大家于是都以為他真去自殺了，他笑有介事地跑到外面去找了好一陣。找，自然是找不到的，回到學會來便只好相對着歎息，沒有

法子。第二天早上，大家皆早早地起來，圍坐在爐畔，各人憑着自己
的聰明去想像這個人的下落，心裡都覺得沒有一刻的安寧。就在這時
，他突然笑着走了進來，嘴裡仍然含着他的烟斗。大家皆不覺嚇一
跳，笑問道，

「你昨晚到那兒去了？」

「回家，」

「幹嗎不來接電話？」

朋友笑了起來，說，

「那時我已經睡下，夜又很深，姑母說，不准我再出去，所以回
說沒有在。我躺在牀上聽你們說話，心裡直樂。」

聽到這話時，我由不得先哼出一聲「好傢伙」來，朋友偏着頭向

我笑道，

「X，你說什麼，你們幹嗎要打電話？」

大家皆由不得笑了起來。真的，這情景就是在五年後的今天想起
，也仍然覺得非常好笑的。

這一年他由輔仁轉入清華去。因為清華的西洋文學系辦得很好，
故家裡和朋友們都替他歡喜。他的姑母，這慈祥的老太太，爲了她姪
兒的高中，還慨然地給了他一個特別的「獎品」，就是允許他和她訂
婚。這「獎品」在津生那面覺得如何隆重珍貴自然用不着說，就是我
們朋友們也覺得這人現在走了好運，暗暗地爲他和她的未來祝福。
前面提到朋友那種獨特的性格，使他愛好的越發愛好，憎惡的更
其憎惡，這種性格造成了他一生的悲劇。譬如一般人皆承認近代以迄
現代俄國文學在世界文學中佔相當重要地位，但朋友却說除了舊俄三
大作家托爾斯泰，陀斯妥夫斯基，屠格涅夫外，沒有一個偉大的人物
，至若愛好的英國文學，則以爲任何國皆比不上。又若摩登女子和滑
頭少年，自然是一般人所深惡的，但朋友却常常表現在言談舉動上，
有時在人家後面走着，就指手畫腳地評論，這自然是他的坦白處，却

也不免因此惹了許多禍事。這一層我想澈在燕京與他常在一塊也有相
當的關係。那時我和澈皆是十幾歲的小孩子，但澈似乎更顯得孩子氣
一點。拿一件小小的事來說。那時節我和澈皆向新晨報副刊投稿，我
記得編輯是孫慕荃先生，我們皆不認識，稿子寄去時，常常是澈的退
了回來，年青人好勝心強，覺得面子不好看，便說了許多的氣憤話，
我在一旁只有微笑，這話若給外人聽去時，是非常可笑的。這里順便
提到投稿的事又使我十分難過，覺得澈雖然孩子氣重一點，所說的却
也不免是不平之言。大部分編輯對於稿件的取舍常常憑一時感情的
衝動，這樣稿子登出時我們沒有什麼過大的喜悅，被退回時也不至于
就沮喪，我們只希望作編輯的理智一點，公平一點，我們退回來的文
章與人家登出來的文章使我們能夠得到一個明確優劣的比較，我們也
便心滿意足了，這樣的編輯不是沒有，實在太少了。我們不善經營，
在這凡百皆是商品化時代，我們就恰恰缺少一點商人的氣質，我們所
寫的既不左，在文中也沒有舞女，「佳妃」的氣味，我們只是用我們
那分習慣，那分眼光，靜靜地去看萬籟百物，故所寫下來的也就那麼
靜靜的，沒有歡樂，沒有眼淚，沒有一切使人興奮與迷惑的句子，我
們知道這種文章很難得到知音，但真沒有人看我們的文章時，我們也
不願意放棄我們這分哲學，恰恰相反，我們正是喜歡我們這點子做人
的方法，故縱然處境如何荊棘我們也願意快活地生活下去。這幾年來
由于種種機緣產生了許多作家同時也夭折了許多作家，但我們的文章
在什麼地方登出時，我們只覺得臉紅，正如我們爲別的人臉紅一樣，
我們不是作家，我們很願使人知道我們是作文章的，我們祇想悄悄
地做自己的事情，我們不願與作家們爭一時的短長。就是因爲上
述的原因，兩個孩子在一塊時，所鬧出來的把戲也就夠了。那年秋
天燕京開幾週年紀念會，澈約我去玩，他也過燕京來，爲我們談到清
華種種趣事，我就和勸勸他，但因爲他的個性太強，說了也沒用
，請他去了。

他的高傲處由于他學問的廣博，對於學問缺少虛心自然不大好，但是他的成就却是使凡認識他的人都不加以欽佩的。他精通英文，熟讀文學史上一切重要作品，從古希臘，羅馬以至現代新興的普洛文學無不博覽，他談笑現代中國大部分人祇能讀近代作品，他能指出若干翻譯家的譯品對於典故翻譯的錯誤。但他有一個極錯誤的觀念，就是他堅持著非到四五十歲不作文章，他認為那個時候也才能產生好文章，我覺得這簡直是一種偏見。經驗豐富才能產生偉大作品我們沒有反對的理由，但一定要等到四五十歲才來動筆，這倒我們可不同意了。他生前我們曾經為此拾過許多積，他總是堅持著他自己的意見，一點商量的餘地都沒有。由經驗我十分相信小泉八雲那句話，教育雖可以幫助一個人認識文學，但最不可缺少的還是寫作的經驗，一個文學者他應當從勤勞的寫作中去學習一切，只有從不斷的勞作中他始能產生出幼稚的作品。但我們以為他至少可以在翻譯和批評方面做一點事情的。

許就是由于上面提到的那種性格作祟，他同校長×××起了一次衝突，還有體面的上等人，爲了執行他應有的威權，就把他革除了。那時我因爲自己的材料總不清，同他見面比較稀疏一點，後來在上海常常在一塊，因爲事已過去，他也沒有提，我也沒有問，故到現在我也還沒有明瞭究竟是爲了什麼。但事後據好事者的報告，有的說他打了×××一個嘴吧，有的說他與同學感情太壞以致被人誣害，真是衆口紛紛，莫衷一是，連我也有點不敢相信那些話是真的。然而據我所知而說爲比較可靠的，也就僅只上述的那一點。

這時節我因事搬過東城來，我更較前就遠了。一九三〇年夏天我快離開北京時，在西單商場往北一點碰到他一次，我問他上那兒，他說由北海圖書館回來，我問他看什麼書，他說看司各德全集，似乎大家全有事，笑了笑就走了。

就是在我碰到他沒有多少日子，我因爲家庭慘遭變故，不得不放

下書本去另尋出路，于是便坐火車到了天津，由一隻五千噸的輪船我和一點簡單的行李拉到上海去。到上海後一切都陌生得很，由于生活的規律，每天除到報館工作外，就把自己關在小小的亭子間裡做點自己想做的事，用寂寞來療治寂寞，在北京時我所引爲苦惱的，現在於我反顯得親切了。

日子過去得十分快，冬天裡接到澈的信，知道他在吳淞中國公學念書，正想去找他時，便接到他的信，那信上有這樣幾句話。

我來滬已半載，捨未婚妻L女士外，可謂舉目無親。中國公學現已放年假，兄若有暇時，可駕臨吳淞一遊。

我接到他的信那天已是十二月二十五，離新年極近，我想乾脆新年裡再找他。不料第二天又接到他的信，那信上說：

我想你來滬也有半年了，你的職務能使你多多地和人接觸，大概尚不感覺生活十分乾燥或是無聊。我來此行將半年，上海所給與我的印象祇是「討厭」而已，所以上海也不大去。我的生活非常簡單，一禮拜上十七小時的課，此外就是讀書和睡覺，此外就是到海邊去走走。年假中的生活更是無聊，加之有位好友要放洋到海牙去，所以更覺不安。

新年將近，你我都是無家在此，我和幾位同學在三十一日夜大家買點酒菜吃吃。你是異鄉作客，想亦無親人，不如到我這裡來過年，藉此叙叙半年來的別情。務望你于三十一日來玩一次！

我于是也等不到三十一日，第二天便去了。見面後，談了許多話，抽了許多煙，到夜裏才回上海來。他到車站來送我，因爲火車還沒來，我們在候車室裡坐了好一會。他老是抽着他的淡芭薩，那淡黃的電燈光線射在他憂鬱的面上，神情非常淒涼。我也不知怎麼，心裡很難過，一直到我坐上火車，火車開了，我們皆沒有說一句話。

三十一那天，午飯後我又到吳淞去。那天天氣非常陰沉，到傍晚

時便飛地鵝毛似的細雨來了。我和他對坐在黃昏的岸邊，凝視着在暮色裡同波濤澎湃的海水，讓風吹雨打到我們身上來，兩個人皆好像從一種寂寞無人理的情形裡感到一種生存的意義。默然了一會，他突然說：

「X，我們兩個人這樣坐着，由不得使我想起上寧會見柴靈甫的情景來。」

我笑了笑，說：

「是嗎，你也愛讀柴靈甫？我最喜歡他那篇『決鬥』，有的人說他的技術不如莫泊桑，那許是對的，但我覺得像『決鬥』那樣深沉的作品莫泊桑可沒有。」

「可不是，可是L却喜歡讀莫泊桑呢。」

我這話，我好像感到了什麼，好半天沒有說話。但朋友却又繼續談到柴靈甫中譯的種種錯誤，我想到那位先生，也不覺莞爾了。

我那晚上也便因此多喝了幾盃酒，因為酒後受涼，心裡很難過，到報館竟不能支持，只好告了假回來了。

回到家，心裡比較好過一點，想到北京時的種種事情，心裏覺得說不出來的悶澀。

上面提到朋友的戀愛故事，我想再在這里略為敘說。許多不幸事總常加在命運悲苦人身上的，恰恰相反，若干擁有鉅大財富的人，由于房屋的蓋造適宜，新鮮的空氣和日光却培養得他們更為心曠神怡。這里另外還有一個孩子，就是津生乾媽的女兒，我不知道天下間會有若許多情的人，女孩子X由于與津生感情融洽，又悄悄地愛上了他。X的母親那年冬天病了，家裡又沒有別的人，所以津生常去看望。有一晚，夜已很深了，X送他到大門口，突然對他說，「你今晚別回去吧？」朋友不知怎樣答應了，於是便回到她房中去，各據一張床鋪睡下。到半夜，X突然披散着頭髮，脫得赤條條地跑過來撲抱着他，且立即大哭起來。事後據津生說，看那光景很危險，故

好答應了她，關於這事，津生曾有一封很沉痛，很詳細的信給我，可惜我沒有看見。但據津生另外對我說的幾句話，却可以想像得到那時的情景，非常淒慘的：「她那時全然瘋了，我也彷彿一切皆失了主宰。然而這絕不是爲了什麼另一人處在我那時的地位，或者認爲是一件快樂的事，但在我却有如殺了一個無辜者似的，感到極大的慘痛。」

這話我認爲是真實的，真實裡又含着多麼沉痛的意思。

當L知道這事時，許由于她與X感情太好和太愛津生的緣故，不但不吃醋，且情願借X和他建設一個快樂的小天地，L這樣豪爽處便津生非常快樂，一見着人就說，「在一千的女子中我也找不出這樣一個人來。」

就是同他在上海相會時，X接到她父親自海外來的信，正預備同她母親放洋到海牙去。（津生未離北京前她和L就到上海來了。）這件事又使津生非常苦惱，過後我才了然爲什麼朋友那幾天總是悶悶鬱鬱的。有一天下午，我正爲北京一個朋友寫信時，他突然跑了進來，呆呆地望着我，說道：

「走了！」

「什麼時候走的？」我笑問。

「今天十二點鐘。我也沒有送行，恐怕大家忍不住要哭。」

于是他便坐在椅子上，燃着他的烟斗。

「我這幾天都在上海，精神卻沒有了。」

朋友說這話時，微微地笑着，然而不一會，却又嚴肅地說。

「她昨晚告我，這次出國去，無論如何，不與別人結婚！」

我是想笑的，但這時却笑不出來了，呆呆地望着朋友，一面心裡

在想，「無論如何，不與別人結婚！」

就在X出國後不幾天，章叢燕先生由北京到上海來，因爲想繼續翻譯他的葛斯的「近代插圖英國文學史」，便問我，能不能爲他寫幾本詩集和法文字典，因爲他書中無書，對於裏面書名的翻譯

難。我對他的倆藏書頗富，便答應說可以的。我接着又把他略略介紹一下，叢蕪和他的朋友×女士皆覺得這八十分有趣，說是很希望見他。我那晚到報館時，便馬上寫了信去，告他想借幾本書，且希望他日內到上海來一趟。

信發出後，我以為他至早後天才會來的，不料第二天午後我剛起床，他卻挾着書，大搖大擺地來了。我便問。

「是不是送書來了？」

「我走到大門口才在號房裡見到你的信。韋先生要的書我只有兩本。看回到圖書館裡瞧瞧。不過圖書館的文學書還沒有我的多，恐怕也沒有。」

我看看朋友今天的氣色有點不好，然而總以為是爲了××出國的緣故。於是問他吃了中飯沒有，他搖搖頭，我就又叫了飯來。吃着飯，他說。

「我昨晚才回吳淞去，這幾天幾乎天天跑上海。」

我笑了笑，仍繼續吃着飯，心想，「青年人原應該這樣的。」

吃完飯，我便問他，想不想過叢蕪處去談談，他點點頭，於是兩個人便走到弄堂口去搭無軌電車，因爲電車還沒來，在候車處站了好一會。我看着他老不言語，便說，

「××出國了，你們兩個人嫌不嫌寂寞？」

「提她幹嗎，」朋友聳了聳肩頭，背過臉去。

我有些兒驚訝。

「怎麼一回事？」

「別提了吧，」他轉回頭來，悲哀地看了我一眼，我看他喘不住的眼淚想往下掉。

「你倒告訴我究竟什麼事，怎麼好好地又鬧起氣來？」

他躊躇了一下，便慢慢地告訴我他苦惱的原因。他的話很簡單，就是L已愛上了另一個男的，當他發覺這秘密時，兩個人便因此吵鬧

決裂。我覺得無話可說，想到朋友以前告我L勸他將來當外交官那句話，想到人生的變幻莫測，心中引起了淡淡的悲哀。

然而到了叢蕪處，朋友却反而說了許多話，後來沈從文先生來了，四個人談到天黑，才到弄堂口那家俄菜館去吃夜飯。我老看着他，他老是微微地笑着，看不出他是懷着一顆悲痛的心的。那時胡也頻先生剛「失蹤」不幾天，談到這件事，朋友就更顯得興奮一點。那晚上回到家已經九點多鐘，他務必要回學校，我沒法，只好由他走了。

那年冬天上海特別多雨，屋裏常常是黑暗的，若稍起晚一點，房裏就已開亮了電燈，雨聲淅瀝地響着，看到窗外黃昏的景物，由不得使人起了一種夢幻般的惆悵。那天從叢蕪處回來後，津生就更常常跑上海，話却比以前更不愛說。下雨天沒有什麼地方可去，兩個在房裡無話可說時，就祇有抽煙來做消遣。朋友的消沉使我十分擔心，但也沒有什麼辦法使他快樂起來，我知道青年人能够盡量享受熱戀時的快樂，却無同樣的力量來承當失戀時的悲哀的。

就在他與L決裂後不久，中公因鬧風潮，當局勒令學生暫時離校，津生對於學校本沒有什麼可留戀的地方，且出國的出國，變心的變心，那天下午我同他冒着雨把行李搬回上海來時，第二天他便回北京去了。

他到北京後會害了一次病，由於彼此疏懶，兩地的消息十分隔闕，第二年夏天（一九三一）有一位張君往定海沈家門消息，路過上海，帶來這人的名片，說他現在已到南京，預備投考中央大學，叫我有事的時候給他寫信。我當時便寫了一封信去，他回信叫我爲他到中公去取成績單，並說下月到上海來看我。第二天下午我便到吳淞去，因爲成績單還沒弄好，結果白跑了一趟。那天天氣十分炎熱，學校，村舍。皆非常安靜地睡着，不時有個學生穿着木屐從車站走過，那聲音便顯得十分清脆。我還到海邊去走了一轉，看看笨重的正向大海裡開行的船，看看萬綠叢中的學校的紅樓，一切皆好像從前一樣，

又彷彿變了一點，想到朋友和自己個人的許多事情，心裡非常悶澀。那天回到北站時，白頭已不知何時悄悄溜走了。

過幾天他便到上海來，因為是剛理過髮，我覺得朋友似乎比以前精神好一點，故當他含笑走進來時，我也非常喜歡起來。我因為聽張君說，他與一個姓趙的訂了婚，便問他，

「是不是你又與一個姓趙的訂婚了？」

他笑道，

「是的，是L的一個同學，人很好，我姑母也很贊成。她現在害著肺病，昨天才把她送到杭州去了。」

「害著肺病，」我冒失地問。

朋友聳了聳眉頭笑道，

「沒有關係，只要她愛我，爲她犧牲了也行。」

我聽了沒有話說。屋裏漸漸沉寂下去。一會他突然站了起來，來回地在屋裡走了幾轉，便靠著窗臺說道，

「X，X死了，是跳海死的。當我和L決裂後，L便寫了信到海牙去，把我們的事完全宣佈出來。你想，X够多麼難堪，有一天晚上，已經八點多鐘，X突然穿上大衣說要出去跳舞，她母親也覺得女兒在家裡儘難過，讓她出去散散心也好，誰知……」

他沒法再說下去，我看他眼淚已經盈滿眼眶了。我不忍再看他，便背了臉，一顆心軟弱得幾乎不能自持。

他這次到上海來一共住了三天，便坐夜車回南京去了。不久，我便接到他考取中大外國文學系四年級的信。

這一別我們就不能再見面！

藍色的夢破了

幻鴉

辰這幾天來老是愁眉不展的，真明其妙的字眼在我心裡游蕩着，勸他回家他也不去，在這酷熱的夏天，他竟和古老的北京泡了蘑菇，辰爲了寂寞，搬到了我的住處，從此而後，我才了解了他內心的痛苦，原來是和愛人發生意見。

藍——辰的愛人，是有個強個性，反抗精神的人，富有濃厚的情感，愛說愛笑的，活潑，天真，像隻自由自在飛翔在空中的小鳥，心靈是那樣的赤誠。他們的相識，說起來很神奇，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下，他們會見了，誰料到他們慢慢的竟熱戀了起來呢！他們彼此鼓勵着，安慰着，在他們的跟前，橫着一副美麗的圖畫，只要想着那張圖畫，他們就現出了愉快的笑容。

他們時常見面，他們的足跡，是公園是郊野，到處散佈着，他們作着藍色的夢，他們痛快的一起玩樂着。她把心獻給他，他也把心獻給了她，兩顆心合在一起，和世界宣戰。

藍的過去，是萬分的痛苦，一年四季她完全掙扎在惡烈的環境中，她的小小的顆心，完全受了創傷，然而，她的忠誠，懇切，並未被創傷吞食了。她既能吃苦，又能耐勞。她想只肯幹，不會沒有出路；只要忠實，不會得不到愛憐，當她發現了一顆能照亮她心底的明星時，是愉快的表情都現在她的臉上了。她懷了感動，戰慄，跳躍，而神密的心，接受了他第一次的長吻，她會滴下熱情的眼淚，她想：「只有他的愛才會使她忘記過去，努力將來」。自從認識了他，一條平坦光明的大道，就好像擺在自己的眼前，每天她興趣濃濃的生活着。

幾天來，兩個人似乎有了隔膜，誤會。見了面也是淡淡的，不知從何處談起。

是一個星期六的下午，藍跑了來，由於她的談話中，知道次日是她返回故鄉的佳期，談了好久，她要叫我和他們一同到北海去踏月，我爲了給他們方便，就假借有事走出公寓，之後，我聽見他們高高興興的去了。

在桃林中，他們選了一塊較淨的土地坐下去，話匣子也隨着打開了：

「從春到春，整整一年了，我們相愛着，這一年裏，你可有什麼？我不滿的嗎？辰！願你坦白的告訴我」。藍依舊在一棵桃樹旁，握着辰的手，望着辰的眼。這樣的說：

「對你不滿，還是那裡的話，請你不要再說了！」辰更緊一點的握着她的手，同時慢慢投在她的懷裡，月亮更圓了，圓得美麗可人。

「藍！」辰親密的喚着：

「呀」！她的心被思索佔有了，她想起了明天，她想起了回家後的生活，她的心開始在難過着。

「想什麼了，說話，忘記了你明天就要離開我了」！辰看她不說一句話，低低頭又仰仰頭的。

「明天！明天我就離開這了！天！什麼都是我所想不到的，我們相識都一年了，光陰好快呀」！藍望着天空的明月，手撫着辰的短髮，那聲音像是哭。

「不！傷感吧！藍！快活起來，勇敢的活下去」！

「然而如此，然而，此後恐怕沒有我活下去的日子了，雖然我願意活着。

「藍！我們還正在青年，我們不該想到死，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回來，沒有什麼可怕的，去吧！去看我們的母親」。辰的心割着疼起來，他想到自己的一切，此後更是一個人了，孤苦伶仃，除去藍誰又能引起他的興趣呢？可是，藍要走了。

默默的兩個人不說一句話。

夜漸漸的深了，

「冷嗎」？辰關心的問：

「不冷，你呢」？藍反問着：

辰搖搖頭。

「走吧！天已經不早了」！看看手上的錶，時針已指在十點上，推開牆在自己身上的辰，然後兩個人站起來，敲敲身上的土，直往北門走去。

辰緊緊握着她的手，拉她再到五龍亭去，藍站住了，望望他的臉，又索回了他的手對他說：

「到那裏去什麼，我必須趕緊回去了，許多東西還得去整理呢」！

「好妹妹！走吧，今天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此後不知什麼時候再見了」。

「呀」！今天春天滅亡了，明天春天又復活了，我真捉不到頭腦，讓我怎麼對待他呢」！藍的心不平的跳起來，她什麼都沒說，就往北門走去。辰無可奈何的也跟着走出來。

「怎麼走？叫我去送你吧」！

「謝謝你，我自己走吧」！

路上看不到洋車，辰默默的跟她走着。

突然的，辰想起來，他花過藍的錢，在今天還她吧，於是把錢掏出來給她，她收下了，然後很快的向歸途跑去。

「藍」！「藍」！「藍」！「藍」！辰喊着，可是這喊聲竟失了效力，連聲音都聽不到，藍很生氣的走着，心想：「他也須追我來，還是慢慢的走吧」！走走回回頭，走走回回頭，然而她失望了，辰的影子並未現在她的眼前，她的心在疼痛着，慢慢的一個人徘徊在大街上。「一

個人孤獨的在公寓，還不知在街上勾留些時候呢」，她默默的想着，她不願煩的移動着自己的脚步。

「完了，春風再也不能吹起了，在那明月之下，我埋葬了我的春天……」說完整整床舖，難過的躺下去，心裡起伏的不安着，翻來復去，可是他向非講一句話，當然我也不好再去問他。兩個不同的人，懷了兩顆不同的心，躺在不同的床上，想着不同的事情。

黎明時候，辰爬起來，洗洗臉，漱漱口，然後，穿好衣服，踏出門去，回憶伴着他向前進行，他想：「讓我去找她吧，在她走以前，何必傷了她柔軟的心呢！不然，等待着吧，她也須會找我來」，許多的念頭纏繞他的心，左思右想，還是打斷了她去的念頭。慢慢的又踱回了自己的屋子裡。他的哭聲，嘆氣，驚醒了我的甜蜜的夢，我無可奈何的躲在被子裏，時鐘噹噹敲了十下，我想到今天還有許多要作的事情，於是揉揉眼睛，坐起來，穿好衣服，離開了床舖。

辰不安的在地上踱來踱去，只要聽到腳步聲，便探頭窗外，一天的功夫，他在期待中熬過去了，結果大失所望。一分一秒，好容易打發走了一夜，次日終於又來了。藍已經走了，他只有熱望她的佳音。一天兩天，一星期，兩星期，消息是死沉沉的，辰不知道她的住址，藍也未嘗寄信來。空氣被煩厭，苦悶纏滿着，辰就在這種空氣中打發未來的日子。一日像是一年似的那麼長，辰是懶懶的什麼都不幹，也沒有心情去幹過去的幻夢時閃在他的眼前，他瘋子似的各處亂跑，到他們玩過的地方去找回憶，不然就一天一天的躲在屋子裡悶睡着，面色漸漸被想思所改變了，又黃又瘦，颯颯大風就要吹倒的樣子。我時時替他擔憂着，勸他只是瞎子戴眼鏡——白打。

不覺就開學了，可是北京城裏還不見藍的影子，連支紙片子都沒有，辰的心被猜疑，氣恨，嫉忌，戀愛各種情絲所纏繞，同時自己悔恨沒有給她力量，使她留在北京，然而時已晚矣，想到這裡，悲傷煩厭苦痛就扯連他創傷的心。

是開學後三個月，綠衣人兒送來了藍的信，當他學校回來我交給他，他快樂的跳起來，用擅動的手接過信去，狂吻了一陣信封，之後，把信展開了，現在他眼前的是這樣的字：

程先生：

家姊已於本月×日×時死去……

忽的眼前一黑，他軟軟的摔倒地下，啊！一個晴天的響雷，把他的心擊得粉碎。懷了那麼不安的跳動的心，好容易才看完了藍的訣別書。辰我敬愛的哥哥——允許我這樣的稱呼，第一次也是第末次的稱呼吧，

當那天和你分別之後，含了滿眼的淚，一步一步走着，我不願回到那寂寞的屋子裡，而徘徊在十字街頭，人漸漸的稀少了，我才夢醒似的趕回去，月亮高高掛在空中，是那麽美麗明亮而可人，我實在不忍睡去，搬出椅子，一個人孤獨的坐在院子裡，拿了你的信，和我們的合影，投在月姑娘的懷抱中。溫習着我們往日的舊情。當我想到別前那天的情形，我被難過獨有了，我非常後悔，悔我不該在你喚我幾聲之後，連理

你都不理的說跑了，我想這將是我們永遠不能解釋的誤會，也是我給你心上一個永遠不能磨滅的烙印，想到這裏，我的心腸寸斷了，難道美麗的春天被我埋葬了嗎？我不知怎麼着才好，那天一夜的失眠，次日醒來已是日高三丈了，懶懶的，我像失掉了靈魂，揉揉哭紅了的又腫了的兩眼，勉強的爬起来，頭痛，腰酸，我怕我自病了。中午自己作了飯菜，預備我們倆吃，我想你會找我來，爲了你的話：「不要找我吧，找我的痛苦是更大的」！我只好自己讓苦悶陪伴着，我像是個瘋子，那天喝了那麼多的酒，我一杯一杯的喝着，像是喝自己的血液，我想：真的要滅亡了！雖然你的愛能使我忘記過去的痛苦，可是從我這裡你得不到安慰和體貼，爲了你受了許多的痛苦，我又何必苦苦求你的愛和憐呢！我明白，憑既不能強求，更不能強給，我只好走了，走向我的歸途——墳墓，是下午七點我懷了痛楚的心，離開了古老的北京，沒有一個送別的人，那天沒一會我走出屋子，我靜靜的候着你，我竟失望了，完了，一切都完了，我還有什麼可希望的！

辰哪！爲了你我被看起來了，我坐了家庭牢獄，我失掉了所有的自由，一天一天的我病了起來，無時無刻我不在想念你，想起你，心就跳，淚就流，家人們又都忙着給我做嫁衣，天！日子太難打發了，春天過去了，我的生和力，也滅亡了！我那裡會想到自己這樣無聲無響，輕輕的，悄悄的死去呢！回過頭去，隱隱過去那崎嶇坎坷的路，那血和淚，那心的創傷，那生的希望，真對不起自己苦幹的心。完了，病麻緊緊捆着我，不肯放手。

天哪！真的我要死去了，近日是不住的發燒，咳嗽，大口的吐着鮮紅的血塊！辰！誰知那天就是我們最後的相會呢？我們神秘的相識了，又神秘的永別了，捉不到頭腦的人生。

昨天，我作了夢，多麼美麗，多麼甜蜜！你來纏我了，輕輕的吻了我，撫着我的頭，握着我的手，坐在我的床頭，講着故事，讀者報紙，小說，各種畫報和雜誌，在雜誌內的一篇小說裡，可以看到我們的影子，在你身邊我永遠是快樂的，然而我沒有那麼大的福氣，雖然作你原諒我的一切，我沒有接受你愛的勇氣和資格，我多麼軟弱的女人，和我在一起是沒有快樂和幸福的！

辰！我親愛的！再再三的聲明：我愛你，熱烈的，誠懇的，而且是永遠的，世界上除去你，沒有人可以吸住我的心，從你的吻印在我的唇上後，我的心被赤裸裸的獻給你了。永遠交給你，不再收回。

還有三個禮拜，就到了我的佳期，同時亦是我滅亡的日子，我們真的永別了，從此，我再也不能聽見你那美麗動人的眸子了。我的兩隻小手再也沒有被你握的機會了！辰！除非夢裏，你是不會聽見我那張笑臉了，和那孩子氣活潑潑的樣子了！這可不是口頭上的回氣了，我的親愛的辰！春天永久滅亡了！

辰！這封信到達你手裡的時候，你愛過的那淘氣的孩子，早就永別人世了！告訴你，送死的衣服已做好了，完全是我自己挑的，都是藍色，你愛的藍，穿走了你愛的藍色的衣服。

辰！死前我多麼願離見你，但是，除去一些我所憎惡的面孔外，便什麼都沒有了。唯有叫我到夢中去找安慰和快樂，辰！好好的幹吧！負起自己的使命，担起自己的担子！

願你永遠過着快樂的生活！

願你能找到能體貼安慰你的伴侶！

我在九泉之下，含笑的爲你祝福！

另一封那是藍令如的信：

程先生：

家姊已於本月×日×時死去。嘴裡不住喚着先生的名字，最後說着：「把頭轉向前邊去，眼望自己的前途！」一種春日的微笑，映在她垂死的面孔上，然而，她却痛苦的嚥下最後一口氣。

程先生！爲了藍姊的再三囑咐，於是我把這封信寄給您。請先生萬勿難過，人死是不能復活的。願您忘記過去，抓住現在，努力自己的前途，戀愛不是什麼了不得的事，在人生之途中只不過是一個美麗的點綴而已，爲了已死藍姐對您的愛情，願你不要頹唐，革新生活，振刷精神勇猛的幹下去！再談，祝您健康！

藍的妹妹敬啓

年月日

辰斷斷續續，好不容易把信遞完了，像個頭號傻子，瞪的眼睛又圓又大，長嘆了幾口氣，大聲的喊着：「藍，藍色，藍色的夢破了，我們的春天永遠滅亡了！」

一九四一，十二月，二十夜

秋◇日◇黃◇昏

——頁一的標識——

夕陽燒紅了西方的天壁，金黃色的光輝，吻照了矗立樓房的屋脊，龐大的陰影，映臥在平坦的柏油路上。啊！這高大，雄健，物裏，不知過蘊藏了多少脂肪的氣味，毀滅了多少有爲的青年，犧牲在富有十足誘惑性的懷裡，他們在沉淪着，瘋狂着，他們的神經已迷亂了。

白楊的梢頭，飄下來枯乾的葉子，帶了天的景色，秋之神似乎向人們訴說着：「將這悲慘的景兒，賜給你們享受吧！」人們沒回答，也沒有感謝。只是有的人是笑了，也有些人是在哭了。笑的人們是因爲已經得到異性的安慰或物質的滿足。而哭的人更不是想他辛酸的淚滴來

灌溉這憔悴了的花草，或爲秋的蕭殺淒蒼的景而悲傷，他們是因爲衣食的沒有着落。

颯颯的涼風拂過，在灰黯的蒼茫的暮色裡，看見那邊有幾個活潑的兒童，做着天真的嬉戲。啊！逝去童年的綺麗的夢喲！何時再回到飄泊者的懷裡來喲！看喲！他們已露出得意的面色向我訕笑了。「幼小的孩子們喲！你不必驕傲自狂，要知道童年的美夢會隨着時光的飛馳而脫離了你的靈魂和軀殼。過來的人兒，知道的很清楚。」我忠誠的勸告着他們說。

嗚嗚的一陣笛聲，鏗了金的一輛汽車，在塵埃飛揚中，電掣般的跑過去。裡面坐着一位臉頰豐潤，身體肥胖的富貴，他把雪茄的烟灰，向窗外彈了彈，口中似乎這樣的說着：「可

憐的窮文人喲！你餓不餓？給你些烟灰當晚餐吃吧！」

眼簾裡映進一位白髮龍鍾的老僧，用他那和藹的面孔，慈祥的眼光對着我說：「你知道嗎？世界上的一切一切的事情，都不過是一齣空渺的夢喲！終久有天要死掉的，那時名利，金錢，物質都會失去了效用。所以你不如拋棄了世上的煩囂，到我這裡來，我這裡逍遙自在。……」

常常的，教堂裏的晚鐘響了，白髮的老僧，看不見一絲的蹤影。我虔誠的禱告着，問着上帝說：「文人的運命，原是應該窮涼的飄泊嗎？」我懺悔了，深深懺悔了。我不願該陷入這筆墨生涯的苦海裡來，因爲這裡的境域是悲哀的，幽鬱的，窮困的。（畢鶴汀）

憂鬱之旅散記

端木佐書

我懷念我那兩位朋友。但是如今一個已去到遼遠的地方，一個殘留在古城中度着憂鬱的日子。

一夏天，懷着一片快樂的心情去看他們。他們告訴我說也是同樣的渴望我歸去。於是在一個蟬鳴的下午，我踏上那古城的塵沙。不巧的是年青的那位已回南地的家鄉多日，但，臨行告訴說，我到的消息一告知他後，就立刻趕回來的。剩下的兩個人見面之下，却意外的沉默起來，半天：

「你瘦了。」

「你更瘦得多了。」

於是，襲來的是一片傷感。晤會前描繪出種種歡喜的形象，却無聲無息的消失了。正如尋夢人拾得一枚桐葉放於海面將作萬里之遊時，枕上白風塵興起濤浪，頃刻間，乃失掉了葉的舟楫。醒來，始知夢中亦有無窮盡的坎坷。

在一家熟悉的公寓一間小屋子裏朋友幫我把床放好，才覺得有一片難言的溫馨。

「這小屋裡去年死掉一個很小的孩子。」

一句話說口而出，頗覺得後悔。好像故意用手指觸動那封閉許久的一件毒色的東西似的。但，我確還記得，去年夏天槐花方開的時候，我和這位朋友搬進這公寓外院的一間房子裏住。黃昏後，常常看

到一個年青黃瘦的女人從窗下經過，憔悴的臉上還有些惘悵的樣子，因此每次遇到後頗為她感到一些無名的悲哀。一天公廨裡人說：裡院一家餓死個孩子，且死者是每天從窗下經過的那個女人的弟弟，當時頗覺奇怪。後來問起公廨伙計才知夜夜出去的女人，是為了一家四口人的生活的逼迫才去出賣自己的肉體的。

「不幸前幾天在一個地方被捕，剩下三口人便餓到今天。小孩子死到算是幸福，不然以後幾十年的時光真不知怎樣過。」

看着伙計帶着一片傷感的臉色出去，自己躺在床上默默咀嚼着那眼前蠕動的悲慘。而後不久，我就離開那裏。離行時，年青的女人還沒有變來的消息，那母子二人在靠着乞來的一點殘飯冷飯度命。

「後來呢？」

「後來被公寓趕走便不知母子的去向了。」

「想不到今年我住在這間屋子裡。」

朋友看看我，却不語的笑了。但那苦澀的臉紋所描出的是無限悽涼。

夜裡，在盞昏黃的燈下看牆皮。於是，朋友又告訴我另一個故事：

幾月前這屋住一個從北方來的學生。說是在大學讀書却看不到他去上課。却夜夜畫牆皮以寄意於一個隣居小姐。不幸的是那位小姐沒

有片紙隻字回答。後來在一個夜裏寫封長長的信寄去，第二個早晨便寂寞的搬走了。如今只剩下這滿牆的畫。但是，不久，那位小姐就瘋了。

「原來那位小姐從前愛過一個到遠方去的青年人，不久以前，年青人從遠方回來，便在一天下午搬進這間小屋來。意外的年青人一位朋友從千里外趕來看他，也就住一起。於是他們有許多快樂的日子。因為那個年青人也喜歡那個小姐。」

我知道，這是一切故事的開始，正用綉網珠把絲的一端結好在簾際，以後便在它要怎樣小心的冒着艱難大作幸福的網織的試嚐了。但，往往是不幸的，一陣風，一陣雨，一陣淘氣的孩子都會毀壞它。那一片幸福的夢的。一天，和朋友散在郊外，一不小心踢去一隻炸鱷屍身，後來看到那一隻黑黑失望狼狽的樣子，頗恨自己太慌張。它們是在辛苦中已到幸福的邊緣了，但，頃刻間却又失去。聽！朋友又講給我聽了。

「一天黃昏，他們坐在簾下，一個喝過酒的流氓罵起那位小姐和回來不久的年青人。年青人沒有理他，小姐一頓便瘋了。」

「病中，急壞了那遠方回來的人和他那位朋友。聽說在夜裡他們暗自流過幾回淚，每個白天和黑夜沒有離開她片刻。後來在他們捨命的看護下終於治好了。但是，那位小姐却恨起那遠方回來的年青人和他的朋友，而頗親密於那個喜喝酒的流氓。後來那年青人才知道，原來在他未歸前那位小姐也曾愛過那個流氓。第二天，聽說那個年青人不願為自己破壞別人的幸福，於是同他的朋友離開這間小屋，那位朋友重歸自己的家，他又回到那遼遠的地方去了。後來聽說那位小姐好像要永隨那有幾個錢的流氓去。」

這是個可悲的故事，我敢說。回遠方去的人又去尋找自己的夢，但那位小姐自己安排下的幸福在將來歲月中如何誰又預卜呢。

一切事都是不可思議的。這一間能避住風雨的小屋却有這許多

悲歡離合的故事，至於那浩大的人羣，誰又敢開啓門鍵去作一次乘燭之遊呢？

一天去拜訪一位多年未晤的朋友，踏進他那寬大的院落感到非常荒涼，好像老久已無人居住似的。後來那尚會認識的老僕走出來問及他的主人時，他才喋喋的告訴我：一年前我那位朋友用自己的手把他數年前最愛喜的太太殺死了，如今一家人都在獄中。

「不是細身子，大眼睛，很美的那位太太嗎？」

「是的，就是從前你們常在一起的那個人。後來官家驗屍的時候才知身上還有將滿三月的孩子呢。」

「爲什麼呢？」

「年青人有幾個錢在外就不學好，回家來太太要勸，免不了掉開幾回嘴，後來一天夜裏不知怎麼就把很好一位太太的命給斷送了。」

我還記得。但，那僅僅是六年前的事，我們在一起讀書，也總在一起玩，我到過她的家，我敢說，她是一位典型的女人。後來在他們結婚的時候，兩人是怎樣的快樂要我參加，婚後兩人是那樣甜蜜的度着一天一天的歲月。想不到幾年後的時光，她却遭到這慘苦的命運。就死者而言，雖這動蕩的時代不足留戀，但她不該那樣死去，不該被別人強把她青春的生命結束。她是很好的人，她應該有幸福，她應該有快樂的生活才對。如今，我不知囚在獄中的人，該怎樣去懺悔，他是如何的辜負一個良善的人的愛護。他應該用眼淚，用一滴一滴的血，去撒遍那荒草未生的墓上，但，那也是贖不了他的罪過的。

歸來，我不敢翻開我那本塵封許久的像簿。因爲在那裡有他們幸福時的畫錄，快樂時的足音。現今，我應該用什麼話語去安慰死者？我應該用什麼話語去責問那年青的囚人？我不敢想他青春的光將完全斷送在小小的黑屋子裏的事，我更不敢想他在小小黑屋子裡將怎樣去度過那一天一天的無窮盡的黑暗歲月。

幾年前，他用自己的手得到的幸福，幾年後，他又用自己的手把

它埋葬。而想不到自己的一生也遂之渺茫了。

第二天懷着悲哀的心情到公墓去送一束她生前最喜愛的白玉簪花。歸來，逆着階層去到獄裡。但，在不許可下自己又悲哀的溜出那高大的牆門。死者，我永不能再看她。生者，也沒有看到。但不知在以後的歲月中，還能有再看到那將變成怎樣臉頰的日子否。

意外的，我那位回南去的朋友接到我的消息他星夜的趕來了，於是小屋裡又多了一個人。把這故事告訴他們後，回答的是一片無言的傷感和太息。

後來我才知道，一位年長的朋友的家，在這動蕩時代中已完全破產。一家人以後的生活不知要變到什麼地步，自己的書能讀到何時，更不

堪設想。但，餘位特意從遠方趕來看我的年青朋友，爲了一片希望，不久就要到另一個地方去努力了。自己的生活，更是在風雨中偷自換度，真不知是任生活激流的屠刀的宰割，還是等待光明的拯救，但這小小的一間屋子，不必再有什麼悲喜的故事，讓暫時有一次優息和安寧吧。

離開古城和故友又是年餘，但願遠行的朋友平安，殘居在古城中的也有一些快樂。

如今，自己怕「如今憔悴客邊城」的句子。

三〇，十月，

散

(一) 燭

文

歡笑——生命是這樣開始的。

一枝紅色的燭燃着了，燃着那根白色的線心，發出熾爛的光輝，在杏紅的火焰裡躍動着一片天真的，希望的長日的寂寞，火舌上吐不出的心情的鬱結，牠閉着眼，忍耐了焚心的痛楚，默默的淌着淚，閃動的光焰裡，

詩

再也笑不出了。

一陣秋風，打下來片片落葉。

生活的重載，風雨的摧殘，無言的燭，飲泣着——飲泣着，這是生命的滋味。

驟驟塵冷，落木蕭蕭，陰暗的壁角上扒滿了八卦似的蛛網。燭心，燃得焦黑的燭心，抖顫着殘年的鬚髮，「快煎熬盡了這顆過載的心吧，多疲倦孤獨的日子！」最後的哀吟滴入青春時積在身畔的淚流，漸暗，漸黑，呼出了青烟。倒在淚中的燭心——生命已逝去了！

(二) 榴

到今天吃到石榴時，覺得會爲五月榴花，照耀得目眩未定。

透明的，像珍珠，像水晶，又像滑潤流泉沖激過了的石子，——一粒粒嬌紅的榴子，送到口中去了。甜的榴實的汗液洒紅了白色台布。

「轉朱閣，低倚戶，照無眠。」

中秋的明月，瀟灑的潔光穿過瑟縮竹葉。窗欄，照着桌上一堆咬餘的榴實的骨骸；失去了珠圓玉潤的風度，失去了丰腴的面孔，失去了鮮艷色澤——這堆瘦消蒼白的骨骸，伴着幾點未乾的血淚。

朝暮之隔，紅粉骷髏，「生」是可留戀的麼？

(三) 碧

「一切皆可忘，唯已如髮長輕煙却仍纏繞心頭之可歌可泣的初戀，猶時時撕裂我心。」遠颯異國的琴來信告我。

「盡量努力自己吧，要怎麼去鍛鍊堅強。何時能將你那可歌可泣的初戀的記憶忘掉時，你的感情便已修養到登峯造極之處了。」我回答她。

最近心如止水，且夕潺潺於無足音之空谷，沒有能引起恨，妒，愛，煩……會極易引起的感情。願心如古寺中，檀香案繞間僧人指下的磬聲，安於不平凡的冷清，取空寂的解答。

詩 文 散

舊夢的斷片

雪生

舊夢像一縷雲煙一樣地消失在現實裡了。但還有它的斷片的渲染，時時浮現在空閑的時間裡。索性寫下它們來，還可以作以後「日夢」的材料呢！

太陽變成一團火球落下西山後面的時候，我獨自徘徊在海邊上。屏息靜氣地注視着水，看到夕陽西下的時候，看到月亮上了海畔垂柳的一候，看到黑的天幕上有小星的時候，看到對岸有燈火的時候。我悵悵地自着，愉快地看着，微笑着看着，凝神地看着。

雲漸漸地閃着月亮也來參加這幽美的聚會。波浪上，海畔上樹梢上，碎石上，都撒上一片薄薄的光沙。我蹣跚着，不敢踏破這靜謐的氣氛。明月的月照着，微微的風吹着。這是另一個世界呵！

在水之裏，我的過去，現在和將來都隱約地湧現出來。我願隨晶波而逐魚雁，我願像一隻海鷗，逍遙的在海面上翻翔。我願海水永為我的伴侶。

一一

一間有鋼琴的屋子裡，有書棟，有小桌，有沙發椅，有書報，有一對對情侶的密語，還有我們六個孩子。

這六個孩子，跑到這裡還離不了他們的書本，他們是在討功課啊！誰說念書不是天下的樂事？這是以過的曇花呵！一年以後還能再現嗎？

一二

初冬的夜裏，深深的夜，已是三點鐘了

一段故事

A. A. Milne 作
王恒珍 譯

這是一篇很有意思的世界，許多有趣的事情在進行着。譬如說吧，昨天我還從停留 依佛蘭庫的威廉濱遜先生那裡接到一個明信片。他說他有幾天休假，已經到了依佛蘭庫，深深地為這地方的美麗所感動。有一次他出去散步，偶然看到有幾塊位於海濱地優好地勢的地方將要出售，他立刻聯想到我。他早已知道我有意於投資，並且還聽見人家說我或許能到依佛蘭庫去修養一下身體，如果這些都是事實的話，那麼現在這個機會是應該知會我的。還有其他詳情等等。威廉濱遜先生實在是在太親切了。說實話，我所僅僅不滿於他的就是他的明信片是石印的而已，這是一個友人的壞習慣。

唔，我說的有點遠了，我說這世界上有許多有趣的事情進行時，並不是想到威廉而是想到某兩位相愛的人。我在晨報的「尋人啟事欄」兩行啟事裡發現他們的故事有一點悲劇。無論什麼事情，只要是特別有趣味的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發生了，我們總愛表示我們的鑑賞能力來說那件事就和在小說上看見的似的。也許這就是我們對於大自然所給的最高讚美吧！這隱藏在廣告背後的故事頗有些連載長篇小說或者戲劇的風味呢！

派特，你來訪時我是單獨着的。你聽見我說話那是對狗說的。請告訴我什麼時候你再來「黛茜」

諸位一定和我一樣認為這簡直太好了而不像真事。這種新鮮而單純有趣的事只有在美國的傳奇劇裡才有。現在，讓我們重新把這事情的情節整理一下，即刻我們就會知道實在的生活是多麼合乎小說。

「派特與黛茜互相愛着，並且我們可以確定的說他們彼此已有了婚約（這個一會兒就會證明出來的）。不過，雖然她已誠心許他，而他對凡是接近她的男子仍然非常嫉妒。上星期的一天，他到瑞亭山去訪問她。女僕開門後，很和藹的對他笑着說：「黛茜小姐在樓上客室裏」。他說：「多謝，讓我自己去吧！」（現在諸位可以明白我們怎麼敢確定他們是訂婚了的。他一定是自己去通報以至於造成在「尋人啟事欄」所敘述的情形。並且如果他不是處在未婚夫的地位，女僕也絕不會允許他如此做的。）

「我們走在那村子的土路上。今天我才知道深夜的月亮顯得特別小，特別高，特別亮。瀟瀟在路上的月光真想不到過得猶一樣。狗聽見我們的腳步聲，在遠處狡猾地吠着。我們也不害怕，也不疲倦，因為我們有相同的目的。」

我們聽見一個再嫁的寡婦坐在橋邊哭泣。她的感情太複雜了。是想她以故的愛人嗎？還是捨不得她的親娘？或者她知道鄉間的女子出了嫁以後就得整天牛馬一樣的工作着？

當我們踏上歸途的時候，路上已有挑担進城賣白菜的了。

四

我真疑心那次我們是置身畫中。由垂柳的容際中，透過的月光瀉在煤渣道上。湖水被月光一照，顯得那麼光輝，那麼神祕。我們不是唱着夜之歌麼？我那天才知道友誼是孤獨與藝術的產物。喧囂的人們，你們爲什麼不來享此清福？

五

雪像白絨一樣厚厚地蓋在廣場上，我愛雪的純潔，我愛白的超塵，我愛雪的冷酷與嚴正。它好像一個超然物外，不媚上不欺下的正經人。美麗而冷酷；安詳而大量，可親而不可辱。你不覺得它與這污濁的世界完全兩樣嗎？

尾聲

舊夢像一縷雲烟一樣地消失在現實裡了。但還有它的斷片的渲染，時時現在空閑的時間裡。過去迷迷糊糊地過去了。現在也好像在五里霧中，但，往前看呵，在迷濛的霧氣裡，透出一團火一樣的紅光。

頃刻派特已站在客房的門外，正要敲門，就在此時悲劇發生了。他聽見他愛人的聲音，說：「寶貝，她要吻她最親愛最親愛的情人。」

派特的肩緊皺了！他的牙緊咬着（就像新劇裏那些伶人的牙一樣），搖搖擺擺的退開了門。他不清楚的自語說：「一切都完了。」然後他大步的下了樓，走到擁擠的街上去了。同時，在樓上黛茜和她的小狗正在奇怪爲什麼她們的主人還未來。

現在我們說到派特寫給黛茜的絕交信。他一定要解釋他是如何的偶然，（他當然要詳細申明這個）偶然聽到她與她的——（這裡他一定粗莽了些）講情話；他一定責備她離棄了一個不會用手腕而只是誠心誠意愛她的人；他一定也憂鬱的說他永不再相信女人。這些是一定的。可是，也說不定他會對她有類似這種的威嚇——一個再啟。「你來信是無用的，這無需解釋。你的信將要不折開而被毀了的。」不過，是否這個再啟能阻止黛茜寫信來剖白尚是問題，因爲雖然人可以說他不曾折一封信而燒了牠，但這到底是太難了。所以我覺得派特的信裡說不定再有一個再啟，大意如下。「我不能留在我們會經一起消磨過許多快樂時光的倫敦。今晚我要離開這裡到若估山去。信是轉不到的，用不着設法來追我。」

以黛茜便只有一個方法來通信和剖白，就是晨報的「尋人啟事欄」。「你來時我是單獨著的。你聽見我說話，那是對狗說的。請告訴我什麼時候你再來。」我覺得最後一句含着十足的諷刺。我以爲那好像是說：「千萬不要急忙的趕來（滿懷着愛戀與悔恨）而不先通報，否則你會聽到我正和小貓或是金絲雀說話。給我一個信，你來時我可以留神屋子裡什麼都沒有。」我們能想到黛茜是真正的了解她的派特。實在的，我現在也漸漸的了解派特了。並且現在我知道爲什麼黛茜以「尋人啟事欄」作爲通信的方法，就是爲了她知道派特是喜歡牠的。派特一定是愛好「尋人啟事欄」的一個人。我敢說在星期三的早晨他翻報先看的就是牠。

我很想知道他們的蜜月是否在依佛蘭庫度過。派特一定也接着威廉漢遜先生的明信片。我們每人都有一張。想一想如果他已经到若估山去，那麼，漢遜先生的信怕轉不去了！

車上

鐵道像一條長蛇，蜿蜒的越過河川，山嶺，穿過城市鄉村，載乘了千數名的旅客，汽笛一聲長鳴，連結十二三輛客車的列車，開始蠕動了。

這時車裡的旅客和站台上的送客者的情緒，只是酸辛，有的眼眶邊，流露了珠圓的淚，分別是人生的悲哀啊。

列車已奏了快速曲子，窗外的樹，房，山，村，電線柱等，像映演電影般的在眼前掠過去，這時的旅客已忘棄了別離的酸辛，在好奇的觀賞着滑線的風光。

越過了幾重車站，窗外籠罩了灰黑的幕，車站的燈，已聲聲的亮了，突然一位身着黃綠色，制服，頭戴軍帽的列車上的職員——以後自他佩戴的臂章，而知是列車上的車僮——嚴厲的語聲，冰冷的面孔，喊着：把窗簾拉下來，向外邊都無什麼！我被這個語聲驚動，不自主的把窗簾拉下了，列車仍是繼續向前奔馳着，鏗的答的答的響，和列車的喀達喀達的機動聲，響應起來奏成了一種新的交響曲。

「混蛋！他媽的！」語調特別的強橫暴烈，驚得我急一回頭，我的隣近の後邊，乃是「警乘」職員的座位，一個黃綠色制服佩帶武裝皮帶，右手內拿着一隻黑亮的手槍，左手把弄着五六粒子彈，身傍坐着的是前刻令我拉窗簾的那位列車職員，兩人的前面，跪着一個穿着短棉襖，年約六十餘歲的老旅客，模樣好似一個勞工，髮，鬍鬚都蒼白了，面孔上鼻皺擗片片，眼珠上色包着一層水，眼睫不住的蠕動着，這

層水終於凝成了圓圓的珠，落到棉襖上，這個老旅客的衣服本是藍色，水珠落處成了濕潤的黑點，這是法庭上審判囚判的光景，我這一輛客車旅客的眼光，都集中這個角落了。

那位警乘人員的面孔，是猙獰的可怕，眼光銳利的射到那老者面上，傍邊坐的那位列車職員——車僮——發言了：「老頭兒，你起來，不用害怕」，指看地上放着的一包乾海參說：「這個是你的不是？說句話，不要緊，我們一定能通融的，老頭兒，你要明白點」，他的語調是柔和，而他的面孔是油滑，一看而知是一個陰險毒辣的人物。

老旅客顫抖着，一方揩拭着淚痕，用乞求的眼光，向那二位職員說：老爺，小人我明白，那個東西，絕不是我的，我敢賭誓，絕不說謊，我情願把我剩下的這三元錢，奉贈給二位，買茶葉喝吧！」

叭！清脆的耳光聲，老旅客的臉，紅紫了一半，警乘人員，低聲說：（面孔是更加嚴厲得可怕），「老頭兒，三元錢你亦要送人情麼？買一個饅頭還要五分錢的，你腰裡的二百元留着作什麼？這包東西你不要了麼？你起來講話，我們商量商量。」

老旅客站起來了，嘆道：又倒下了，慢慢的側着身子扶着座背的木邊，掙扎着站定了，語聲更戰抖的利害「老爺，那東西絕不是我的，再說海參是食品，這包的分量，看來亦不到二斤，並不是什麼違禁物品，若是我的，我一定能承認，這有什麼關係呢？」這樣的辯解了一番。

山風

傍邊坐的車僮，一度柔和的語調爲鬼嘶般的怒號，右手突然操起了二尺長的圓木棍，吧，吧，吧三下落到老旅客的背上，「哎呀！」老旅客又倒到了地上，棉衣服上起了三寸高的塵煙，「媽的，老頭兒，你怎麼還裝糊塗？我們如果報告上峯，說這東西是你帶的，你摸一摸，腦袋還長的什麼？那有你想辦的工夫，老先生，錢不是怎樣好的，捨命不捨財麼？」

老旅客哭了，「唉，那不是我的東西，我怎能承認呢？我的二百元錢，是這一年辛辛苦苦積存下的，家裡的老婆，兒子的生活，還要靠它呢，我也很好交朋友的，可是現在是不能違命的，老爺您饒了我吧。」

客車的別一個角落騷成一片「媽的，你的東西，怎麼壓到我的行李上」，「你怎麼罵人，找打架麼？」「好你不道歉，反要講打，好。」空氣已緊張到最高潮，這時那位警乘人員，因爲必到得那邊去彈壓，遂對那位車僮說，你勸勸這個老東西，不然今天我們的飯錢是要賠本的」手槍插入袋內，走去了。

那位車僮態度又和緩了些，對老旅客端詳了一番，說「老頭兒你還有什麼行李物件？領我去看一看！」

老旅客看到那位車僮的和顏，知道有被放鬆的希望，精神像是暢快了許多，再次爬起來，比較上次是快得很多，領導着那位車僮，走到自己座位的身旁邊，打開了行李，包裹，「您請看吧？」

狹小的空間，擺滿了各種物品，點心盒，水菓子，罐頭，新布鞋，襪子，茶葉，……

「喂那個箱子是什麼？」車僮問，「是留音機跟唱片子，」老旅客回答，「打開我看看」車僮親自打開了箱子蓋，留音機之外唱片約有三十餘張，那位車僮一面拿起唱片，一張一張的翻着，一面說：「老頭兒，你真發財了，買了這麼多的唱片兒，錢是怎麼賺的呢？」老旅客沒有回答。

「哦桃花江這片子是禁唱的，老頭兒你怎麼有這樣的唱片，你是共產黨的工作員吧？」車僮用恫嚇的語調問。

「老爺，這些唱片，不但是華北，就是滿洲國也都讓唱的，怎麼會是禁唱呢？」老旅客是懷疑的眼光回答，車僮放下唱片，又拿起那散在地上的三個罐頭，把弄着說，「這裡面是什麼？是白面吧？（海洛英）打開我看一看！」老旅客接到這個命令，遲疑了兩三分鐘，沒有答應。

「不要緊，我有開罐刀，我拿去看看：就來」說着話，不再等老旅客的答應，拿着三個罐頭，向警乘的座位走回去，這時空氣沉靜了許多，列車仍是喀達喀達的向前奔馳着。

五分鐘後，警乘的那位職員回來了，身後跟着兩個勞工模樣的客旅，年齡都是二十多歲的青年，「跪下！」警乘的命令發出來了，「嘆通！」兩個人都跪下了，你們在車上不守規距，大聲打鬧，真是搗亂分子，不管你們的是非，在車上打鬧是要罰洋十元的，如果不願意，就把車票沒收，發交北京總段處治，你們怎麼樣？」那位警乘的職員，似法官宣布判決書般說着。

這兩個青年的旅客，聽到這個宣判，你瞧我，我瞪你，都瞪目了，靜靜的過了六七分鐘，兩人紅着眼睛，各自腰裡拿出十元的鈔票，戰抖着交給那位警乘的職員，「回去吧！再打鬧是要加倍罰的。」兩個旅客，如同遭到特赦般的向回裡走着眼淚已濕了胸襟。

警乘的那位職員，面孔上現出得意的微笑，向那位車僮說：「那老西的事由兒，怎樣了？」「老東西真是磁公雞，不很順手，我拿了他三個罐頭來，您看，是波羅的」車僮亦現出得意的微笑。

「好，便宜了那老東西吧！」開罐頭的聲音咀嚼水菓的聲音，喝水菓湯的聲音，鐵罐拋擲的聲音，嘻嘻的笑聲，漸漸的沉寂了，列車仍是喀達喀達的向前奔馳着。

灰·色·人·生·

從雲閣

北風一陣緊似一陣，雪也越下越厚了，這時如果沒有事情的話，誰也不肯出門的。然而在路上走着的三強和他的伙伴們，却便足了勁，一步一歩的向前走去。

「啊！」三強呵了一口氣，伸出手來捋了一捋他那連鬚連鬚的鬍子，鬍子上已經結了一層薄冰，經過一捋，冰又變成了水，濕淋淋的鬍子反打了捲。「真冷啊！」在三強旁邊走着的穆五抖了抖他那雙長出了半尺的袖子，更靠近了三強一步。「這樣冷的天還要在外面奔跑，我們究竟是爲了什麼？生活嗎？我們過着的是什麼生活，整天的給人幫忙，一年忙到底，也不過忙一個肚子飽，還要……」腳下一滑，險些來個跟斗，穆五的話也滑過去了。「喂！今天我們得趕到張貴村才行，不然，我們又得多走一天，事情也許就有個就誤！」三強回過頭來對大家說，五個人中，只有穆五最好說：「多走一天又怕什麼，反正事情也是那樣子了，早到一天又怎麼樣！穆五的臉上肉一起一落的，顯然對於三強的話表示反對，他心裡知道，事情反正不是自己的，糟了與好了與自己又有何妨！」

三強是趙莊趙老爺的管事，從趙老爺的時候就是管事，已經是兩朝元老了。這兩天裏趙莊出了事，趙老爺的少爺貴生生了病，大概是熱病，滿村子的人們都來問過了安，誰不拍趙老爺的馬屁，又有錢又有勢，縣裡省裡都說的出，誰敢得罪趙老爺，得罪了他，就要吃苦子，人受了害，地還得賠上，貴生是趙老爺的命根子，這一病，可急壞了趙老爺，東請醫生，西接大夫，總也看不出究竟來，還是貴生的姥姥想：「一個醫治的方子，請了一位頂香的來，診斷的結果：神說必須找五個屬虎的人，而且其中的一個又必須亥時生人水命，做爲頭領，到張貴村的村頭土地廟前燒一股香，磕三個頭，少爺的病就會好了的，三強於是中選爲頭領，長工穆五也是屬虎的，當然也中了選。張貴村距離趙莊足有二百里路，兩天走不完，三天有餘閑，三強他們已經走了半天了，伴了三強的心思是兩天趕完了路，好救他的貴生少爺，得他的賞錢。」

「北風越發的緊起來，刮在臉上好像小刀子，雪是住了，然而一尺多厚雪，誰也摸不着地上的深淺，大家只好一貫的走着。樹枝上掛滿了白茸茸的雪花，兩三隻山鵲不住的用長的尾巴打下一團雪來，靜靜的落在了地面。」

「三強哥，你看貴生少爺的臉都紅的發紫了，連趙老爺都認不得了，依我看是沒望了呢！」穆五聳了聳肩，斜了斜眼，看着樹上的一隻烏鴉這樣說，這話對於三強好像一支硬毛刷子刷在臉上，總覺着扎的難受，「什麼！你怎麼能說這樣的話？趙老爺待你也不錯，應該說點吉祥的話。」三強捋了捋他的鬚鬍子，又拍了拍身上的殘雪：「你這就叫做沒良心！」終於因難受而說出了這麼一句責備穆五的話，穆五瞪了一下眼睛，使勁的看了三強一眼，放慢了脚步：「什麼，沒良心！像你這樣的才算沒良心呢！吃着趙老爺，喝着趙老爺，那一年你不偷偷摸摸的弄個兩石三石的糧食到家裡去？上次趙老爺多說你一句，你便不三不四的叨叨個沒完……」三強這回可有點急了，當着矮人別說短話，三強沒等穆五的話說完，插上去就是一句：「別那麼胡說八道的，我雖然吃了人家，喝了人家，然而我也給人家做了事了，不像你盡管好吃懶作，動不動

的就是別人不好！」「別人不好！那是！！趙老爺只把你對待好了，他對待誰是拿出真心來的呢？他無時無刻不在算計別人，算計着怎樣才能把別人的地歸爲己有，怎樣才能叫別人傾家敗產！我穆五是個血性漢子，有朝一日我要……」穆五停住了話，臉上的皺紋登時平了起來，牙關緊了一緊，他和趙老爺的仇恨，這時又擁上了他的心頭——父親被趙老爺在縣裡買了個通匪的罪名害得死在獄裡，自己的妻子偷偷的跑掉了，六十畝的高地也入了趙老爺的手心，自己反倒要給自己的仇人做長工，忍氣吞聲，受盡了苦，挨了毒罵，只是爲了這填不滿的肚皮。「媽的！我又發昏了，如果一句話說漏了，再像咱爹的一樣的白白的死掉，說報仇呢？忍了吧！」穆五又回過了滋味，嘆了一口氣，舒展了一下蹙着的雙眉。「希望」好像又在他眼前一晃，他笑了，是苦笑，話只得拐了灣：「並不是我沒良心，你看，貴生少爺的病，醫生不都說是不管治了嗎？誰和誰有什麼仇恨，我偏願意他死？」實際上，他是願意貴生快些死的，貴生死了，他可以向趙老爺報他的血海冤仇，並且再不能有人替趙老爺報仇了，這是穆五的希望，時刻難忘的小事。

風住了，一線斜陽照在了樹梢，眼前一片白茫茫，映得人兩眼發花。得！得！得！一匹驢跑過去了，驢上的人得意的望了三強他們幾眼，過去了。「真也是，這樣大的雪，在雪地上一步一步的走，鞋也濕了，襪也濕了，爲的是什麼？」三強也開始了他的心思：「不過，這次如果辦完了事，回到莊子上，又可以報一筆花賬，至少可以撈十元錢花，如果貴生好了，還不是一筆大賞？活不了，辦事，更可以多撈一下子，反正是無利不早起！你們這夥傻小子！」三強笑了，是得意的笑，名利雙收，誰也得笑。

天色漸漸的暗下來了，一羣一羣的烏鴉掠空而過，北風又慢慢吹了起來，樹上雪不住的往下飛，飛到臉上，冷冰冰的，刺醒了每個人的夢，穆五這時低垂着頭，機械似的往前走着，眼前又現出了父親的影子，一陣一陣的憤恨，衝撞着他的單純的心靈，抬頭望了望前面，握緊了拳頭，狠狠的走了下去！

魯迅與「阿Q正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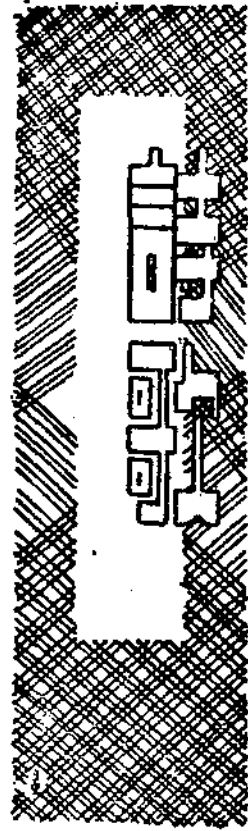
「阿Q正傳」改編劇本的事是在五六年前了。好像那時候魯迅剛剛死過不久。許幸之和田漢改編的「阿Q正傳」全都陸續發表出來。但這篇小說有意改編，却在很早以前了。一九三〇年魯迅在覆王喬南的信裡說過：

我的意見，以爲阿Q正傳，實無改編劇本及電影的要素，因爲一上演台，將只剩了滑稽，而我之作此篇，實不以滑稽或哀憐爲目的，其中情景，恐中國此刻的「明星」是無法表現的。

況且誠如那位影劇導演者所言，此時編製劇本，須偏重女脚，我的作品，不足以值這些觀衆之一顧，還是讓牠「死去」罷。

但，「阿Q」並沒有死去，五年以後他又活在舞台上。這次上演的是話劇，好像和「偏重女脚」的電影不同。我們不知道魯迅寫這封信時是因爲誰想編成劇本。可是我覺得在舞台上的阿Q終不過是「滑稽」而已。即使一個正確的劇本，常常被活人一演就改變了意義，這不能專願作者，而演員的修養更要負一大半責任。

(概)



夢之邊緣

黃杰

夢在屋角的蛛絲上；
 夢在梁間的泥巢裡；
 夢在破舊的門限上；
 夢在褪色的紗窗前。
 x
 逝在流去的水波上；
 飛在蝙蝠的翅稍間；
 搖在簷前的鐵馬上；
 訴在哽咽的西風中。
 x
 低徊着七月的哀歌；
 嘶息着九秋的深喟；
 流連於松鼠的尾梢，
 躑躅於珊瑚的林蔭。
 x
 撫過你倚遍的闌干，
 嗅着你行過的脚步。
 聽過你婉轉的歌聲，
 息在你髮上的星間。

雲夢帖

前人

讓淚珠串成記憶，
 讓白雲幻作樂園；
 在雲水之鄉中，
 撒一個雲水之夢。
 x
 挹翠在九月之風前，
 不嫌零落的露嗎？
 看到冷楓的微笑，
 會起那鮮豔的嘴唇。
 x
 說是我有着成年人的悲哀，
 而你却懷着一顆衰老的心。
 對着青燈和落葉。
 爲甚麼一個人在流淚呢？
 x
 多少江南的二月，
 沒有鶯啼和燕忙。
 翹首向梁間，

三十年十一月十七號晚于唐山

讓記憶封住了故巢。

x

告訴過精夢的鴻，

要作山園的歸旅；

五月的夜街上，

芳草舖成蘊淚的路。

x

留一串記憶在夢裡，

留一串故事在燈前。

向人間剛駐上足，

又向人間舉出分歧的手。

x

香花十里的荷風，

埋葬一個天才的塑像。

只有一滴帶血的淚，

只有一顆殉葬的心。

x

日子流在無聲中，

時間嘶在嗚咽裡。

有多少「鷓鴣茅店月」，

有多少「人跡板橋霜」。

x

讓淚珠串成記憶，

讓白雲幻作樂園。

在雲水之鄉中，

擷一個雲水之夢。

x

二十九年冬暮感舊作于唐山。

中國文藝 雲夢帖 雨夜

雨夜

王玫



我是一個如曼殊大師所謂「遭逢身世，有難言之恫」的人，沒有父母，也沒有家，羽翼單薄地徘徊於寂寞的生涯，有廿多個年頭了。我酷嗜文藝，尤酷嗜音樂，然而擾擾一無所成。我

平凡渺小得如大海的一滴水珠，而我的故鄉，我的海洋却光顧堪眷念的，在那山明水秀的江南；倘願誇張一點，可以說是「門對浙江潮」吧。那海濱的濛濛的憂鬱的雲霧，和北國爽朗的晴藍的高空恰正代表了我雙重的性格，當笑聲自我嘴角翹去的時候，你便可以在我眼中找到盈溢的淚水了。……

無月之夜

冷露垂垂墜自霜枝，

疑爲縞衣的仙人偶失落了

她皓腕間一串乳白色的珍珠

誰信歲寒宮殿高處不畏寒

誰說「青女素娥俱耐冷」

（我偏說「何必珍珠樹寂寞」呢）

聽呵，那竊窺者豈不正哭下了

這一天溟濛的雨絲

莫問我胸懷的困頓吧，在今夜

猶似三眠後的蠶蛹蠕蠕曲於

繭之壁，那溫柔織就的幔幕

而我有一些無名的鬱結

和一些蜜味的咀嚼

去夢中蛻脫而為白蛾的觸鬚與粉翅

x

x

x

x

指尖冷且顫，不可復彈

鏽滯鋼弦上鬧煙的音程

(想我將揮碎這無辜的琴兒了)

燈下乃呈一片盈眸的凄其……

向窗隙俯聽，有人

默默支起了耳朵

怪癢溜終夕不絕的浙瀝中

何獨無天涯旅客的步履蹣跚

一九四一，十一月十一日。

A. I. 之獻

查顯琳

春天留在臉上

你是光

雲海裡月亮

熱情伴寂寞流過天河

你手探入纏綿的囊

得來塵寰中失去的句子

詩人的詩

x

x

x

x

你却乘浮槎

萬里外去對落日高歌

賺來件光榮的彩衣

給這暮年老了的園

x

x

x

x

海外的讚揚

詩魂飛到西方

你是太空新發現的

彗永之藍

一顆耀眼金星

後記：A. I. 即李君家驊。得劉師之介；識於春初，蓋師兄弟

行也。去歲始由美洲返國，以詩人之名稱譽彼邦。李君善英

文詩，舉凡格律詩十四行九行體等，莫不下筆立就，才氣騰

發，殊堪誇耀。風格近十九世紀，而華實鮮麗尤過之，所謂

風流不羈其來有自。有英文詩集出版，京津西報常以 A. I. 發

表之詩，即李君大作也。劉師桃李天下，皆受薰陶嗜詩，雖

然，才力亦有疎厚之分，予得附驥尾，自慙淺陋，今為獻詩

以呈師兄 A. I. 未卜亦堪博一笑否。

商籟

義大利式

查顯琳

——給自己

謂險無疵的靈魂像荒山獵入

嚶嚶的向着藍天將雙臂高舉

吧快一聲由窘乏淪拔到寬裕

凝眸幽魄獨自識出器靈真身

佇立山巒睇視四周石塊嶙峋

撒手變輕雲的日子使我猶豫

由暮暗回首又意識到了空虛

四境無人踪裡讀頌自我至尊

峭壁呵斜欹的峭壁讓我不處

峭壁呵斜欹的峭壁讓我不處

x

x

x

x

豁谷重疊中迴避主宰者眼光
再不盼一泓淨波泛漾上企圖
釋縲紛紜裏失途我絕不徬徨
嶄新高永自可使死去的復蘇
且用一杯醜酒澆去還年荒唐

小詩數則

柏綠

幻遊

抓住這陣狂風
帶我到頂高頂遠處
牽住白浮雲的衣襟
臥於青天之懷
和天涯點頭微笑
和海角揮手作別
風息落下
我也學學小鳥的飛翔
雖是摔成粉碎
我仍含笑着到天堂

打片片兒

頑石投到平靜的水中，
造成舊相識的水暈。
默默的看水暈展開又消失也
消失了
啊！我的童年。

古墓

看這孤伶的墳墓吧
孤伶中有異樣的悲哀
墳頭上的小藍花
我疑想是死者的靈魂
要憐惜她自開自落着
看不見掃墓的人

熱情

細聽知了幾囂——的尾聲，
有一縷不盡的悲哀
是怨古城的人們多夢寐嗎？
唱啞了年子，
賺不得幾許知音的人。
是願飛到鄉間嗎？
奏一曲狂歌，
催沉了大樹蔭蔭下的
午睡的種田人。

告訴你

人生是一片充滿了暴風雨的巨浪的海，
在任何地方我們少不得會遇着它，



中國文藝商廈 小詩數則 告訴你

這世界已够悲慘，

沒有一條路不是粗糙艱難，

困苦如像春日的早晨，

雖帶霜寒，但還略有溫暖，

真理的光芒閃耀無邊，

不要猶豫，不要遲緩，

你沒有夢想到你自己有什麼力量，

那正如汪洋大海的一般深而寬

誰也不會限制你的力量，

只要你肯信仰造物者和你自己

在不知不覺中

用着一步一步的思想，

在建築我們的將來，

你可以獲得那世人沒有獲得的勝利。

最後的生命是由於這創造出來。

有許多人一生之偉大，

都自他們大困難中得來，

真理的光芒閃耀無邊，

不要猶豫，不要遲緩。

旅歌

前人

當地上銀花積起的時候，

旅人在意識着又是一年，

一年，兩年……

會帶來幾許漂零苦酸。

x

x

x

x

淚痕裡深印着故里的鄉田，
誰肯拋下，
那古老的家園
故鄉的風光與故鄉的親友，
在何時何地都在思戀。

x

x

x

x

一聲鷄鳴，大吠，叫破疲倦的心。
長久的跋涉呀！
留下這——
冷落的歌吟。

沙原裏找不出綠色水草的歡欣，

x

x

x

x

當地上銀花積起的時候，

旅人在意識着又是一年，

一年，兩年……

誰肯拋下，

那古老的家園。

Christmas之夜 外一篇

蘇以坦

夜空是塊藍水晶

嵌上的星子眨着清冷的眼

正是街上溜過刺骨的寒風時

沉寂底，淒涼底

這樣的聖誕夜呵

月亮跨過西天了

x

x

x

x

今夜有太淡的酒太淡的煙

太多的靜謐和太多的憂悵了

灰色煙霧裏浮起底

兩個酡紅色半醉的臉

祇默坐着暗遠方的更聲

向夜的幽深處滴落下去

x

x

x

x

相對着永無語塵

雙無語亦有語了

但怎不披衣踏出屋外

看院中的樹影如游蕩

或向枕邊檢一個青色夢

含幾滴清淚跨進別一座天地

x

x

x

x

訴

前人

誰曾撫一枝春花

栽在我冬天的心田上

因之這無聲的枯萎下去

孤獨的人終久是孤獨的

x

x

x

x

於是我愛燃起一支淡味的煙

聽黃昏時浙瀝的晚雨

木欄窗下響過底輕的步履

和繞繞身邊的一串陳舊的故事

x

x

x

x

於是我愛燃起一支淡味的煙
聽遠處秋野間獵角的嗚咽
或在霧朝裡漫步於小徑的死葉上
獨自撫摸著一片褪色的記憶

白骨

石川啄木作
游生譯

無邊的夏草原野，

一股白色灰塵，

逼直地從西至東，

橫斷在寬闊的路上。

路旁站著一株，

孤寂的無名古樹；

展着繁葉的枝，

宛若青色的傘。

有一年夏季的一天，

從遙遠的西方，

踏來的異國旅隊——

三百餘人。

老者們棄掉了拐杖，

歇在古樹下。

老人，青年，少女們，

都披散著頭髮，

患病騎在馬上的人們，

都疲勞地在這裡憩息。

夏日放着明艷的毒熱的光，
只有這裡從繁葉裡不絕地，
透過了微微的清風，
圍繞着樹幹。
所以旅人們，無時不在沉沉地睡着。

噫！可憐喲！噫！可憐喲！
旅人們是現在仍怕被人看見的，
睡在無際的夏草原野古樹下的，
三百具白骨。

流水

海神那藍色的眼，
去年，今年無時不在搖蕩着。
明月底清晨或陰霾底黃昏，
總是無變化地響着。
沿沿地碎浪的浪頭，

日夜都成白色。

白沙的長堤，
弓背似的環抱着海。
散落的潮濕的枯藻裡，
沒有足跡。
沒有一天看見到水濱或海心去的船帆。
有時暴風雨來到，
在堤的各處堆些砂山而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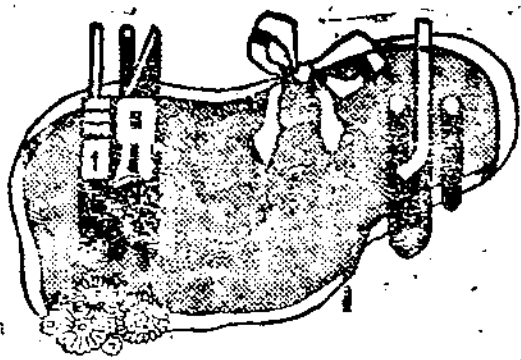
可憐喲！橫在那長堤上的流木，
直徑約有七尺許。
根被沖在砂山上，
也沒有枝，只道長的樹幹半部沒在海裡。
海鳥有時在這裡歇息羽翼。

我來了，在這流木的近旁，
若一隻小狗似的臥着。
屢屢地聽到藍色海水的震蕩聲。
不動地緊緊地，
吸着海濱沙土的溫香。
噫！可憐喲！竟沒有醒悟的時候。



政治以外的事

金人



金鶴清局長放下了電話耳機，慢步走進小客廳，沉重的關上了門，便投身在靠門邊的沙發裡。他搓着雙手，手上滿是冷汗；他看着那肘手紋中的小溪流，不禁有點慚愧。

「大約那耳機上也留下不少汗漬吧」，想着，他立刻又跑回大客廳，看一看那耳機是否還是濕漉漉的。他出了一口氣，又重回到小客廳的沙發上，謝謝上帝，耳機是和平日一樣！他反覆的在心裡念叨着：

「這還了得！幸虧是我自己接電話，要是讓老虎接着那還了得！……」安娜胡鬧，怎麼敢直接往公館打電話！……」

自然，這也許是金老爺過慮，實際老虎不一定那麼利害，但究竟是有老虎在，所以老爺的手便得流汗了。他拿出手絹拭去手上的汗，附帶也拭一拭脖子和微禿的前額。他現在已然隨了那被手絹吸去的汗的消失而安靜下來。他翻開桌上的日曆，後天便是十月一日，他算着安娜的要求，除去今天就完全規定，或者還來得及，否則便要惹起許多糾紛了。但是，今天，老太太的好日子，丁秘書是要來拜壽的，而且是來做知客，怎麼能就撤了他的差呢！而且他的「特份」有二百元！

金老爺隨手抽出一隻三炮台，燃着了用力吸着。乳白的煙圈從他的口裡噴出，一縷追一縷的繚繞在他的頭頂。金老爺想從那錯綜複雜的烟圈中間，努力尋出一點頭緒。他那胖臉上那小紅包都漲得緊緊的。

他從烟圈裡忽然看見了那個青年，安娜管他叫表哥的周雪汀。奇怪，為什麼安娜有這麼一個風流倜儻的表哥！而且那麼溫柔的人是學法律

的，實在使金老爺覺得驚異——不，舉法律也沒有關係，就是太漂亮了，而又是安娜的表哥，這倒是我們的金老爺有些疑慮——

「要他來局子裡做秘書，又是同安娜同屋辦公……」

牠停止了吸煙，反覆的想着這最後的兩件事。直到烟已然燒了他的手，他才站起來，把它拋在烟缸裡，下意識的又燃起了第二隻。

他抽着烟，吐着濃白的煙圈，思索着氳氳的像煙圈似的問題；他像一個理絲的人，把目前的問題，理出了一點頭緒。他漸漸看清了：要安不離自己的懷抱，就得答應她的要求。答應她的要求，就必須免去了猴子的職；而且必須在今天。雖然這中間免不了使金局長動搖，或者有些忌恨周雪汀，但周雪汀却像是一個非有不可的環子：一面是自己，另一面是安娜。

金老爺用力咽下了一口唾沫……

是的，政治是不該顧慮的。金老爺毅然立起來，伸了一個懶腰，他決定了他的行動的步驟。他按了電鈴，叫管事打電話到局子，告訴了秘書不必來拜壽，留守局中，一會兒有事要辦。不過三分鐘，老周從大客廳進來說：

「丁秘書請老爺說話。」

「你不會告訴我我正忙嗎？」雖然金老爺在擺架子，實際是有些不耐煩的樣子。

「我已跟了秘書說過，他說有要緊的事要親自跟您說話……」老周更立得規矩一點。

「要緊的事？」金老爺沉吟着立起來，但還不想去接電話。

「要不我告訴了秘書等一會再打電話吧？」

「也好。」金老爺的語氣完全是遲疑的，但爲什麼遲疑，外人是無從知道的；也許是真想着出了什麼事，也許是不好意思。然而，在一瞬間，從開着縫兒的門邊，傳進來一句簡單的話：

「是，是，我再給您回一聲。」

「還要我說話麼？」

差不多不等老周的答覆出口，金老爺竟像懷着一不做二不休的念頭，走到了大客廳的電話桌邊。不知是那裏來的一種謙恭的態度，使他半鞠躬的說：

「喂，請公啊，對不起，我剛在坐馬桶，所以……是，是。屋子有什麼事麼？……是你自己的事？……唔？你有高就啊？該請客，該請客！」金老爺大約已如釋重負了吧，所以如此和氣——但他沒有忘記他是政治家，不能只說世俗的「該請客」，於是他接着說他的政治辭令

「局子得你這麼一位幹材，真是受惠不淺……」他忽然覺得這辭令中的「惠」字用得太過火，趕着想改口說但來不及了，只有繼續——

「實在是……你太客氣！我實在「得難照准」……」金老爺今天有點神經紊亂，又說錯了話；怎麼在「得難照准」之上加上「實在」

！幸虧了秘書的辭意堅決，不然真是太有損身份！

他又問了問了秘書的新職務是什麼，對於了秘書的小心謹慎，能在事前和自己商量的態度，深致讚美。當了秘書說明了十月一號上辭呈的時候，金老爺却說：

「沒關係，自己朋友，沒關係……下班就來麼？……好好……哈哈……哈哈……」

金老爺掛上電話，又回到小客廳，一種意外的高興的神氣，掛在他的臉上——這大約是比自己的母親的七十大慶還值得高興吧，他竟失聲笑了兩聲。他手摸着稀疏的寶波林式的鬍子，在地上踱着慢步。一種特殊的思想使他立刻抓起電話叫通局子，再接自己的專用電話，告訴夫僕找吳小姐。當他告訴她一切勝利情形之後，那輕脆的回音却是：

「這都是我的功勞，你這政治家却失敗了！」接着便格格的笑起來。

這是使我們的政治家莫名其妙，但他想，又是淘氣的安娜和自己開玩笑，什麼功勞，只是要支票的前奏曲罷了。他只囑咐她下班來拜壽的時候，不要在衆人面前多說少道；晚上去局裡值三小時的夜班，替替幾個別人——從下午八點起。末了，他又聽到一串的格格的笑聲。他掛上電話，忙着壽堂裡的事去了。

二

金公館的大客廳，今天做了壽堂。從上午九點，客人便陸續來到，始而是親友，繼而是局子裡的職員，自秘書主任，科長以下，到最低的書記，沒有一個不來拜壽的。東西兩院的房子全部改爲飯廳，花園裏是戲台和臨時俱樂部。太太，小姐的輕快而明亮的笑聲，先生，老爺們的沉重而整齊的談話，正做成了四部合唱曲，茶房的呼喚，強而短促，正是最好的節奏。這複雜的欣快的合唱，充滿了這大宅院。正是在中秋時候，太陽也來拜壽，那麼和暖，那麼光輝，無怪人們都笑着說：

「老太太真福氣！多好天！……」

在拜壽之後，客人大約被他們自己的職業和階級分爲三羣：金老爺的親戚朋友，被請去看戲，打牌，推牌九，一部分新人物玩起撲克；金老爺的高級屬員，大部在東花廳裡賭博，少數去聽戲；金老爺的低級屬員則多半在賬房，喝着金公館的香茶，談論着晚半天的戲子，和走過賬房的一些女客們的面貌修飾。本來有一些知客是忙着招待客人的，可是自從午飯開過，賓客慢慢減少了以後，他們也紛紛加入他們可以加入的團體自尋快活去了。

金老爺從上午便忙着招待，陪禮，道謝……他的臉總是笑着——一向總是以莊重嚴肅見稱的老政治家是很少對人這般露出笑臉的，因此引得客人們都異口同聲的贊美他是今世唯一的孝子，是今世彩衣娛親的老萊子！他高聲寒喧，屈身行禮，在在都能使人覺得他的孝思的誠摯。在午飯後，多半的客人去參加自己的活動的時候，金老爺扶着老太太走回臥房去休息，然後，自己也退到小客廳，點一隻煙，靠在沙發上假寐。三分鐘後，通書房的門上發出敲門的聲音；被讓進來的正是了猴子。

「局長！打擾您了！」他微俯着身子立在門邊。

「請公，請坐！自己人說那話？哈哈……」

猴子的態度却是很嚴正的，只嘴唇微微往兩旁動一動，好像是笑，但笑裡却藏着冰涼的味道，他坐在局長的對面，點着了一隻三炮台。隨着那根洋火棍跌入到煙缸裡的聲音，猴子開始了他的話：

「局長拿我當近人，我真是感激不盡；以後我一定更爲局長效力的！只要……」他忽然停下來注視着金老爺的胖臉不說下去。對方有點摸不着頭腦：

「希望我們能做更進一步的朋友……你沒玩幾圈麼？」

「沒有。我沒有工夫玩牌，而且現在沒甚麼興趣……」這種變化的態度使對方有點不安。

「還是玩玩吧，我同你去東花廳湊湊去……」金老爺說着站起來。

「不，我想還是和局長談談。」

「有話談？」是疑慮的口氣，但他立刻覺出不該有這麼幼稚的表現，金老爺是從不能幼稚的。所以他趕緊改了下半句的語氣：

「好的，好的，那麼我們談談。」說着他又坐回沙發裡。

「我有幾句話本不該說，可是局長既以我爲親近，我當然不能不忠於局長——是不是？」

「自然，那自然……」這句話的末尾已然被這漸漸逼上來的話嚇丟了。

「您知道外邊有一種傳言麼？」

「傳言？」

「是的，關於您和美小姐的？」

「我和吳小姐？」他有點急促。

「您看看這張東西……」說着他從口袋裡拿出一張淺綠色的油印紙來，雙手送到金老爺的眼前，一面又點上一隻煙吸着，開始在屋裏踱步踱了起來，不時偷眼看一看那正在注目於傳單的局長的表情，同時，一種得意的感情掛在猴子的嘴邊。金老爺呢，我們與其說他是在看傳單不如說他是在想傳單——想如何解決這個傳單問題；他是完全知道這張紙的內容的，那些文字是他所熟習的套子，他不必看。兩三分鐘的沉默金老爺忽的把紙摺起來，正是一個幹練的政治家的本色，接着沉着而和緩的：

「渭公，幹政治不能沒有敵人，何況是在職的人？這一定又是誰失意了才弄出來的玄虛！我，」他把那隻肥大的右手拍在胸上，「我不怕這種事，這是最下流的手段，一種最無聊的行動！」他用力揚高了聲調，用着強烈的節奏接着說下去：「誰不會放兩下冷箭？誰不會搗個小亂？可是又有甚麼用！——我這個政治家是不在乎的！」他像演說，又似乎在藉了這種說話去制裁對方。

猴子倒像不在乎這種帶威脅意味的話，他冷冷的有點反擊的意思：

「下流誠然是下流，無聊也實在無聊。如果這是政治上的事，我想局長是可以置之不理的，如果是政治以外的事，怕得另當別論的……」

「政治以外的事？那倘若比政治更複雜麼？渭公，你年青些，不大能處理這種事，我，」他挑一挑大指，而且接下去：「我不怕這個！」張空洞的傳單能把我金鶴清怎樣的了呢！……」他索興哈哈大笑起來。

丁猴子不管他這種半說明半威嚇的話。他踱回了原位，靜靜的望着金老爺，低而慢的說：

「事情怕不這麼簡單，如果僅僅是政治上的問題，局長自然可以有妥善的辦法，如果是政治以外的事，局長不見得都顧得過來吧。」

「政治以外是甚麼呢——我不懂！」

「譬如說，家庭問題，戀愛問題……」

「笑話，笑話，渭公你怎麼這樣認真，這麼一張東西能牽連到家庭問題？戀愛問題？……真是笑話！渭公，你是太維護我，所以一時看不穿這張紙了……」

「是不是笑話我不大知道，只是我得局長的栽培，我知道了這件事，而且看到了這個東西，不能不來報告。您如果不覺得有甚麼關係，那是更好了。」這雖是酸溜溜的味道，但他的心裡又在向另外的方面計算着了。

「我說是不是？這種把戲我已看慣了的，沒關係！」他像得勝似的，抽一隻烟給猴子，隨手自己也來一隻，於是他說：「你以後的地位怎樣？」

「那很簡單，我只是去做科長而已，多賺不了多少錢，名義上好聽一點就是。」

「當然，當然，年青人應當快一些往上爬的。如果以後得機會，我還是希望你能和我合作……」

「是，我也如此想。方才的事但願是政治上的冷箭，我也就安心了。」

「自然，自然，小人之言不足信……」

「那麼打擾您了……」說着，半鞠躬的退出去，在門邊，他冷掃了局長一眼，局長却仍笑着一直送他走出大客廳，然後回來埋身在沙發裡。

金老爺又掏出那一張傳單來看一遍，一種驕傲，勝利，不在乎的混合情緒交佈在他的臉上。他想這必是了猴子幹的勾當，想利用這手段做起身砲，討點好處麼？哼，那真是太幼稚！我們的局長勝利的笑出了聲，站起來，砰的一聲關上門往臥房去了。

二

西斜的秋陽發着可親的光與熱，穿過了庭前梧桐的葉隙，又被白絲窗簾篩過，一直灑滿了金老爺的臥房的前部地板。前院雖是鑼鼓喧天，這裡却清幽安靜，就是那個金背大紅鸚鵡的碎語，也只有增加寂寞而已。

周媽給金老爺倒了一杯茶之後，便掩上門輕輕走去。金老爺喝着那杯熱茶，想着剛才的事，一個微笑的唇影倒映在那只寬口的茶杯中。他不再吸烟，便倒身床上預備睡一會兒。他閉上眼，眼前還是了猴子臨出客廳鬥時的神氣。這時，有皮鞋聲從走廊傳過來，那聲音是沉重，瑣碎而急速的。十幾年的經驗告訴他，這是老虎的足音。於是，他把眼睛閉得緊一點，拉一條氈子蓋在身上，轉身向裡，打起鼾來。

門開了，立刻被進來的人用力關上，門便發出了憤怒的回聲。這聲音使臥在床上的老政治家直覺出面前又發生了什麼問題，他是一向能解決政治問題的，一向是用快刀斬亂麻的方法解決問題的，但對於這位問題最多的角色，却不能用政治上的手段——他對於這個角色多半是採取軟化或是逃避的方法的。他把鼾聲更擴大一點。然而這種逃避是無用的，有一隻手正揭開他身上的氈子，而且聲大氣粗的：

「你好哇！躲在床上裝睡！哼——」

「怎麼回事？——」他的躲避的防線被攻破了，於是揉了揉眼睛站起來，這樣迷惑的說着夢似的調子。

「怎麼回事？還有臉問我！你幹的好事！」雙手叉腰的站在老爺面前的老虎，正是瞪了大而紅的眼，吐着白沫在喊一樣的申斥。

「到底是怎麼事？」老爺是還想躲避一會兒的。

「不用裝傻，裝傻沒用！」太太又往前湊了兩步。

「有話說清楚好不好，這樣多麼……」

「我不用說，你自己看！」一張紅色的傳單被拈成團兒直塞到老爺的手裡。他本不必看，他知道那紙上印的是什麼，但他不能不看！他只看了幾行，便哈哈大笑起來，那笑的聲音是那麼不自然，那麼乾：

「又是這一套！我一輩子不知遇到過多少次這類的冷箭了，有甚麼關係！這是失意者弄的玄虛，在政治上，這是很常見的事！共發吳小姐，簡直是造謠！你信這些事麼，這麼明達的人？」他還是那麼老成，那麼回到，他是想用末了的問句喚起太太的態度改變，所以他用了最大的柔情，但這却成了浪費：

「冷箭？好！已然射到臉上來，已然射到社會上去，你還在這兒裝傻，我替你羞慚，鶴清！連我都沒臉皮再見今天來的客人！五十歲的人還弄這一套，你對得起老太太麼？對得起孩子們麼？我！不用提，你就不想自己的地位？我替你慚愧……」她的話越來越鋒銳，越來越激昂，音調却越來越發顫，末了就成了啼哭，使人迷惘她究竟是爲鶴清慚愧，還是爲她自己的前途憂戚。她愈來愈沉痛，我們的政治家便用盡一切方法去安慰解釋，但太太的兩肩愈發得高起來，而口裡不吐一字，這使我們的政治家不能不另想法子：

「你先別哭！這事只要有人證明，你便可以放心了，是不是？現在局子的人都在這兒，咱們找他們來問一問到底怎麼樣。如果是真，隨便你處置，就算一隻冷箭！」

「……」哭泣代替了言語，但哭泣已然減到很低的程度，已然顯示老爺的話的效果。所以他更耐心的說：

「這是硬碰硬的方法，是不？你如果不相信平常的人，你可以提出你相信的人來。」這再進一步的方法，使太太的哭泣慢慢停下來，終於她半抽泣半訴辯的說：

「局子的人當然都向着你，我不信他們的話！」一面她却想着她的助手：「咱們就找了秘書來問……」

也許是我們的局長早已想到這一步，也許是這一句話的提醒了他；這正是用政治手段的唯一機會，於是他毅然的說：

「好，我去找了秘書。」不等太太的話再出口，他便邁開老步跑向東花廳去。

四

在走回來的路上，局長已然弄清了這一幕喜劇的焦點，從經驗上，我們的政治家且已採取了最有效的最迅速的處置。於是讓了猴子獨自慢步走向臥房去。了猴子臉上掛上恐懼驚訝的面具，走進那間無聲的房子。

「局長呢？」太太的開門砲。

「替我打牌。」很低細的聲音。

「丁秘書，你剛才給我的傳單，可是真的？」太太不願別的話，劈頭直問起來。

「是的，那是我從外面得來的。怕太太不知道就誤了局長的前程，所以才讓他們給您送來的。您不要以為我是造謠！」丁猴子先退後着嘴，後來却嚴肅的反詰起來，弄得這位太太有點莫名其妙，她只有抱歉似的：

「我不是說你造謠……你現在得告訴我，這傳單裡說的事情是真是假！」

「我當是您說我給局長造謠，嚇得我差不多不敢來……您要是問那件事情，局長不是可以回答麼？您——」

不等他的話說完，太太已然跳了起來：「你太胡塗！他回答甚麼？他的回答是『沒有那回事！』這件事如果是沒有，爲甚麼有這張傳單？你現在把實在情形告訴我，要不然你可留神！」

面對着這位擰緊了眉毛瞪大了眼的太太，猴子反倒十分鎮靜，他挺了挺身子，緩緩的說：

「這件事我倒知道得很清楚，吳小姐就在我同屋，局長和我隔一道門，一天到晚我甚麼不知道？不過——」他愈說愈慢，便似在這裡。

「那麼你知道他們在那裡有家，不過你不願意說？」

「不！我告訴您，那張傳單說的事實全不符合……」

「不怪人都叫你猴子！」像一個炮竹點着引線，太太立刻暴發起來：「你不用護着你的上司！我有辦法！」說着她立刻要走出去。但丁猴子却開了口，慢條斯理的說：

「您不要着急！我的話還沒說完……」

「您的話完了也是那一套……」

「您不要着急！凡事都得慢慢來。」他乾咳一聲，接下去說：

「局長喜歡吳小姐是真，可是現在並沒有甚麼越軌的行動，不用說家，就連飯店也沒有去過一次——這我知道得清清楚楚！至於那張傳單，那是政治上的事，那是失意的人弄出來搗亂的，您不必介意那個……」

「照您這麼說，局長還是好人哪！」

「好人？」他鼻子裏笑了一聲，接着：

「他怕太太就是了，要不然，哼，早就……不過呀——」

太太不知道他這個「不過」下面的含意，她只疑問的看着猴子，隨口跳出兩個重複的字：「不過——」

猴子用尖銳的眼光釘住了太太的臉，他要從那裡找到他的有力的進攻路線，於是他更加緩慢的說：

「不過，也是在某一種限度的怕！日子久了就要——」

「日子久了就不怕了，是不？」她也釘住猴子的眼：「沒有的事！我這回非得弄個水落石出不可！」

「那自然是可以——」他又狡然一笑；「不過我想……」

「你想我沒這種能力？」

「我想——我不敢說一定辦得辦；第一，總沒有好助手……消息便不靈通——」

太太默然了。她用手往後撥弄她的頭髮，半晌，屋裏沒有聲音，她在想，不時往猴子的臉上看一眼；他也在想，他却堅定的望着地氈。

「這麼着，丁秘書：你給我做個助手……」

「自然願意效命，可是有一個難處。」他把語調放得更慢一點，「吳小姐非常看不起人，如今我們都是秘書，我的地位不比她高，所以我沒法子使她屈伏，要是我是個科長——就比她高那麼一點……」他的語調慢慢快起來，而且高起來。他渲染着他的計劃，說他如何可以看得住他們……

這是緊要的題目，是必須立刻決定的題目，於是臥房裏面的空氣緊張起來，而且很快的便有了比一切政治上的決定更迅速的結果。

五

一輪圓月正掛在花園東邊一棵蒼松的頂上，夜空沒有一絲雲，所以更顯得高遠。戲還沒有散，客人們正在享受着午夜的歡樂；花園中，花廳裏，過道，庭院，到處是喧笑，到處是歡愉。

在書房的寫字台邊，我們的政治家正在台燈的強光下寫着給文牘主任的手條：

「一，本局長辭去所兼第七科科長職。」

「一，昇任丁渭公爲第七科科長。」

「一，丁渭公遺缺派周雪汀繼任。」

「一，以上各員均由十月一日到任。」

寫完立刻派人從牌九桌上找來文牘主任，把條子給他。然後打電話給值班的安娜，告訴她那位表哥的事已然安排妥當：

「而且，告訴你，十月一號——依你的話，準讓他上班！」他正要哈哈的笑兩聲，對方却清脆的摹倣着他的調子說起來：

「而且，告訴你，」她停一停，「要不是昨天晚上我先讓了猴子知道你耍他的差，他怎麼能辭職！我的政治家，你說是誰的功？……」

「……」接着又是那「高音」的笑聲。

金老爺覺得有點迷糊，又覺得有點明白，他掛了電話仍然走回書房去。他置身在沙發裏，想今天這一天的事。他又掏出那一紅一綠的紙團，他不覺有一點慚愧。他這一生自命爲政治家的人竟被一個嬌弱的女人和一個奸猾的小人捉弄了！他想到這種政治上所不當有的事，他忌恨，自然，悔愧……半晌，他死看着那兩個被他踏爛了的紙團。慢慢的，有一條亮光在他的心海上一閃；

「到底你們沒成功啊！安挪還得任我玩弄，猴子還是我的屬員，太太也只有關在家裏！我是局長，是政治家！……」

他又興奮的站起來，伸伸懶腰，啣一隻烟，搖着那肥胖的身體到東院招待客人去了。

逝去了的春天

凌 華

是紫藤花開的時候，濃綠的葉子，婀娜的枝條，淡淡的憂鬱安祥的紫色花瓣。在澈着片片白雲的藍天下，有如爲人們撐起一面精緻美麗的遮陽傘。

爲着逃避極居在家的煩悶，就決定到玲玲家去學德文，像被裝運的貨物般每天被擁上風雨不透的電車，皮膚的摩擦，身體的接觸，嘈雜的人語甚至時有的一兩聲爲擁擠而發的謾罵。真使我更急燥起來。

玲玲長我四歲，修長的窈窕的身材，垂肩的黑髮，深深的雙眼與筆直的鼻子都顯示出凜然不可犯的神氣，薄薄的雙唇，在方正的嘴角上流露出充分的冷靜。記得初識時，我不願見她。甚至厭惡她的驕人的態度，但是漸漸融洽在她瀟灑溫婉的友情裡，便覺得她是像一位姊姊，嚴正的指正，寬厚的體貼，使我感覺她的愛是生活中不可缺的力量。每天在她熱心的講授下，學習兩小時德文，回家的時候，她照例用着合併了教訓與鼓勵的口吻向我說：「一定要用功啊！明年夏天伯父送你留學去。」

世界上最感人的莫過於「至誠」，世界上最真的也就是最美的，在玲玲不倦的爲我補習的精神下，我習慣了一切，安靜的，規律內承受了夏天往返的勞乏，那天我又按時去叩那朱漆的大門，門房的老曹却遞過了一個小白信封並且說：「陳小姐昨天走了，臨走時叫我交給您這封信。」我茫茫的向着回來的路上走，一面展開了一張粗糞的信箋：

「真抱歉，不能把人情作到底。剛接到家裡的電報說有要事促我即歸，我介紹給你一位更好的老師，他是一個美國留學生，可是德文也很好。姓方，現在和一位美國同學住在東交民巷×號。明天下午六點，你拿我這張名片去找他就會知道。」字跡很潦草，

我感到些微的躊躇，去接近一個異性在我還不是太習慣的事。更憶起玲玲時常爲我講述過去的 romance 過去的經驗，令我有些畏懼，但是，級學了德文，在盛下中很難的換出了的成績，又要由擱置化爲烏有，悔恨不及時未免太可惜，不如去試試吧！就這樣展開了給我造就悲痛命運的機會。在世間真是處處有隱身在暗影裡播弄人的冷笑着的魔鬼啊！

第二天下午五點多鐘，我略微整理一下髮辮，穿了嫩姨作的蘇紗長衫，乘電車到御河橋，手執着玲玲的名片和信件走進東交民巷北門，夕陽正照着瓦簷，樹梢，屋頂，柏油路上靜靜往返着行人和車輛，右邊齊齊的沿便道種植着矮矮的一行柏樹，裡面有繽紛的不知名的花草，蜜蜂輕輕做着採蜜工作，同着保姆的幸運的寵兒——幾個西洋孩子在綠茸茸的草地上捉迷藏……這裏真使人忘掉了夏的枯燥，我無暇流覽，在腕上的錶，長針已與短針成了直角，就要到約定的時刻，我還須留著尋找門牌的時間。

順着××飯店的西面的門向南一直走，與××飯店在一條線上找到了方君的住所！灰色的漆門邊有一個門鈴，我急促的按了兩下，

三個侍者出來，我說明來意，他便點頭應說已得了方先生的囑咐，請我即刻隨他進去，經過兩個不大的院落，夕陽把我的影子長長的投到地上，我低着頭，腳旁掠過許多可愛的花草，最後走到一個小的咖啡色門前，侍者又引我上了不過二尺寬的樓梯，在左拐後的樓梯盡頭又向右一轉，侍者囑我稍坐一會，便去了。我不自然的踏進了房門，啊！這間屋子，我熟悉牠的每個角落，孔隙，甚至極細微的一點牆上的印痕也都清晰的永生在我記憶之中，可是我却再無親近牠的榮幸了。

房子是近正方形的一間，三面牆壁，下半截是奶油色，上半截是灰色，中間有一道整齊的條紋，北面有兩扇高大的玻璃窗，遮着長的紅色窗帶，帶下墜着一排精緻的花邊和小絨球，右面的窗子，玻璃拂拭得極乾淨，却没有甚麼遮掩，屋子的西北角上放着一張單人的鋼絲床，敷着白色棉單，屋角上掛着一個框着Oscar De la Rúa的像片，床腳處放着一個有穿衣鏡的衣箱和衣架，鏡旁有兩層擺置零星物品的木格子，上面有紅茶，咖啡，還有一瓶檸檬可愛果汗，衣架上掛着覺得極平整的襯衫和領帶……靠東牆有一個方桌，桌上擺着髮油，香水和大小不同的兩面鏡子，還有一個伸着頸子的台燈，桌旁是一張睡椅兩張小檯，還有一個裝滿了書的小書架，架上有一個維納絲石膏像和一個插了幾朵白月季的花瓶。這一切證明房主人是愛的潔淨與美麗的。……就在那時候，我聽見樓梯上急促的足音，我的心突突的跳起來，門啓處，方君走進來，戴着一個藍色運動帽，穿着白色短袖的襯衫和短褲，手裡拿着一個網球拍子，喘息不定的招待我：

「哦！您就是王小姐？請坐吧！請坐吧！對不起！我被一個同住的朋友拉去打網球去了！」

我忸怩的點了點頭，「哦！哦！」的應着重複坐在剛才坐過的一張椅子上，他也即坐在我的斜對面，我無意的描畫他的面部——此時却不知用什麼話可以寫得出，的確他的樣子不是人間的語句可以形容的。——是一張白晰而有健康色彩的臉，兩隻眼睛黝黑而深邃，誘惑，是

一雙誘惑性的眼睛啊！在這誘惑性的雙眼上架了一副玳瑁花邊的眼鏡，顯示出強烈理智的鼻子下有一張不薄不厚的嘴，一笑露出光亮潔白的牙齒，在日後的接近中，我知道他輕易不笑也不說話，可是，我已深深迷醉了他低沉優美的語音——愛的苗開始萌芽在我難以形容的心境裏。

照例的寒暄，規定授課時間與課本：「對不起！還是請您到這兒來方便些，每天六點到七點吧，我只能每天給您一小時的幫忙，因為我正在翻譯，時間空閒限少。」啊！這聲音如五月薔薇叢裡拂過的晚風，帶着芳香馥郁和向人們的調情。又像是晴明的月夜裡，一個夏威夷(Hawaii)吉他(Guitar)琴彈出的曲子，那麼低沙，輕柔，悠揚而婉轉。這句話迂迴在我心裏，我一時陷於情感的困窘：「哦！方先生！太對不起了！如果……我來打擾的確是不應該的……」我說出零亂不能銜接的句子，他或會以為我是個太拙於言辭的孩子吧？接着隨便談了一些關於個人過去求學的經過，我得知玲玲和他之間有親屬的聯繫：第一次拜訪，原不應絮絮不停的盤問或長時間的停留。沉默一會，我就告辭出來了，他送到樓下小門處，習慣的說了一聲：Good-bye

濃厚的暮色中，我走向歸途，強烈的心跳漸漸低減，終至平復，回家以後，臉上掩不住異常的笑容，弟弟遂禁不住問我為什麼這麼高興？

經此，每天心裏多了一個希冀，也多了一個安慰，盼過了早點，午飯，唯盼着黃昏的來臨。帶着歡欣與戀情合奏出的心跳走過平靜的街道，映在落日中的院落，直到那幢玲瓏精緻的小樓門前。拐上扶梯，輕叩他的房門，永遠是那聲短短的一句：Come in，上課以後，就望着案頭的小鐘，真想無限延長這六十分短短的時間，雖然他除去回答我的疑問或為我講解難懂的長句以外，總是沉默，雖然我試着提起話頭，也引不起他攀談的興趣，但我也寧願與他無言對坐，我真甘心在

他的沉默中消磨我的一生。

我坐的地方正對右邊的一扇窗子，每天快到下課時候，便可隔著窗子，望見傍晚時漸漸變暗的天色，濃綠的樹叢，淡藍的遠山，靜靜的被安排在一派灰，一片紅的晚霞的光彩下，到那夜幕垂下，那不解人意的小鐘，短針在七點上，長針也指到了十二點，我懶懶的站起，向這間屋子及房主人偷偷的作一次最後的顧盼。

季節的演變那麼迅速，很快的變成夜長晝短，於是每次回來時天色便已全黑。回來不慣夜行的我，爲了這希望與安慰增加了一重勇氣。

方君是那麼沉默，冷靜，他偶爾的微笑可以給我帶回人間的春天，但他是那麼吝惜他的笑容或話語，甚至吝惜這每天可見一次給我的安慰，常常在那鋪綠色台布的桌上留著一個小小的名片，多半是爲交涉稿件的出版或翻譯的事而向我道歉不能上課。每次看見那台布上顯明的放著一個小白紙片時，心中立刻感到空虛，寂寞、悲哀，失神的立在桌傍，那不可療治的悵惘的感覺遂即迷漫在他投入黃昏的灰黯的屋子裏。

那天，我又輕輕叩着這幸運之門——至少對我是如此吧！門開時，我看見了兩個陌生的面孔，我的臉不自然的紅起來：「林小姐！請進吧，這是我兩個好朋友，我們正在試聽新買來的留聲機。」我把退出來的一隻脚重複邁進去，介紹後茫茫的對他兩個朋友點點頭。便在靠窗的椅子坐下來，留聲機上正唱著一張杜萍的 *Turida*，這個調子是輕鬆，愉快的，他們三個人操著流利的英語，我生硬的 *Conversation* 很難插入，不過，篤嗜音樂的我却感覺寂寞，反到給我一個安靜的欣賞機會，「林小姐喜歡西樂麼？」方君好像發覺我是陷於孤獨，向我說：「是的，聽見了任何簡陋的只要是樂音，就可以聽神的聽着，忘記了一切，」我後悔我這麼愚蠢的答語，又聽了幾張流行的唱盤，他的朋友們沒有去意，上課大概不可能，我只得悻悻告辭。

次日，我去上課途談到音樂上面，我傾訴內心對音樂的愛慕，希

望他在這一方面也能領導我，我又告訴他：「今晚平安最末一場風月無邊，是有名的歌舞片，」：「原名是……」：「哦，原名是 *Blue Line*」我悟到他的習慣沒等他問完便說了出來，「哦，這部片子很好，今春在上海看過一次，今夜是末場麼？我一定再去一次！」：「您一定去麼？」：「對了，您看了沒有？」：「我看過了」，說完這句慌話，臉就紅起來。繼續讀完了一個節段，臨去的時候我又問了一句：「您真的去麼？」而昨夜爲去看他，我也去也了。

帶著歡躍焦急的心情忙回家裡，璇妹正在看書，沒得他的允許，便催促着穿上袂大衣，乘公共汽車到平安，坐在最優越的兩個座位上——前排最末一排的正中——我在左邊又留了一個爲放置食品衣物。離開演還有很長的時間，我却饒子般的回頭望着進口處，璇妹看完了說明書就懷疑的問我：「你看誰？」我說：「沒什麼！」又一次回頭就觸着了他的影子，同着他那兩個好友，他昨夜穿了一件黑呢大衣，笑着，向我欠一欠身，前排已經將滿，他們不得已去換了後排的票，正巧坐在我的後面——後排第一排——他把大衣放在我們的衣物上，璇妹說：「這就是方先生？還年輕的很啊！」

第二晚上課時，他給了我一個會心的笑，那雙眼向明瞭了我所想到的一切那天講一個吉普賽 (*Gipsy*) 人者的故事，講了一半他說頭痛大概昨晚受了涼，我就即刻託辭出去，到王府井大街買了一籃鮮紅的蘋果再回到他那裡他蓋了一條薄棉被躺著，我把蘋果放在他牀旁茶几上，我的臉立刻漲紅了，他笑着說，「謝謝你林小姐……」：「下面的話我沒有聽完便說了一聲「再見」！跑出去，啊！早知道人生有這樣曲折意外的變故，我爲什麼不在他身邊多停一刻呢？如今在他身邊約日子，永遠不會再來，人間平空添了多少遺憾？」

他的病兩三天就好了，茲後不過是流行感冒，他象是更了解了我心的竟，但他始終沒有表示，不過在他臉上好像多了一層痛苦。是一個廢曆十五的夜裡月輪又圓又明潔，他那天講書講的極零亂終於停止

「林小姐，今夜月色真好，我想出去走走順便送您回去好麼？」他勉强的笑着問我：「我們一同去走走吧，何必送我回去呢？」我掙着十二分的勇氣說，他隨手拿了那惡人的黑呢大衣，帶上房門便出來了。

當時不到八點鐘，但深秋的夜晚，街上很少行人，出了交民巷口就順着馬路左邊的便道向西走去，清麗的月光透過樹枝把樹枝的影子深深刻下甚至一樹殘枝一片敗葉，脚下輪着的是一副黑白畫，天上輪圓月外，閃着幾顆晶瑩的發藍又發綠色的星，我們的影子，葡行在樹影上，兩個有些微距離的影子，啊！啊！只要能多有這樣的機遇就行了，即使中間的距離再寬些，我們誠懇的走着，在夜靜裏响着一致低低的足音，他悠悠的吹起口哨，正是「Swing Time」裡的一隻曲子，我心裡慰貼而高興慰着躲避一個急行的自行車我的手觸着了他的：「您冷麼？手怎麼這麼涼呢？」「不，我的手常年是如此冰冷的，不知道爲什麼，我回答他臉在黑暗裡刺那紅了起來。走過三星襪廠的時候，他進去了：「您等一等吧，好麼！」我站立在店外，望着玻璃窗內陳設着五光十色的毛織品，一會兒他走出來手裡拿着一個紙包，我的手接過了紙包推辭和道謝的話在聽說他沒有工夫以後都忘却了，說了一聲「再見」就分往東西背向的路走去，在這秋夜若有所失險些撞電綫桿上，到家以後忽然憶起手中的紙包，打開後是一副玫瑰色的薄呢手套「方感謝你細膩的體貼，我凡幼便是冰冷的手或者會在這玫瑰色的手套裡溫暖起來吧！」我不自禁俯首向着那珍貴的禮品。

兩星期不過是短短的十四天，對我却是那麼沉長，一分一秒也成了難耐的熬煎，過去在母親以前，寒暑假回故鄉時有的難耐的感覺也不能如此之甚，兩週後的一天終於在渴想裡來臨，初冬氣候却還不太冷，早晨沉茫家裡苦苦留我吃午飯，我却堅決的要回來，我興奮的買了一匣松花蛋糕到東交民巷，去接給的手在攪拌：「林小姐，方先生今早搬到×國醫院去了，我們少爺送去的，要住院，聽說病得不輕……」我的腦子已半混亂起來，以下的話沒有聽見，僱車急往×國醫院

去，到那裡，走進了他住的病房見張君——是他的好友也是他的房主人——坐在床邊，正冲着一杯牛奶，我輕輕的招呼了一聲。

「哦，林小姐！他睡着了，請進來談話吧！」我躡着脚步進去，把點心放在茶几上，脫去大衣向張君探問他的病況。

「他前些日子受涼，您知道吧，同感出去的那天晚上，我在他的房裡等他，他回去對我們還談笑了一陣，他只說心裡不好過，第二天就發起燒來，只不過三十八度或多一點，到醫院看過兩次都忽略了，說是他患着流行性感管，可是後來體溫加高，吃東西也大減甚至還有過一兩次嘔吐，我便有些爲他着慌，在他清醒的時候，我和他商量住醫院的事，他告訴我要住×國醫院，因爲那裏有熟人或可給他的病以一些精細的診治，家父勸他去請中醫看看，他當時反對，今早送他來，剛才大夫來診過說是傷寒，必須住院，他的親屬都在南方，我大膽的簽了名字……」

「他爲什麼會得這種病啊……」我的眼中浸滿了淚焦急的問。

「這病因的潛伏當然不是短時間的，去年他母親慘死，他非常痛傷，曾經咯了兩口血，後來便是忙着翻譯和創作，他對身體的羸弱本很注意，可是日前的受寒便作了這次重病的導火線……」

「……我默默不言淚撲簌下來，我趕忙回身去看壁上的一張風景畫，爲掩飾我的哭泣。

「醫院的人說他的病很危險，雖然有傳染性却不得不請一個親人照顧，因爲他們院裡夜間沒有長時間的看護，對他已很優厚了……我現在每天在××中學替一個朋友代課，精神和時間都分不出，我想，如果陪一天在這裡待一夜倒可以……林小姐如果方便的話，可不可以幫我救助一下給他在死亡裡掙扎一線希望呢！」張君遲疑的誠懇說出了這一篇話。

「……我猶豫了一刻，在計劃着如何對母親和妹妹說呢？」

「林小姐如果爲難的話我就再去找汪君吧可是我所慮到的就是他

身體太弱……」

「不不不別說我的意思，方先生爲我在暑天補課受不少累，照顧他的病是義不容辭的，就是在想如何對家裡編一個謊話，因爲照實事說恐怕是不能讓得老人家的諒解的……」我急急的辯解說。

「啊！你能答應是再好沒有了，雖然傳染是可怕的，但我們在他的病有萬一的轉時機只好爲着他冒險……」

「唔……唔……唔……媽媽別站在門口！」床上睡着的方君翻了一個身發出模糊的話語，細尋味他這句短短的話，感到不寒而慄，我俯身床邊，不過短短的十四天，他的兩頰深陷下去，現出發熱極烈的紫紅色，兩片嘴乾皺着，痛苦的皺着眉，閉着眼，「啊！啊！上帝！親福這病者，最低限度保他有一個安閒的夢吧！」我喃喃的默禱着，我想起他，痛苦的壓擊，如果世界上有人能運移他的病症，到我身上，我甘願爲他背負。如果我以死亡可以換取他的健康，我也可以泰然的走入坟墓……

「林小姐！您今天留在這兒嗎？」張君看了看手錶問我，打斷了我的幻想……

「啊，晚上驟然出來住是不大好說說的，可是您要沒空夫我就在這也行……」

「不吧，我明天上午沒課，今夜不睡沒什麼，可是您明天午飯後就要來，張君低聲說。

「好那麼我現在就要回去了，明天午後一定來……那麼張先生多費神吧！」我怔怔的又向方君看了一眼，拿着大衣走出去，出了房門，才悔自己的失言，以關係說，張君和他不是五六年的好朋友嗎！何用自己已叮囑呢？啊人的感情是不可不加體諒以洪流一旦瘋狂泛出的時候，將是世界上最大的力量，多少人都被捲在他的驚濤駭浪裡，剎時聲消影逝後，不留一絲痕跡，然後感情的洪流，又平靜的流着，蒙蔽了生存着的人類的眼睛，使他們安安靜靜的作了牠再次的俘虜，我——

面胡亂的想着，已走出了西安門外，街市兩旁店舖霓虹燈發出亮光，我急急的乘車回去，進門時候，母親正和妹妹吃晚飯。

「琳兒今天回來的晚了，冷吧，到那兒去來？」母親慈愛裡帶着莊嚴詢問着。

「到玩莊家去了，明天他母親要到天津去，他叫給他作伴，住些日子，爹！您讓我去嗎？」虛心的謊言總是很難自然的說口的。

「唔，她母親不要去看她姊姊麼？你去吧，只是她那離咱家太遠了，住得日子多了，白天順便時就回來看看，我好放心。」啊！父母親的慈愛是那麽精微細細，我的心裡充滿了慚愧。

我去時，張君正在吃我買去的點心，看見我露出勉强的笑容說：「林小姐！我代替病人吃您送來的點心了！這個醫院設施太不完備，我昨晚連晚飯都沒吃，夜間看護只來試了一次體溫。」

「方先生好些麼？」我急急的問他。

「唉……沒有加重已經萬幸了！他昨晚胡話說得可怕，林小姐，你若是胆小恐怕夜一靜時一個人還不行！」

「不要緊，我不怕，張先生待一待，我去買一點我們看護人吃的東西吧！」我又跑到四牌樓買了些糕點餅干和兩瓶給方君的鮮果汁。

下午張君就去了，病人的譁語說的可怕，大夫都過了時間還不來，我搬了椅子坐在病床旁邊，注視着他的面孔，時而醒來，時而又昏昏睡去，等候他醒來，他有時却總是在神志不清之中，我正用簍子夾了藥棉花沾着硼酸水去拭他焦乾的口唇，他睜大了無光眼睛望着我，

「方先生！認識我麼？」我溫和的問他。

「啊，認識，認識，你是林小姐，林小姐，我們好多日子不見了……」啊，不要，我不能把稿子寄給他，你打電話說一聲……他清醒了小小的一陣就說出許多斷續的譁語來，我想盡方法使他安穩，給他解說這不是他的家，隨即大夫也來了，給他診察一遍又看看體溫的記錄，轉臉對我說：「您就是方先生的表妹麼？他的病要小心

看眼，不容易脫離險境……」

「請大夫費心，仔細給他治療吧！」我幾乎是用了哀的語調說。大夫啊然的點着頭，搖擺着寬大的背影走出去。

黃昏又來臨時，窗上抹了一兩筆落日的餘輝，室中暗淡的燈光，小馬蹄表的滴答，室外蕭索的枯枝，矮牆，瓦簷邊的烟囪一切都更增添了戒心上恒鬱的分量，除護士來關照方君的便溺以外！只有我獨自枯坐着焚燒在焦急裡，我的性情何賞能安靜？但那時候却忘懷了一切。

夜又來了，外面一片漆黑，我懶懶的拿起節溫記錄的表格，心裡焦灼與那記錄的曲線一樣升高，淒厲的午夜犬吠使我又落下了淚，方君的語語在安靜的午夜聲音顯得更大。

「不，你們說錯了！我不是偏僻古怪的人……啊，媽媽，你等我，等我寫完這一點我就陪你去……胡說，槍槍，媽媽，躲開那槍子兒！」他的語語我不太害怕，只是當他提到他的母親時，我便毛髮悚然，環視病室的四周有沒有什麼鬼魅的影子，因為我知道他的母親去年死在炮火下的，天微明時，曙光流入室中，外面傳進早晨送貨車的隆隆聲，悠遠的雞鳴已漸消沒，巷內走過賣燒餅的小販……

方君沉入安睡的狀態，我走到門外，對着東天，那清淡的藍色，淺紅，金黃，寬闊無邊的渲染成美麗的朝顏，天主教堂的十字架聖聖而尊貴的矗立半空，我不信神，也不信上帝，但那時候却默然的合起雙掌，低下了頭，虔誠的祈禱上帝驅逐着方君的病之魔鬼。

「啊……」聽見了他的痛苦的呻吟，我急急走進房中，「林小姐！送我回去我的家鄉還有父親和弟妹，我回去就可以好了，林小姐……謝謝你……我們不過是萍水相逢啊，我……我太感激：激你了！」他費力的說着，我勸慰着止住他，叫他閉目休息。過了一會，又更利害的說着糊話，却不那麼清楚了，聽不明白是什麼，糝糊，含混，雜亂，大夫來戴着眉診查了一遍，搖搖頭告訴我：「小姐！請您爲他預備身後的事吧，恐怕連萬分之一的希望都沒有了……病時之潛伏本已久了！治得太晚……」我流着淚不自主的握住了方君的，暴露着青筋的枯手，我的心裡像千萬把利刃在攪割成血淋淋的碎塊，生出難忍的痛楚，活潑的，堅毅的方君的影子仍然生動在我的記憶中，與其說給過我幫助，勿寧說給我的不是別人不能給的安慰與快樂，而這安慰快樂就要被他帶到另一個世界，過去的日子不會再回到我身邊來，當我想到這是死別，不是生離的時候，我的淚不停的落在襟上……

「林小姐！方的病怎麼樣了？……」張君慌忙的走進來問，我已經再難發一言，只轉過臉搖了搖頭。張君見我未乾的淚眼，已經了然。床上的病人忽然悲苦的無力的一聲，接着便急急喘氣，呼吸緊促得可怕，姑母死的時候我沒有記憶，這臨危的情形還是第一次看見，我並不覺得怕，只是想盡全力挽住他，在這殘酷的人間爲愛他的人再多停留了一分一秒，可是，一切都沒有用，急急請大夫來打了幾針強心針，他終於吐出了最後一口微弱的氣息，兩滴清淚順着高高突出的額骨流下，臉色灰白，安靜的像沉入酣睡，這時候，窗外吼着狂風，馳過樹枝發出尖銳的呼哨，碎沙子打在門邊，奏起哀號的悲歌。

方君的屍身被大夫吩咐人抬到太平間去，我用目光苦苦想把他的留住不放：「林小姐！您的臉色怎麼這麼蒼白？我勸你回去吧，我明白你不能再受刺激，方的後事我可以打電話叫他在天津的叔叔來，大概他父親會要把他的靈柩運回故土的，如果運的時候我再通知您吧……您還是回去好」，張君極懇切的對我說，我點了點頭，喪魂失魄走出了醫院。暮色裏，教堂的鐘聲在響，路上的一切在我目中都變了顏色，悲哀在處處瀰漫。即使細的像一條空隙。

撫着他愛子的靈柩回家，那老人的斑白的髮鬚爲微風吹動，淒涼，人生的最深處的淒涼苦痛籠罩着的身影，我送了一個白色的鮮花圈。火車如一條龐大的動物，載着方君的靈柩我的愛戀，希望，快樂生命與一切……數日來的黃昏，我帶着玫瑰色的手套倚着黑色的街門，

巷子裡初明的路燈。明滅閃動，黃昏的灰黯加深，趕至夜色吞噬了一切，我等著。

「方！如果你是有魂靈的話，我已為你開了街門，你認識這條道路，你會來的，你就會來的，我在等著你！」這微弱的聲音響在我心裡，我沒有他的像片，沒有他的剪影，但是我不需要，埋葬在我心深處的是最完美無缺的記憶，方！請每個黃昏來為我講另一個世界的故事吧！」

聖誕過了，陽春的和煦在年前便顯然蒞臨人間，太陽溫暖的撫摸著人們的軀幹，沒有凜烈的北風，也沒有漫天的冰雪，是的，「春」就在不遠，就要來了，但是我的一生裡再沒有絢爛的「春」了，只有那無絕期的遺憾，像秋虫悲鳴，像秋雨低咽，在我的心園裡，迷漫了在我內心鬱悶的朝霧，沒有一個升起的太陽能使牠他溶解。

魯迅語錄

我這里的客並不多，我喜歡寂寞，又憎惡寂寞，所以有青年來訪問我，沒使我喜歡。但我說一句真話罷，這大約你未曾覺得的，就是這人如果以為我是，我便發生一種悲哀，怕他要陷入我一類的命運；倘若一見之後，覺得我非其族類，不復再來，我便知道他較我更有希望，十分放心了。

我以為應該對於那些批評，完全放開，而自已看書，自己作論，不必和那些批評針鋒相對。否則，終生為此事煩勞，能使自己沒有進步。批評者的眼界是小的，所以他不能在大處落墨，如受點影響，那就是自己的眼界也給他們收小了。假使攻擊者多，而一一應付，那豈能因此白活一世，于自己，于社會，都無益處。

集一部「鬧劇十年」，加以考證：一，作者的眞姓名和變化史。二，其文章的策略和用意……等，大約于後來的讀者，也許不無益處。

投稿家非投稿不可，而所見又不多，得一小題，便即大做，而且往往反覆不已。

小品文本身本無功過，今之被人詬病，實因過事張揚，本不能詩者爭作打油詩，凡袁宏道李日華文，則譽為字字佳妙，于是而反感隨起。總之，裝腔作勢，是這回的大禍根。

我看中國有許多智識份子，嘴裡用各種學說和道理，來粉飾自己的行為，其實却只顧自己一個的便利和舒服，凡有被他遇見的，都用作生活的材料，一路吃過去，像白蟻一樣，而遺留下來的，却只是一堆排洩的糞。社會上這樣的東西一多，社會是要糟的。

關於研究文學的事，真是頭緒紛繁，無從說起，外國文却非精通不可，至少一國，英法德日都可，俄更好。這並不難，青年記性好，日記生字數個，常常看書，不要間斷，積四五年，一定能到看書的程度的。

小說也如繪畫一樣，有模特兒，我從來不用某一個整個，但一肢一節，總不免和某一個相似，倘使無一和活人相似處，即非具像化的作品。

人生現在實在苦痛，但我們總要戰取光明，即使自己遇不到，也可以留給後來的。這樣活下去罷。

我所遇見的隨便談話的青年，我很少失望過，但唯唯唯唯大寫口號理論的作家，我却覺得他大抵是呆鳥。

現在的文學也一樣，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爲世界的，即爲別國所注意。打出世界上去，即于中國之活動有利。

——輯自「魯迅書簡」

二 喬

宇文古易

上

天色一黑下來，大喬及二喬就都下了班。

大喬——喬子良，五年前的一个大學畢業生，現在某大醫院作會計師。瘦長長地個子，臉上微白，有一個很精緻的鼻子。鼻樑稍凸出一些，上面架着白銅邊的眼鏡，平日總是藍布長衫，着西服褲子及皮鞋，仍保持着書生本色的大學生風度。

這時他很小心的將自行車放在院子裏，然後進到屋裏來，喚喬太太爲自己倒一杯白開水來。（他因爲在醫院作事，故永不吃茶。）將身子頹然地靠近沙發上，沉靜而舒適地吐着氣息。

「吃飯不吃呢？」喬太太已將飯做好，此時由廚房裏來，用圍裙揩着手。

「媽哪？」喬子良順手將茶杯放於桌上，站起來伸了個懶腰。而後方無力地走到外屋的圓桌旁。

喬太太跟在後面，耳語似地，低聲地說：

「媽帶珠子他們上街去了吧。」

隨即一轉身，將飯擺至桌上，正待要給盛飯，恰好街門響，便急忙跑出去看。隨在她身後的是喬子良的洋狗——Icon。

喬老太太是一個六十餘歲的婦人，臉上老是浮滿笑容，身體健康在她高興的時候，亦能流下眼淚。老年人靠自己的孫子與孫女作消遣

的寄托，生活的鼓勵。看小孩子生長，正是打開了自己記憶的寶匣。故現在生活頗爲甜密。

隨着喬老太太進來的是喬子良的子女：一個六歲的男孩子肖公，及四歲的小女孩珠子。

孩子們一進來即任意嚷鬧。

「肖公！」喬子良用五成鼻音吃那個男孩子，而此時那個女孩子已爬進母親的懷抱，撒起嬌來。

飯時：喬太太又極小心的報告老太太孩子們的食量大增，和一日間在街上去所遇的瑣事。老太太只隨着眼睛，使臉上的皺紋更見其顯着，而專心一意的吃飯。

喬子良却只把鼻子埋在飯碗中，用心的吃，有時一抬頭，便忿忿的吃孩子們。時而：他作出不屑的神情，用眼角瞞那個一眼。

在家庭中：這漢子是學者。他時常由外携回來許多理論來對他們發揮。然而他們不能鼓勵他，即是他們不能懂。此後他遂轉變爲沉默了。而且在家中，他之自尊心即被放大至若干倍，漸次演成只注意自己，而自私了。

飯後喬子良倒在沙發上看報，在十五燭的電燈下，他安然而自在的讀每一段新聞。這時他像泡在溫水裡一般，全身皆舒適而輕鬆。

而喬太太已携了所有的飯具去廚房去了。兩個孩子正圍着老太太，要老太太說故事。

老太太忠厚地將乾澀的嘴唇一扭：

「說什麼呢？」望着孩子們藍汪汪的眼睛。

兩個孩子便捧着老太太的手，左右來回的拉，以致老太太哈哈的笑着些時，而用手揩着眼淚。

「別鬧，別鬧。」兩手撫着孩子頭髮，即開始講了。

在故事里，老太太給安排了年輕時的得意事，以及對於孩子的一些朦朧的忠告。講到精彩處，老太太就不禁用手揉着眼睛，她又笑着眼淚。

而孩子們的眼前，搖晃着那些美麗的影子，漸漸地便真地入了夢，去追求那些影子去了。

及到晚上九點多，這次喬子祥——二喬算是回來晚了。

由外面進來，他徒給這屋子增加許多寒氣。也是許多活耀。

「您吃飯了嗎？」喬太太關切的問。

喬子祥先用手巾呼出了些鼻涕。接着告訴人外面的風真大，然後方抱歉似地：

「吃了，吃了。」

喬子良此時也有所覺悟的由眼鏡的邊沿射出眼光來，

「今天可冷一些。」聲音極低。

最後是喬老太太將孩子輕輕地放在床上，而後小聲地告訴喬太太孩子已睡了。隨即對喬子祥似愛撫似的說道：

「你在那兒吃的？」

喬子祥習慣的欠欠屁股：

「我姐夫那兒。」

隨之用力地吸一口烟，並向老太太談及一些他姐夫那裏的事情。

喬子祥身材中常，眉眼清秀，在那目光炯炯地眸子下，似有一些機警，永蘊其深底。雖然他真實的年齡幾乎到三十歲了，然而他仍是年輕，在他的一切舉動中，仍留有輕浮的孩子氣。

最近才擲下舊本，不過他在大學里所受的教育，只是學會了各色各樣的玩法，以及怎樣去打發那自己覺得無聊的日子。結果是知道在什麼時候說大氣哈哈，什麼時候笑，還有什麼時候該自己沉默無語。而且據有年輕人所獨有的天性——驕傲。

然而畢業後束束雙手，自問：

「會幹什麼呢？」

便在他姐夫那裏。

他姐夫是一個商人，經營手工業，遂在他姐夫的勢力範圍下而找尋自己生活所需要的。此時才知道，掙到自已頭上的不是此時可樂，青春不為人留，而是事事都要去作，不作便不能活。這正是一星慾望吸引他活下去，而生活即是一種工作。

於是時也會長嘆一口氣，他是變得憂鬱而認識生活了。這樣生活已經繼續了二年多，他更感到成人之寂寞，所以在與喬子良之溫暖的家之氣氛下，他往往由此為自已製造出一個夢，而在想。

他與喬子良迥乎不同。喬子良是自己努力的自尊，覺得自己的偉大，而他只是在忍耐着活下去。所以他有時沉默，只是一些罪惡的幽怨在壓制着他，或是在追求那自己所製造出來的夢。可是在家庭中，他却最活躍的。因為在這裏有他一半的夢想。不過他却與喬子良是分岐的。他們彼此間，一個覺得一個淺薄，一個以為一個總是製作出高深，及空虛的沉默。

在談話時，他極大膽，而用力的談着他一天的見聞，與他姐夫家裏的瑣事。時而喬太太也插進句嘴，喃喃地探問些什麼。喬子良只是悵悵地低着頭。他且不時的嘆氣。

望窗外。夜如一團暗色，被呼呼地風所撼動着，天上的圓月及星平均搖搖欲墜。

「哈……」喬子良疲癆的打了一個哈欠

下

兩月後，喬子祥由於一個朋友的介紹而結婚了。

婚後的生活，平空爲喬子祥的年齡減輕了許多。並且雖然他在社會上有許多感受，可是一回至家中，即消失了。而且更活潑了，他已將他的靈魂付與了喬二太太。

據說喬二太太是一個中學生，曾經像每一個女學生，會玩，也會驕傲。因此喬子祥便爲自己的太太造成了理想中之人物。着上西裝，用手挽着喬二太太細弱的腰肢。高跟鞋仍不減古代的半度。於是在回至家中，必與喬二太太至公園兜圈子，或聽戲看電影到夜深了回家。

他結束了那個夢。

然而在家方面，他恰像一個年輕人得到一個異性朋友而與同性朋友疏遠一樣。

「二弟是改嫁了。」一日在他們出門後，喬太太與喬子良在燈下對坐時，她喃喃地說道。

「噫！」喬子良正沉思，他想他應該怎麼辦。

老太太在一傍一閃一閃眼睛的諦聽着，小孩子們在唱：

娶了媳婦不要娘啊

要媽就要又

要又就分家……

孩子們唱到這里時，老太太用手揉揉眼睛，她覺得嗓子像有什麼堵着一樣。眼睛不覺放出了異樣的光彩。多日所醞釀的事情，她覺得面前浮了無數可怕的陰影。

喬子良此時也有所覺悟的嘆出了一口氣。他用手扶了扶眼鏡，望着老太太那堆滿皺紋的臉。

「唉……媽，咱們這回事情虧了五百多，您知道的。現在已經兩個多月了，二弟也不向家里交一個錢，您想我一個人；唉——二弟是改嫁了。」

他兩眼望上，無力的打一個哈欠。在燈光下，他憂鬱的揮動着他

那濃黑的眉毛。

「這孩子簡直的變了。」

老太太也呼呼地長嘆了。

此時喬太太正用手撫摸着一個孩子，便一邊說道：

「明天您跟二弟說說，他這麼不聞不問的，子良也是——拖着大家……」

老太太默默地點點頭，臉上苦澀的浮滿了皺紋。

沉默了，每個人都在沉思。燈下，已無那團熾熱的氣氛。每個人且都代有一層憂鬱的色彩。孩子們亦均熟睡了。

夜中十二點半，門外一陣人聲，喬子祥方挾着喬二太太自外走來。而此時老太太尚未安眠。她在想許多話在明晨說。

輾轉反側，月光下：老太太孤零零的望着窗上的樹影。漸漸地，聽見了第一聲鷄鳴，她始悠悠睡去。

睡中在有着惡夢。

翌日，喬子祥起床後，即爲老太太叫至屋中。

「子祥。」老太太由乾裂的嘴唇中，顫顫地叫了。

隨之便將要說的話，對喬子祥說了。復流下了眼淚，用顫顫的雙手，撫摸着喬子祥的肩膀。

喬子祥只低着頭。

「我的力量還不够。」他默默地，顯着無奈何的樣子。

過了一會。

「那得跟你哥哥說去。」

老太太眯着眼睛，有許多話都無法說出來了。然而望着喬子祥，她想他到底改變了什麼。最後她苦笑了。

當日晚上：喬子良及喬子祥又都下了班。

在黃色的燈光下，一家人皆聚在一室。老太太被兩個孩子環繞着，看着大人的默默，孩子們也只願安靜的想別的事情，而忘記了讓老

太太說故事。

喬二太太忍耐着什麼似的坐在那里，時而用手理下頭髮，或是摸二下耳環。作出種種美的姿樣。

其時喬太太却在安靜的打一件孩子們的毛衣。

老太太此時眼前的陰影，突的放大了。她遂感到了迷惘，不禁在顫抖的不安而慄動了。

喬子良的嘴啓動了無數次，結果是只嚥了幾口吐沫，他不知從何處說起。他雖然以前在喬子祥結婚以後即覺出他們兄弟，已是由於不同而在徐徐地分開了。可是尚有金錢方面，想到了金錢方面，他便有「頭緒，他於是在想他應該去怎樣說。

喬子祥也在想：他正明晰的知道這事的來源是錢，及他們之間的不投合。然而他現在只有等待。

在人事方面的日趨分開：喬子良是由社會走到了個人，在那里深入又深入。而喬子祥只是如一支敗傷的獸，自外面敗歸，而又為家人所不納，然而這時他的夢已捉着了。這平淡的事，是在平淡而安靜的進行下去。

尚有在他們面前，是金錢把一切都染成爲黃金的了。

如此延拖了一晚上，兩個人都想好了應該怎樣去作。安息前的時候，每人都無力的吐出了再見。

二日後，喬子祥給了喬子良一封信。

這是使老太太更惶惶不安了。及至喬子良看完信後，他念與老太太聽——斯時老太太已笑出於床上。

「二弟說他現在的力量仍是不足。所以一切還需要我幫忙。以後他的生活好了以後就幫助我了，這里他給了我七百塊錢。先叫我分配辦理。」

喬子良的手有一點抖動。是興奮呢，抑是……。

老太太舒適的嘆一口氣。

喬子良又繼續下去：

「他說他加重我的担負，他很不滿意呢。」

喬子良望望老太太。

「也好……也好！」

老太太用力的吐出了這句話，顫抖動着嘴唇。隨之沉痛的吐出了一口氣——

「唉……」

在寂靜中，透出了無限淒涼。

喬子良慘然的扶了扶老太太；

「我也知道二弟，他有他的難處。可是咱們現在還能支持下去。現在天冷了，他這七百塊錢，我先拿去分配分配您有什麼用處，您告訴我。」

他站起來，正欲轉身出去。

老太太深長的吐一口氣，然後藉着淚，撫摸一下喬子良的肩膀。

使喬子良感到一般熱力。

「噫……」默然的應了一聲。在沉默中，老太太的臉色是愈見其蒼白而衰老。

「你要有事你走吧。」以後一個人獨自吁吁的嘆息。然而眼前那陰影已經爲金錢裝飾得光朗了。

此後：一切都恢復如舊。

喬子良及喬子祥仍是那個時候，天一黑下來，就都下了班。喬子祥仍爲喬二太太所贊動而去玩至夜深方返。

亦每次回來時，喬子良及喬太太也會問一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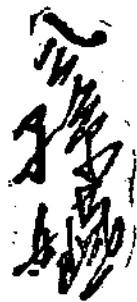
「外頭冷罷。」

生活仍是那麼安靜。而安靜中並無所蘊藏。

然而老太太却越發多了。而且即在笑時，那臉上的皺紋亦是更見其顯著。

一切仍是那麼安靜。靜靜的年月注入了青春之暗流，而漸漸地逝去。

花·語·解



奇怪的是，更有一顆年輕人作了你的引夢草

在這道風塵內我邂逅了你，我們完全在一種偶然情況下相互起了愛慕；我說我愛你，我只能暗暗的自已默禱着，我不敢正大光明的洩露那份摯誠。你也是人，你美麗，但是我們却立在人生途徑的兩端，我不忍心責你所從事的名目是不齒的，我用年輕人的同情心爲你歎一口氣。而我，我的家庭在社會上是顯名世家，我的先人曾有一些偉大驚人的勳績，我是產自世代書香的第府；我自己，是個亦滿希望大學生……無論怎麼解釋，我的出軌愛你簡直是種犯罪行爲，我們的國家多麼老，禮教的繩子會縛束我的一生。你我相信墮入以障，其實我早想到，不會有什麼好結果，情海誤盡多少蒼生，可憐如今我們淪入而不能自拔。我有慧劍，豈忍斷結這新絲呢。怪誰，怪你，怪我，怪我們生前曾有了份孽債，今生今世可不能還清。

我說，我說什麼呢？我爲你憔悴了。投身作人就難免糾絆，假若我們是天上比翼鳥，水裏鴛鴦，會如何快樂的渡過一生。我消損自己，開始慢性自殺自從那天要結束這段情賬後。第一個我學會喝大量烈性的酒，第二個我失了眠；以往的神經衰弱症更重了，怕又惹起心臟病，我心跳，頭暈，眼花……我有父母，並怎樣的溺愛我；你是知道的，我還有剛過二十歲的年齡。

我的環境是那麼不自由，我是老家庭消費一員，對經濟上又不能自主。你的辦法出於熱情，恕我責難一句；未免太幼稚了：你想；你的錢是有限的，以後怎麼辦？且我在大學還沒有畢業，無論在學識上年齡上皆沒有達到自立時期。我又自幼養尊處優慣了，受不得一丁點苦；就如你說的悄悄遠逃，其結果真不可想像呢。這件事一定會震驚整個社會聞聽，一定會受意想不到的貶責；把聲名鬧得那麼大，以後如何匿跡？我就擺脫身旁一切出走，在家庭又必引起疑訝騷動；我的行爲是祖宗家法所不能允許的；出了這樣子孫會減去負有的盛譽，玷污了門楣。替年邁的父母想想，幾十年的希望挽得意外傷心，老人們可消受得起；以後我那成群的小兄弟叔伯還敢讓他們上學？我自身方面講，我可以借祖先襲傳光彩和任何大門第名閨小姐結婚，如果循規蹈矩，這一生的衣食住大概總不會成問題的；大學畢業後，隨我的便，願意出洋就出洋，願意作事，一封推荐信也能隨心所欲，愛任什麼職務便可任什麼職務；但我的天性是不平凡，我不願毫無出息的埋沒一生，所以不再囑囑千年前的書帙，入校求學。新知識滋長了我的銳敏，我明白了許多的事。我不愛這種垂暮不思進取的大家庭，我要改進，我要一步步小心的改進，因爲這大家庭雖不好，總算括有了我幾十年光陰，從襁褓到現在。我是頗自負的，我相信我的力量，一切爲証，將來我或許有些成就。而偏偏在未涉入人生中途時邂逅了你。我自責的是情感太勝理智，有什麼理由使我必需瘋狂的愛你，我也分析不清，我却那樣作了，爲了一個風塵中女人。你呢；我要用一萬分衷心去同情你可憐身世；幾年來從南到北，你受够人間的蹂躪，你因爲沒有錢，便永生爲下賤的霧影蒙罩。我，唯有我才可以見出你高傲靈

魂真形，那與你的軀殼完全是兩件不同的東西。你年紀不大，却嚐遍人生五味，你需要的，你本身需要的是極潔純的愛，你不願金錢剝奪你的青春；多麼近於夢的幻想呵，你也幻想去享受水秀山清愛戀之樂，奇怪的是，更有一個年輕人作了你的引夢草。

你盼我再度重現，直如秋後懸望第二年春天燕子的飛來。

我永遠的不會忘掉你，正如我醒來忘不掉夢中歡樂。自從我自茫茫人流中撈識了你，我比得了一顆珍珠一粒金鋼鑽還快樂，讓別人看來，你是多麼不足一道呵；你有二十歲過後的年齡；且風塵奔波減落不少你的顏色，更大缺陷，你有嘴，却不良於言談，你的喉嚨失去了功用，你說話既暗啞又費力，在陌生人面前你不願多說一句無用博得一笑言語；你只痴痴的張着嘴，寂靜之中讓人感到你秉性溫和。但對我，你不厭勞苦，斯文而低聲的傾吐多少知心話；在雪亮的明燈下，以嫵媚之容顏緊貼我的唇上，以細膩之手掠我下垂頭髮……我們時常無語默對着，互相凝視，換取無數會心難言的摯情。

在我眼中，你是香馨的俏俊花朵，不俗氣，有一股產自風雅的美麗。微醒惺忪的眸子，高直的鼻形，薄大的嘴；猶是那白皙的膚色常引起我懷鄉病，我會想起江南。爲你，我躊躇過，以稀漫長日子的分排，人老珠黃，女人是可驕又可憐的！你們這依仗青春吃飯的人，顏面當如一襲錦衣，設若這錦衣破了怎麼辦？那時我妄想攜你去許多不知其名的地方，去隱居，去結束後大半生生命。每次望你嫵媚向我奔來，我感到一種幸福的喜悅，相反的又被冥冥中用愁絲結成的網子，緊緊扣結住怡愉的心。

我的性格是浪漫不羈的，不顧一切誹謗，我之愛你乃成了公開秘密。有的朋友會奚落我學名士風流，預備迎你作姬人；我不敢那麼想，我思與你得以偕老到白頭。有的朋友羨讀我的命運桃花，會得着如你；鼎名花園的姑娘青睞；有的朋友好意來担心我日趨下流——我亦無心細較，再度作些無用辯證了。

因爲我逐漸通曉了生存獨立的人格；遂分析得我們中間之愛清清楚楚，恕我忘了一些什麼，而忽略你我之間距離。時間砌成維護我們愛情的磚牆！我不能一時刻的離開你。記得一次我會作過冒昧叩詢，我問：

「××，你真愛我嗎。據說你們這種人總是假情假意的！」

幽鬱的低下頭，你無言。待我用手撫摸你滑膩臉子，你已是落淚漣漣，淚漬更沾濕了我微顫的手。

於是我作出牽強的苦笑，爲的是免得我噙喉痛哭

我在這裡入大學攻讀，背負了無數親切的希望；因爲我怕受愛情的誘惑，不願交結那一般自命不凡的女學生；我清楚年輕人的生命理應調劑潤澤的，逢星期日等假期，約些志趣相投的朋友去尋花問柳。本意上，只不過一笑而已，誰也想不到以後會遇到你，並你我之間有了牢不能破的愛情。因爲你是那麼馴良嫵媚，使我領受了不可多得的生活情趣。爲了你，我首先斷去家中給我訂好的妻子，我和你的事終於家中有了耳聞，父親盛怒身旁，我低首聆聽訓責……自那次後，我對你的愛不再揭露給家人了，只暗中偷偷單人去找你；我說我愛你，我只能暗暗的自已默禱着，我不敢正大光明的洩露那份摯誠。

還是讓我回憶一下吧；那個夏天尾季，西風剛吹到古城時我欣逢着你。

呵天，我抑現了智慧靈光，你是個煥發的風塵中人。

誰料到天下的事會那樣巧湊，又輪到妳我。幾分鐘前我正無所依投呢；妳也許正以一掬笑容換取生命食糧……不要猜憤吧，看妳孤坐桌前，用空洞的眼注視我們。

「哼，架子不小呢，妳叫什麼。」——一個朋友氣粗的問。

「……」——妳呆望着，沒有言語。

「喝，二爺挑妳，來，端盤子！」——他真的怒了。

妳，驚弓之鳥般，邁起悽慘步子站起身，想走出屋外。

「站住！」——二爺是花錢的！——朋友瞪眼嗷呼。

妳從命站住了，依舊不聲不響。

「夥計！」

夥計來了，首先挨了我那烈性朋友的一個嘴吧。

「二爺，朋友，××！來給二爺點烟倒茶。二爺您喜歡她，讓她陪您好了。上什麼盤子，朋友，二爺是朋友，賞臉吧。」

「放屁，扯淡。我非挑她不行！」

妳，妳第一個影子落在我心頭，如何的堪憐呵。我解勸的說：

「得了看小弟的份上，還不好說嗎？」

「二爺，對啦，這位二爺勸勸謝謝您！」——夥計苦笑說。

「我問你，她爲什麼不說話，好大架子！」——朋友說。

「不敢，二爺，她嗓子壞啦，說不出話，啞吧。」

妳，妳第一個影子落在我心頭，我替妳本身一切不幸啣歎了。

我走過妳身邊，妳流星眸子證着我難道妳也怕我對妳會有一些意外摧殘。妳後退一步，但，我會恕妳驚嚇中長大的小動物，我牽起妳軟嫩的纖手，摸觸妳的玉指，並置放嘴邊輕輕一吻。妳笑了，我低問妳叫什麼名字，妳嘶啞的回答，我沒有聽見；把耳朵湊到妳的嘴邊；妳幽香

口中熱氣直撲我的臉上，我聽見了，妳叫××，多麼酥熱美震花國的名字呵，我重新一番的品題妳。

妳，妳第三個影子落在我心頭；是多情惹愛的。

「想不到妳們一見鍾情了。」

朋友察出我們的神色，奚笑的逗着。

「那麼給×二爺上盤子吧。」——另一個朋友說。

「不，不全是朋友！」——夥計加雜着。

告訴妳吧，自那回後，我就愛上妳了。我想妳一定爲我那晚沒有好好入夢，其實真的也是如此，這是以後我才知道的。

之後，我們便沒有見面，形成了咫尺天涯。朋友不願到你那裡去玩，自然會晤機會爲少。且慢慢的接近季考期，我被繫執於圖書館中看書，念書，和查書，遂冷落了妳，我的新情人。

謝謝妳那麼關心我，妳向我一切的朋友探詢，居然知道了我的姓名，且銘刻在心內。妳盼我再度重現，直如秋後翹望第二年春天燕子的飛來。我辜負了妳的一片心，因爲那時愛我的女人比恒河沙數還多，這一面之緣是沒有更親切印像的，基于我愛妳，我還記得妳，不然早會忘却於九霄雲外了。

生處在繁華裡，我的靈魂却是過分的孤獨。

不眠的牀上，我珍念妳嬌艷容光，妳彷彿向我微笑，在夢之谷。

妳予予在生途，世故磨亮了妳的心。我常常想；你們這種人是不懂憂愁的，正和慣養在金絲籠中的鳥一樣，雖說早年也受過不少奔折。但，這種思想，以之說妳不啻謬誤，妳有一顆超人的心，環境沒有加強妳的世俗；是誰不能厚有妳那不名譽的從事呵，我認爲我們的愛是偉大的，我却爲聽到實難不該和妳接近的紛紛議論流下冷淚。妳也是人，爲什麼社會不能對妳有一分施於人類的同情和助援呢，我對妳的不平待遇默無言語。

你可曾記得，我們的第二度相會，在那個更偶然的夕陽黃昏。

處生在繁華裏，我的靈魂却是過分的孤獨。我喜一個人朝落日那方漫步，伴同我淒涼啞音；間或折得一枝葉，一朵花，搖擺它，搖擺出二十餘人的寂寞。有那麼一天，趁夕陽無限好，單獨的在北海閑散着，——我麼，能想起什麼，看那一帶流水，無聲的五龍亭，抖入霄漢的白塔，還有那老樹寒鴉。消寧齋前，一人坐着，像遺失了自己；「葉葉小船兒，悄悄滑過如明鏡的水面，……正當我萬分無聊時候，上帝明証，我看見我心中，夢中，記憶中的妳。唉，我將以輕軟結束我的快樂了，妳恰恰的來是爲另一個人，是踐另一個人之約的；妳毫無顧及的告訴我，且更欣喜於他的沒有來，我們的碰遇，由那次，意外我領了妳的誠實。我對妳說：

「請坐呵。喝些什麼，櫻桃水，橘子汁！」

妳無語，用多情寂寞的眼光神往於落日下幻變流水，我體會出被埋藏青春下的孤鬱。讓夜氣清洗我們吧，天是漸漸晚了，暮靄陳蒼，水上更升起一股淡薄輕霧。一切真形隱於朦朧裏，昆蟲力竭的鳴咽，秋末古城的冷酷西風如利箭刺人，還有那小星的雲海裏，飄蕩起梭兒似的小月牙。我關切的問：

「冷嗎？」

「不，我有外衣。」

是的，我永遠記得住，那天妳著了件紫紅短外衣，多麼輕俏的秋裝，與我第一次見妳時穿的那襲藍印花粗布的大褂，風味迥然不同。妳拿出香煙讓我吸，妳自己也點着了一枝，星星之火，是否閃爍的象徵妳命運的一點光明；景像極端可戀，妳用一隻手支起了頤，一抹微光渲染出妳沉思的臉子。我問：

「在這裏吃飯吧，不要客氣！」

「對不起，我這就要回去呢。我舅媽還在等着我哩。」

「在那兒？爲什麼不讓她一塊坐着？」

妳却立起身來，我知道妳要走了，夜的時間對妳是如何寶貴。劃除了虛偽，才可顯出樸實的單純，始終沒有多說一句話，妳我攜手走上昏暗中迴廊，我如自墳墓裏帶來一個女鬼，一個懦弱靈魂。而妳，假傍我身邊，我感到超情的恩愛。妳用手指點抓着我的手心，我同樣的對妳；還在妳我，想來都是早已作慣的。如今我倆的接觸，我却如初戀的孩子，自心底開上一朵鮮花。

多麼殷勤的約會呵。妳啞低的喉嚨叨叨述着，却字字打動我的心。妳怨艾我前次的爽約，我尚以謊語掩之呢，那時我怨，花錢的老爺和妳們說上兩句謊話算不得什麼罪過。

那夜果然又如前轍了，我忘了是什麼原因，是有朋友請聽戲……總之，我沒有露面，記得很清楚，那是星期六夜晚。

我不吝自己的精神，牀上看見窗外一片漆黑，我想起這個約會。宿舍大門已關閉了，天時早過子午，說我懺悔到不如說我悔恨，但我却推之機緣，不要想吧，我們中間接連阻梗，早放出這遭遇的不幸；我自慰說，且走着瞧。

要用我心絲織成的愛情網子，打撈妳這朵飄蕩的擊浪花。

荒唐的神漫天撒下網子，我是被纏的不幸一員。孽債似滔滔大海，妳是一朵擊浪花。我的荒唐網子範圍是廣大的，有各式各樣的女人由認識我，而愛我；這不是假話，比方說我那樣愛妳而永不得功夫去看妳，便是個明例。何況我的功課不願落後，白白忙着上下課呢。無味的應酬剝蝕了我的自甘，狐狸女人使得妳我之間荒疏，而由時光造成隔膜，一見季候便轉入了冬天。

冬天，也許我會感覺不出，當日裏，我擁於女人溫柔懷抱。假情假意麻木了我的身心，却把摯情置諸腦後，就是說，居然我忍心淡薄妳的影子。蒙妳連連詢問，目的，妳我際逢之期不算太短了。

大陸性的特徵，使寒冬早來到北京城。我支配生活的方策使我萎縮，使我興奮；使我二十四小時之中無一秒閒暇。妳料不到白雪初降的夜晚，我會無聲無息的重訪妳於錦房。

那又是個假期，一個人在東城飯館獨酌得酩酊而歸，我是消受不起寂寞的，我如衝入頹敗的城堞，歷史的荒涼中，每屋有一盞昏黃的燈光，陪同如夜晏散後的冷寂，怕靜的通衢，伸向愁緒裏，我頭有點暈，血加倍沸騰，混身燥熱，待略爲清醒之後我彷彿遺失了什麼，我自問，成羣的年輕人的喧嘩呢，想必是各尋自家樂趣去了，我呢，——不甘作寂寞奴隸，我想到酒綠燈紅，想到無數有紅唇的臉子，這之中，更殷殷的想到妳。

出外看看，不知何時微雪下降了；疎散的一顆顆落下，我畧爲有點清醒，抬頭看到一派淡薄寒天。

終於我叫了一部汽車，孤獨的向南城駛去。先從石頭胡同，再百順胡同，韓家潭，趁冷風的凄寒；在x x x，我重踏妳於燈下。

而我，我說些什麼呢，看妳怨尤的俊麗臉兒，我羞澀的低垂下頭，默無一語。妳在對面坐着，我知道妳心裏一定在叨念，——前世小冤家。酒微醒，我首先打破這沉默僵局，我問：

「x x，妳還認識我麼？」

「那陣風把煙吹來了，我不敢忘煙，二爺。」

「得啦，小姐甭生氣，我給您請安來了。」

「不敢當，二爺，您抽煙。」

喝，感謝誰，妳微笑了，如候鳥歸巢依俯我身旁，妳讓我抽煙。我如個畫家，叨着香煙，欣賞天上的傑作。我會恕妳言語不利，暗燥之苦的，我用手在胸前比劃着，指指我的心，指指妳的心，妳如感觸到急速季候之驟變，多麼香甜的回憶呵，當我拉着妳的手，悄坐我的腿上。其實這種風流舉止，在我，可太平常太不足一道了，但別忘那次換了妳，從我心頭掠過怡愉，說它怡愉又近於哀愁。

看我又躺在牀上了，妳在我對面。疲乏使我微閉着眼，聽妳蒼啞幽靈似的絮語；妳說妳怎樣想我，險些爲我得了單思病；妳想不到我會再來了，更想不到我飄到妳這裡趕上雪花亂飛的陰天。我說：

「不要多思吧，一切不是人力的。」

怪麼，我愛聽妳幽慢而低微的聲音，我像仲凡耳入白雲，竊聽天神的私語。那時早用我的心血，補滿人間所謂身世的不平。

「××，我想妳一定不少年輕客人呢，妳多美！」

「一羣老頭子，可討厭。」

「老頭有錢呢。」

「身子是錢可以買到的，因爲我窮要吃飯，心可不易。」

「妳今年多大歲數？」

「二十歲。」

「混幾年事了。」

「五年。」

「從哪兒來的？」

「老家上海。」

我沒有接連再多問，我核計妳的年齡，今年二十，再過十年三十，三十歲的徐娘且用風塵的流沙加多妳額上皺紋，將何以爲生，……依仗青春賺飯吃的人，生命多不可靠呵，遲暮後是否要自砌墳墓而入臥。我有了更繁的人生感慨，尤其是對妳。

那晚許由於酒後的關係，太易於情感衝動，我彷彿很世故了，我前俯後顧一番；我忘却雙肩的徵力，我立誓；要用心絲織成的愛情網子，打撈妳這朵飄蕩的浮海花。

一羣葉網起便等於我們的生命，再於一羣之中重逢妳。

自妳以孽情毒汁開始浸蝕我無主靈魂時，我毫不關心的與妳的愛有了共鳴。自身的矛盾，我却愁於見妳，別太昏庸去弄假成真，躲閃不幸的來臨乃成了我的自戒，我把幼稚近於演義傳說中的思維擱在一邊，且廣散的發洩無邊寂寞樂趣。年輕人的愛情不專一，由於割這一點愛情的

人太多，我覺得我們這樣的不見面最好；於是我留步裹足，使時光安排我們愈行愈遠的背馳回憶——其實也正因為另個女人更殷勤的愛我於先。慢慢的薄淡了你，類似我遺忘了一切春天，只因你太多情，雖有障礙阻前，時輕車帶你我遠馳；但於於每個人心內留下一小盒珍念，這小盒時可開；在極偶然之下。挽不住的冬天尾巴將隱了，北京的黃沙闌明頂替的春容。河水解伴，菌集自四方的人，以戀戀心情等錦堂賞貴牡丹之怒放……人類的事永遠低頭走着，走着。怕它重相逢，偏偏又相逢。

叫我說些什麼好呢，我情場中多年獲集，是不會為無意之火燃起絕望光苗，我默然冷笑的時作壁上觀；我愛愛我的女人，我不會逐逐於女人之後，且尤有一種消極之念，我永遠不會作三角戀愛中一員……況你係風塵人，以強歡笑顏有思掠財糊口的，我應原諒你難言苦衷；我一笑置之，在春季某一個午後，囑你把我一隻臂膀置於另一個中年人的腕上。

這種就誤應歸咎於誰，時光絲毫不留情的流出，遲暮春色渲染到藍天枝頭，你我之陵遠遂日漸其久了。

你給我打過電話，却不能改變我漠不關心態度，我開始厭棄你，正如我發現別的女人缺點後一樣。我可沒有丟失你雍容大方的影子；你的可貴，長遠使我回憶香甜。

當那時，有個女人糾纏住我，定要和我結婚。

另外的，不少女友，為博得我的青睞；情書之往來不暇，接收她們多少微細的，熱情的，珍貴的禮品，我有點驕傲；我不需要把自己勸歸於某一個人手中；沒有理由讓我回復你頻來的信，和電話，日日我沉醉無數溫柔慰藉中。

你意外的使我驚奇，便是通順動人的來信；華麗辭藻，娟秀字體，我真錯疑了你的身份，你原來是身世遭逢不幸的人呵。

夏，溫暖的初夏終於來臨了。各處皆是蓬勃，甚至年輕人的心，皆為一種季候病所充塞。我的生活有些改變，不願再往脂粉羣中去討歡喜；我自尋寂寞，向林蔭中獨步，或隨着所熟的落日黃昏，或臨流水悄伴影子歸窺。

夜晚躺在牀上，塑造未來美麗幻景，任明月把我推入夢鄉。

光明是一髮，黑暗是一髮，歡樂是一髮，愁苦也是一髮……一髮集綴起便等於我們的生命，再於一髮之中重逢你。

我看見的是你嫵媚而來的恬靜影子，在開演電影的午間新戲院中。我是忘不掉你的，看你一個人，伶仃的在廂座中坐下了，與我處只隔兩廂之遙。使你驚奇了吧，當我無聲步坐你身旁那個空位，一隻手攏握的嫩手，兩隻眼睛相凝對時候。

對不起四鄰，打攪他們，我們低聲談着；第一次你帶我走入你童時華美王帽，我更進一步，確切無遺的認識你。

也許年輕人是太多想像，於是我為你變妙故事所勾引；那是着詩的靈感，淒涼畫面的輪廓，而更是一個類趨於頹敗社會情況的寫照，你說多少年前，當你是個孩子，苗生在淳樸江南鄉間那裏有青山綠水，有短籬繞茅屋，鸚鵡成羣……唉，那裡太美麗了，看你在申述時，在幽暗電影院中，揚起嫩滑香臉，從你晶明眼內發出閃亮的，空洞迷人的光彩。

我無力的低下頭，沉入你的回憶中。

想我生長在繁華的城市，我擁有高尚人的物質享受，我戀戀於自然；那時我才知道我的淺薄；原來我之所謂美者，才抵你之萬一……你聞說到你的父親怎樣悽慘的於不幸中逝去，兩顆明珠的淚滴掛在眼邊。

「××，別哭吧，想什麼過去的呢？」

我用手絹替妳擦淨淚，低聲的向妳耳邊說：

但，更不幸的接替是妳誑騙妳年邁寡母，偷偷被妳舅媽帶到上海，那時妳剛過十三歲，便不幸投身入混濁的孽海，因為妳是人，妳想吃飯，而妳沒有錢。

妳感到披上人皮的苦惱，弱小之靈，便開始忍受人間的摧殘蹂躪了。那時妳才小學畢業，妳一筆清秀字體證明妳會對書帙的刻苦，而世間一切事務是背謬無端，小小年齡，從此後妳在某方的企望形成泡影，十五歲時，妳幽幽的從南方到北方。

妳的美麗令人趨崇，妳性格的冷酷使人遠避，於世俗之中妳恪守清高，多麼不聰明的人呵，對妳的青春只有唱歎，沒有驕傲過，歲月空添，在北方妳有度過無效流光。

可憐身世的姑娘，十七歲那年，妳南旋探母，却於這極欣悅中，臥病不起：幾乎把性命擱置在另個世界，妳重踏塵宇曙光，由於吃了過多涼藥，妳變成啞了喉嚨悽慘的人。

緘默吧，別多說話，妳開始追尋明月的銀光，黃昏的雲彩，常依窗前，凝睇風雨虛幻，妳酷愛這古老的城都，那城堞，華表，石獅，凄凄的風沙，烏鴉子，白鴿……晝夜無分，延續妳一段流浪生命。

妳厭棄脂粉夜生活嗎？妳按下心，請想想，世間一切的人，那個不是金錢支配下的奴隸。

妳不要有感泣淡好了，門前冷落車馬稀，無需妳一旦頓悟……先別談這個，和妳說什麼呢？漫言風雅，不，我們說說年輕人所好和前途吧，雖然妳我之間有不可思議的懸殊。

「××，請告訴我，妳真實的姓名行嗎？」

「我不是叫××嗎？」

「不，那是花名。我說妳的本來尊姓大名。」

「喲，不敢當，敝姓×，學名××。」

「喲，×××，誰給妳起的名字呢？」

「小時候，先生起的。」

「……」

「喂！我問您……」

「不，妳叫我燕好了。」

「您今年多大歲數。」

「整二十歲。」

「結婚沒有？」

「沒有。」

「訂婚呢？」

「有誰要我……」

「我也想抱獨身。」

「對啦，我也那麼想。」

「但，有合適的妳不也結婚嗎？」

「可不是麼。」

「最要緊得志趣相投。」

「我愛妳，妳作我太太吧。」

「唉！我可沒有福氣。」

妳用歡息聲調說，抖顫中現出妳感激的歡樂。

把整個身子挨近我，我一隻手撫摸妳着了痺翼薄絲襪的腿，一隻手緊握妳纖長玉指。

之後，我爲妳詳剖我家庭狀況，我們這一姓在南方的優勢，多少年來祖宗爲我們遺留下廣博田莊，在北方，在那華北商埠所負的徽名……我的性格是極端浪漫不羈，我却忽略了切身的壘壘，我居然說出：

「××，我和任何人結婚誰也不能管，我有充分的自由。我不講求什麼身份財勢門第，只要性情相投就行。」

彷彿於絕望中再睹一線光芒，妳用希望劃出一道未來的想像，新嫁娘似的臉頰垂下粉面，黑暗中我又偷吻妳的額巔。

「你真愛我嗎？」

「妳說，我多愛妳。」

「爲什麼妳總不找我去。」

「呀，功課忙啊。」

「對啦，好好念書，大學畢業後再結婚，我等妳。」

沒有話。把視線移到開演的銀幕上，正是一對情人甜吻。

我們的手緊緊摻着。

「燕……」

「說呀。我喜歡妳叫我的名字。」

「真光電影看了沒有。」

「沒看。什麼片子？」

「我在愛你。」

「噢，」

「明白嗎？『我在愛妳，』」

妳用手指劃在我膝上，我拿起來，吻着。

「××，這幾天到那兒去玩了。」

「前天還到北海呢？」

「有意思嗎？」

「有時候我真不願多說話，挺費氣。我只願看着一派流水，划個小船兒，在水上飄呀飄的，真有意思。」

「噢，妳愛流水。」

「我還喜歡推開窗子，或站在院中，看一輪明月。」

「秋天來，我帶妳去西山看紅葉吧，漫上血紅，多美！」

「一定。」

「當然一定。」

「別說瞎話。」

「準不辜負妳。」

妳是痴情風塵人，前世少了我一筆孽債，妳爲什麼傻傻的愛戀我呢；責我也忒多情，我真有娶妳的意思，可是因何而愛妳呢？……沒法說，愛情是無界線定價的。

妳細語叮嚀晚間請我務必去，冥冥之中，神靈的播弄，結果又於酩酊中爽妳之約。

妳說從今後，把生命交付給我了，妳已是屬於我的人，我真害怕哪。

天，更熱了。暑假將屆，異鄉學子忙碌於考試，更計諸歸期和行裝。

事實的轉機太不可測，父親的意思讓我暑假後赴日本留學，這是當我考期前回家後才知道的。

爲自己前途作一番展望，唉，可恨無數情絲糾纏住我整個心，走吧，天涯何處無芳草，只要你有「情」，自然會引女人愛的。於是決定走了。

懷了一顆戚戚的心，趁月圓夜訪妳，向妳訴說衷腸。

「××，我要走了。」

「考試完啦。」

「沒有。」

「哪裡去，回××嗎？」
「不。」

當我說這「不」字時，心中感到一股寒涼的酸痛，我彷彿正在塑造一個頂悲慘故事；我想哭，想一個人悄悄的痛哭。而你，却被一種奇異力量牽扯神經，呆住了，可憐的姑娘我怎樣再解說呢。妳無一語，昏厥似的，用眼凝視雪亮燈光。那不是光明，那是眩人的物質驕傲，憑藉它，多少憔悴的骷髏，蓋上一層粉妝就可迷人，那是妳的主之泉源。那晚上妳沒有再另見客，被我拉着，安慰着，對面躺在牀上了。

「××，你猜我到哪裡去？」

「……………」

妳沒有話，閉着嘴。

「妳猜呵。妳怎麼不理我。」

「二爺有腿，還不隨您的便。」

「我可捨不得妳。」

「捨不得我，就是纏不來。」

「真對不起妳。」

「二爺，我不是貪圖您的錢，有客人給作花頭，請放心……………」

「這是那裡的話，妳不是愛我嗎。」

「噢，你還知道我愛你，你還有人心。」

「我忘不了妳。」

「你就是懶得見我。」

「我沒有功夫呵。」

「連個電話也沒有。可不是我們盼到您少爺的愛呵。」

「××別說了，我全快走啦，妳還好意思責備我。一萬個不對，怪我還不行嗎？」

「你上那兒去，什麼時候走？」

「暑假中到日本，這次大考也不想參加了。」

「還回來嗎？」

「父親的意思，不能違背，說不定得四五年後呢。」

「什麼。」

「四五年後。」

「我也老了。」

「我要妳。」

「我够可憐了，你還狠心欺騙我嗎？」

「不，實話。我愛上妳，決不反悔。」

「唉，四五年，四五年……」

俯在枕上妳嗚咽起來，又繼之以嚎啕了。

驚動了院中姑娘，偷偷從門帘外向裡看。她們可不認識我，我來的次數是有限的。妳那舅媽進來了，用南方話和妳說：

「阿×，怎麼不見客呢。劉二爺，張二爺全來了，快起來擦擦臉去。看，又犯脾氣了。」

妳始終沒有回答，用斷聲啞啞哭着。

「××，別哭了，妳捨得讓我傷心嗎？」

慢慢的，妳息止哭泣，我爬起身，拿了手巾給妳擦着淚痕。

時間很晚了，院中落了燈。

「××，明天來看妳吧，我得回去了。」

「……」

我披上外衣，整了整領帶，攏了攏頭髮。

「××，好好睡吧。」

「我求你一件事，行不行？」

「說吧。」

「明天什麼日子？我問你。」

「禮拜日。」

「今天晚上妳別回……」

妳羞澀的用手遮住臉，只有我明白那是怎樣超過肉慾以外的表情。……

「可是，我沒有往過……」

「一切有我，沒關係。」

還讓我說什麼才好，爲妳我破戒，我背負更荒唐的虛名。

滅了燈，我感到無限溫柔，我們擁抱着，吻着，只有天知道，我們的行爲多麼清白，我們沒有其他舉止，倆方情愛的交流，只限暗中互換。

一顆純潔的心。

海誓山盟，立定彼此保留那份愛，直待他日相逢。而你始終對於我的將要東渡不釋，你勸我別走，要走麼，務必攜同你。

好幼稚的想像呵，生途就如你的想像那般易行嗎？你的熱烈可佳，你告訴我多年來自己已有私蓄，且身體是自由的——自己混，設若那方毫無問題，難道你也不替我想一番嗎？

我自己矛盾了，想起當前阻梗，悔恨以往言語的失之檢點。

我的家庭在社會上是聞名世家，我的先人曾有一些偉大驚人的勛績，我是產自世代書香第府，我自己，是個充滿希望的大學生……

那晚沒有入夢，輾轉牀頭，左右思顧，世間的艱難，皆擋在我的目前了。

夏日的晨曦來的飛快，已聽見打更人的低語，窗紙上渲染一片明暉，有事的宿客，先開門悄聲而去。

一切復活了，人類日子中却又少了一天。

醒來恬靜的躺着，好一副美人入睡圖。昨夜殘餘的脂粉，淡抹在你臉上。頭髮微蓬着，眼睛微微闔上，睫毛長長的，襯托畢直的鼻型；

被，又讓妳躺在一旁了。摸摸你的胳膊，有汗。妳着了件絲質的背心和短襪褲，把類類的聖潔隱約展露在我目前，我想不到肉慾衝動，我

在靜靜中重睹創世紀美麗的神靈……偷偷吻妳的唇，却把妳驚醒了。

「喂，起這麼早，有事嗎？」

妳驚慌似的手揉着眼睛說。

「××，讓我回去吧。」

「我們一同起來好了。」

猛叮爬起身，把衣服一件件穿上，洗了臉，妳還不放鬆我，不讓我走。

「燕，我求你一件事，賞臉嗎？」

「說吧，××。」

「今天我請你玩一天。」

「改日吧。」

「今天禮拜日，妳看天氣又那麼好。你又快和我分離了，還不答應我嗎？」

「答應妳，好。走，隨中央公園去。」

妳露出天真的歡喜，匆匆洗完臉，朱粉不飾，且穿了竹布大褂，活潑潑的像一隻鳥兒。

臨出門，我掏出住局錢給妳留在桌上；妳却死力的置塞我口袋中，這是什麼意思呢？我說：

「我們要好是要好，妳們是生意買賣。喲。」

「小聲說，別讓我舅媽聽見。昨天刻薄我替你寫了，當然我給局錢呵。」

「沒有那規矩，你不是瞧不起人嗎。」

「那麼說，你是瞧不起我了。你要愛我得聽我的話。」

「……………」

妳從自己手提包中拿出五十元，放在桌上，接着喊了聲：

「舅媽！我跟客人玩去啦。」

那老婆子進入時，妳把一隻手置入我彎曲臂上，走出了大門。

唉，回憶時於痛苦中括有忻權，我忘不了那一天，那一天的經歷永遠鮮明的留在我生命史上。

妳說妳是光榮的，因為得携我以同行，我們熱情的優傍着，像一對恩愛的新婚夫婦。

在春明館吃的午餐，妳又請我到真光影院看名爲「我在愛妳」片子，出來後，贈到中原公司；妳替我買了條翠綠領帶和三條雜花領帶。

並四件名富襪衣……………妳定要送我西服，……………我怎敢領受這贈品呢，我說：

「××，謝謝妳吧，我可不敢當。」

「燕，因為我愛你才送給你呢，是不是？」

「以後再說吧，我衣服挺多，吃完夜飯妳該回去了。」

夜餐後，叫輛汽車把妳送走，我也興趣煥發的歸回。

第二天，打電話把妳請出，在北海玩一天，我告了假。

漾漾綠波上，划了一隻扁舟，於荷花深處，曾用我的嘴和妳的嘴湊合在一起。

黃昏把天邊染得燦爛。有鳥兒歸巢翩然飛去。妳說從今後把生命交付給我了，妳已是屬於我的人，我真害怕哪。

在五龍亭的邊上對坐，我拿起妳的手，把我二十歲生辰父親自上海買給我的，白金鑲成的兩克拉鑽石戒指，帶到妳的手指上。

評「風林耳語」

箕浦彥廣

風林耳語

朱英傑作

「俳諧詩」之七二

這一個偷聽，呵。

小小的海潮浮動着：

含羞如新睡足的月光

淡紅的升起；紅顏的仙子

誰勞你看守這座古燈塔？

微笑吧，然而不要動，

彷彿你怕嚇跑了的夢，

雖隔着一塊粉白的牆，

却同是永遠在你身旁的。

像一個避人的逃寇嗎

拉高了衣領，低戴着帽子？

喂，這是舒服的夏天呵，

我驚地裏轉過濃陰

呵，林中沒有人。

Valery 跟春山行天說——俳諧詩的重要性是暗暗裏表現諷刺的對象，而常不丟掉貴族的黃金的微笑——

在這詩中 作者無論諷刺的對象是偷聽或者自己在無意識中依賴偶然發生的一小事而諷刺社會的某事，諷刺還是諷刺。作者該諷刺的「事實排列在第一行，「這一個偷聽，呵。」是失敗的，如果把這偷

聽二字，用別的技巧表現，這詩還可以算成功的吧！我以為除這一句以外的詩句裡十分有偷聽的表現內容，這句可得取消的；然而自形式方面觀察，跟最末尾的一句「呵，林中沒有人。」相對而有形式上的重要性（在這批評的末尾再說明），實在捨不得取消牠的「小小的海潮浮動着」以下一節，皆用 Personification 的逆法（也可以說 Personification），從物理現象的相似性，以海潮象徵心的波動。因為有道海潮的二字，節末寫古燈塔，這種有機關係的聯想作用，雖然看着容易，不過知性的經驗，不易得到的。第二行中的月光二字跟第一行的海潮。自表面看來。是一個聯想的美。可是普通自這樣美的聯想易陷入於通俗的技巧。那麼這月光的救命者是誰呢。就是月光上邊有的「含羞如新睡足的」幾個字能救她通俗化的危險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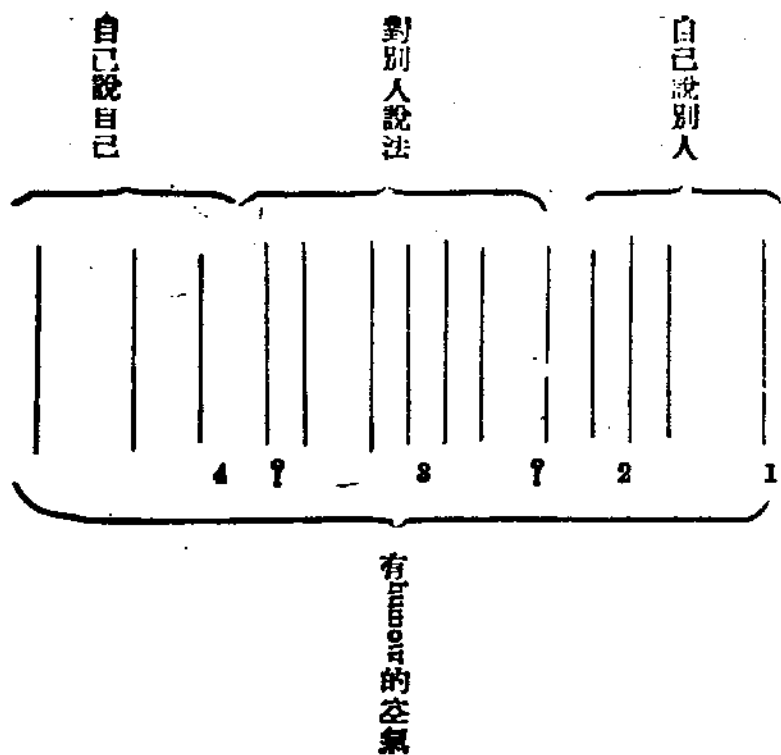
第三節是跟前節正反對的表現的，是無技巧的技巧；然而我不願其這樣寫實狀，我希望「微笑吧！然而不要動，彷彿你怕嚇跑了夢」的 Hyperbaton 上再加一點抽象的技巧。這一篇詩如果不是諷刺社會，這一節的位置多麼滑稽的呢！

作者在後記中說明第三節頭一行是從「方耕田釣魚，避人如逃寇」借來的，使用這種 Onomatopoeia 的詩亦不少，可是普通用這種方法，容易失掉作者的原來的力量，反倒引用句的原來句子常得讀者的注意力。我說如果作者後記中不寫「借用」的說明，這一句可得活着的，然而已經說明內容的這句，可惜！還要算失敗了！一到後半節（即喂：這是舒服的夏天呵，以下），忽然轉一八〇度，變到自己身上，給這詩加十分的力量，尤其最末一行「呵！林中沒有人。」的一句多有

趣味，多有力道，一到這地方我覺着在林中忽然碰見夢中的人一般的快樂了。

從整個的觀察說 在這五節的表現技巧中，好像毫無有機關係的，可是細細看來，作者在詩構成法上，無意識的作一個連接體，就是第二節第四行的（？）跟第四節第二行的（？）間用「對人說法」而且第一節「這一個偷聽，呵。」跟第五節「呵！林中沒有人。」用相對法。原來這種咏嘆的字「呵」是不難亂用在詩中的，有時爲有這咏嘆字的存在，容易引起破壞一篇好詩。然而作者知道這缺點，而排列在這巧妙的位子了。

最後我寫自形式方面觀察的圖解吧：



空虛的故事

朱英麗

二三號正在講詩的時候，小肯德信君忽然從後面走來，遞給我二個片子，這真是難受的打擊，箕浦彥廣因急病逝去，此日下午五時在本願寺舉行告別式。我於一剎那間記起他的詩句如：

塔上的皮球

談談空虛的故事

此後是一陣麻木。

我以「風義兼師友」的資格，去行一鞠躬禮，撮一點香，不勝悵惘。歸來才想記他還有一篇小文在我這裡，我想不妨拿出去，讓他的好友們保留而我作一點紀念也好。那是我偶然寫的一首玩笑詩，他却認真的平論起來，我愛惜他那篇小文的短小精悍！不免的錯誤與態度的是非都在情感裡融化了。

箕浦君的身世我可惜不知道，其文學的修養也不能分析，但他曾經交給我許多詩看，他那不羈的詩才我是知道的，今年夏天他又送我一本他的詩集「黃風」，不過這是日文的，可惜我又不能通曉，故只能記一點他與我的關係。他替我攝過一幀很好的像。他同我會很天真的作過一次角力。去年有一天在休息十分的時候，他到休息室去找我問話，不自覺的就坐在椅子上，但坐得很是樣兒，於是我會心的笑道，幸而只有我一個人在此，否則你就豈非沒有禮貌了？他天真而隨口的笑道：沒關係。爲了要過海去看看日本現代的詩，我早就想學日本語文，機會都自然的喪失了，去年却又不止一次的與箕浦談，我願意他教我，他也總是高興的答應然而我却一直因循因循，我也會自己批評，恐怕腦力不行了，他就說：對了，一個人一過了二十五歲，什麼也不行了。暑假之前他說要回國一次，我因了「中國屬于日本傘」，乃託他帶一柄傘，後來又託了別人，彷彿我知道他不屑於這種東方風的精神似的。

帶他歸來的路上，二女士又重述他曾經在大街心，呆相牌樓，做

他的立體的詩，而被干涉，這原是要被人認爲可笑的，現在也不覺可笑了。

那天聽一個工友說，他前兩天還喊着要去從軍了，也許他神經於緊張之美，未必不能帶些 *Bohème* 的詩作回來，然而在春天還沒有來的時候，這個春天就毀滅了！「古之山川好老，而今好少」，應該怎樣惋惜呢！

二月二九日

某浦君曾用中文翻譯過一本日人詩理，要我看了想發表，我答應了他，但其中有些字句可商量，我請他修改，遂不致再見。還有一篇論中國詩的文章，似未成熟，我想也可不發表了。又，他曾要翻譯中國的新詩成日語文，我也答應了他，代爲拔率，却一時也未能交付。這樣一個努力的人，思之不禁重複追悼，毋怪那天我聽了立刻湧淚，余豈易感乎？

文藝與批評

威立

在今日的文壇上，批評確實地在需要並且重要

「假定文藝是一隻船，文藝批評便是這隻船的舵，假定文藝是一個孩子，文藝批評便是這個孩子的保姆，這兩個假定我們不願加以否認的，因爲沒有舵的船，是不容易達到它的目的地的，沒有保姆撫育的小孩子，也常有難以長成的危險，同樣的，文藝而沒有文藝的批評時，這文藝便不能有意識地，迅速的得着真正的發展，」

其實，所謂批評這一種東西，可以說是人類本有底一種本能，也可以說使人類進步底一種重要的原動力，我們可以說：有了人類，便有了批評，有了批評，人類才有了進步，因爲一切事情的進步，不是可以從無意中得來，要有意識的努力，才能有真正的進步，而要爲意識的努力，便不能不有正確的批評做它的引導。人類底感官是生而能辨音色的

，人類底天賦的智慧，也且小便能判別安危，斷定善惡，不論何種事物，與自己有切身關係，或毫無關係的事物，我們對於他總會自然而然的生出一種好或壞，是或非的判斷，這好壞是非的判斷，就是人類的本能，也就是批評底起點，然而這只就淺顯的簡單的事物而言，至於那種複雜的深奧的對象，我們的感官和天賦的智慧，便不能下直接的判斷，而須有賴於後天知識的幫助，而且自人類進化以來，一切的對象，一天一天地由簡易而化爲繁複，由通俗而進爲專門，於是我們非有豐富的修養，專門的知識，對於他們不能加以什麼判斷了，人類底進化，一切的對象便愈複雜，愈專門，於是具有批評才能的人，便漸爲社會所重視，所需要，而批評也就從直覺的判斷而進爲專門的學問了，同別一種學問一樣的重要的！

文藝與文藝批評也是如此，近代文藝批評是一種專門的學問，文藝批評者是社會所需要的。在文藝史上，批評家與創作家是佔有同一樣的地位，在事實上批評家底修養也和創作家同樣的艱難，而且

批評家的任務要比創作家更爲煩重，因爲一個文藝創作家應有一個文藝批評家來爲之引導，方能走入成功的途徑和途徑，由此可見文藝批評對於文藝的關係是怎樣的密切，是怎樣的需要了！文藝批評既與文藝有了這樣密切的關係，則文藝批評底建設，自爲不能容緩的事，尤其在今日現勢文壇之下，確實缺乏這一類的人員，既或是有，而也很少，多只是一種注意形式的批評，至於作品底內容，仍是顧及的力量稍小。這一點上也是批評家所應注意的！

文藝批評所以如是之重視，不外文藝批評的本身有着更大的目的，然而這是相當廣泛的，總之在便於文藝底欣賞，即將所批評底作家以及作品明確地解說，在分別文藝家的優劣，以節省我們底時間和精力，替作家教養民衆，同時也可使作家如何始能適於民衆，而糾正作家及閱者們底錯誤，使民衆獲得知識，或者更可以傳布知識，還可以調和並且訓練大多數人民的文藝趣味，排斥文藝上底偏見，這種情形說來，不管是作家，不管是讀者，都需要有正確的批評家！

婉君作「小丑」簡評

張建

獨幕劇「小丑」它所表現的故事是這樣的：一位飽經滄桑的中下級職員，受過種種生活上的壓迫，嚐遍人世間的酸辛，至終沒落爲唱戲的「小丑」。因着機緣的巧合，小丑八年前底愛人——一位已經適人的坤伶又來到這個戲班中與他同台演戲。受到這樣的刺激，在當天夜間散戲之後小丑勾想起滿腔的悲憤與不平，終於借着一點酒底力量走上自殺的途徑而作成悲劇底主角。

本劇表演的一段就是在散戲之後小丑跑到舞台上來，拉住一個跑龍套的小孩對他訴說了（或是憶想了）平生的遭際和牢騷，然後跑回後台上了吊。全劇的開展可以說是完全借着小丑一個人的獨白而沒有其他人物的穿插與動作的介紹（主角本身的表演除外）。這樣的手法實在是危險的嘗試。試看開場首上的就是主角本人，而且由自己底口中介紹自己（丑白：「媳媽的當小丑，當小丑？」），這實在不是巧妙寫劇技巧的運用。以下整個的故事：他怎樣的失業，如何地失去愛妻嬌兒以及他與他底前愛人的關係等等完全仗着一個人的敘述和表演來展開。如果不是是一位一百二十分的天才演員來擔任這個角色，那一定不會產生劇作者所要收穫的效果，而觀衆無疑地要感覺單調或甚至於滑稽（後者將要破壞全劇底氣氛）。最後某坤伶與其夫的出現實在並沒有增加新的力量；因爲這兩個人與小丑的關係已經由後者自己說明過了而無須他們底對白作解釋。散末，閉幕前的一段話是某坤伶底自白：「哈哈！死的好，……你今天看到了我感到難過嗎？你該難過，女人的心雖然有時是善良的，是真摯的，但是她的身體就是商品，就是玩的，是不能自主的，像你這樣窮光蛋是買不起的，死得好，這是你唯一的出路。」這一段話雖然沉痛並且顯出了事實地悲劇，然而

我覺得由這位「現身說法」的女人自己口中說出來似乎就減少了力量；而且觀衆看到這裡自然在心中已存有這樣一段結論，所以倒不如用一兩句簡單諷刺意味的話來結束，讓觀者自己去體會弦外餘音而咀嚼出一點深遠的意味來。

還有關於坤伶一角底處理，作者似乎描畫出一些她對於小丑底同情心，例如這一句話：「因爲我自己覺着對不起他」。這種表露結果是減低了悲劇的色彩，不如一直表現她對於失敗者底輕視，鄙笑倒可以充分地刻畫出小丑底遭遇悽涼，環境底殘酷，而激盪起觀衆憐憫的情緒。

以上所說似乎全在挑剔本劇底失敗處。然而這裡面也不乏其他優點，例如跑龍套的小孩與小丑的陪襯，暗示出這一般人前途底黯淡更有甚於小丑，足以表現出這裡所描摩的問題底嚴重性。其他在對白方面我們也很可以找出很多沉痛有力的句子，例如：後台老板白：「老的不成樣兒囉！在前台是小丑，在後台是老丑。」丑：「由小乞丐變成了大乞丐，最高能在人家出殯的時候給人家打執事；人家娶媳婦的時候，給人家拿金瓜鉞斧朝天燈。……」這些都是頗堪尋味的呼聲。

寫到這裡我不由得記起了這件作品是「四一」一年中出版的僅僅兩本劇本（單行本）中的一本（他一本是穆穆君所作「生涯」）。在這樣底底稀少收穫中，就質底方面推求起來，這篇獨幕劇實不能說是令人滿意的。然而如今在北國淒涼不景氣的劇壇上，能有人懷抱熱心，不畏艱苦來從事這種費力不討好的工作已經是值得欽佩，感奮的了。另一方面我們却仍然要不客氣地督勵研討，向着光明進益的途徑邁進。

談顏延之

林夢窗

古來文人，大多狂誕褻瀆，尤以魏晉南北朝爲最；「竹林七賢」，想係盡人皆知，固不必說了，即如六朝詩人顏延之，也正是一個性情乖僻，狂放無羈的典型人物。

顏延之，又名延年，宋琅邪臨沂人，與謝靈運並稱顏謝，宋書顏延之傳云：

「延之文章之美，冠絕當時，與謝靈運俱以詞彩齊名，江左稱顏謝焉。」

這里把顏延之擱在靈運之上，也許是因爲本傳以延之爲主，但謝靈運傳論亦云：

「爰逮宋氏，顏謝騰聲。」

似乎先顏後謝，早是前人定論了。不過，據我們而今看來，靈運的詩決不比延之的壞，所不及延之者，則是在狂誕這一點。

靈運雖也狂誕褻瀆，好罵人，好使氣，到處遨遊，玩山逛水。尤其是那種遊山的方法，實在好笑，領了許多人去遊山，伐竹砍木，這已是跡近瘋狂。而他遊山所穿的鞋，却更加別緻，據說以木爲履，履下有齒，上山則去後齒，下山則去前齒，這實在有點兒「那個」，無怪被人誤認爲「山賊」，致遭「召捕」了。不過靈運之狂誕終不及延之，因爲靈運到底是個關公子哥兒，其執拗之習，猶未能掃除淨盡，

甚且朝秦暮楚，第以文字欺人，是其狂誕不羈，又不免矯揉造作，而延之則真能居身清約，不營財利，住破屋，穿破衣，駕瘦牛車，以老瘦牛而載老名士，真所謂「相得益彰」，狂放到極點了！

延之雖爲人儉樸，但喜歡飲酒，故此布衣蔬食，均甘之若素。只是總也離不開酒杯，甚至郊野獨酌，醉倒鄉村。本來文人嗜酒，這並不稀奇，因爲二者原有不解之緣，但像他那樣「使酒罵座」，那却是延之的專長了。

相傳文帝召見延之，連下詔書數道，而延之却始終躲在酒店裡，不肯出見，他在酒店中，玩，喝，不住的喝着酒，脫光了上身的衣服，裸體叫喊，一直鬧了好幾天，倒像是擊鼓罵曹的彌衡，等酒醒之後，再去拜見文帝，文帝殷勤慰問，並問他的兒子們都從他學了些什麼？當時他回答道：

「我的兒子麼；長子竣，只能學得我的筆；二子測，只能學得我的文；三子彙，只能學得我的義；四子躍，只能學得我的吃酒；若全盤學我，那是不可能的！」

時有何尚之在側，亦插嘴道：

「那一個學得您老先生的瘋狂呢？」
延之却旁若無人，立刻說：

「我的瘋狂麼，那是沒有一個人學得來的！」
是狂誕成性，即延之本人，也早就自認了。

他不畏權要，不媚顯貴，譬如劉堪，殷景仁，何尚之等，這些權勢一時的人物，固不斷受他責罵，即其長子顏竣，雖屬父子，亦未嘗少挨了罵；陵事孝武帝劉駿，而延之則事文帝子劉劭，結果孝武帝討滅劉劭，延之亦成「叛逆」，然因孝武帝之成功，多賴竣力，故延之得幸免於難。這兒子對他，總算不錯，至少，是他占了兒子的光。但延之却常常罵他，並且往往當面來罵。他不願意見他兒子，一見就嚷：「生平不欲見什麼要人，不料而今你也做起要人來了，真是不幸！」否則便辱罵他兒子幾句，說請他立刻出去，不要立在他破屋中，辱沒了自己的身份，諸如此類，不勝枚舉。有時竣以珍貴之物奉延之，而延之則完璧歸還，概不接受。甚至連送東西的人，也要挨罵，這種褻瀆狂妄之性，正延之之所以為延之，固不如盤運之朝秦暮楚，而第以文字欺人也。

至於延之的詩，却實在不及盤運，蓋謝詩雖尚雕飾，而於洗鍊之中，尚稍具清新之妙，如「池塘生春草」等句是矣，而延之之詩，則並此無之。譬如：

「形解驗默仙，

吐論知凝神」。

又如：

「劉伶善閉關，

杯情滅聞見」。

這簡直不是詩，至於：

「交呂既鴻軒，

攀嵇亦鳳舉」。

等句，則尤覺拙劣不堪，既無詩之意味，又且詰屈聱牙，簡直是「繞口令」，實在不見得怎樣高明，史稱：

「盤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規前秀，垂範後昆」
（語見謝靈運傳論）

靈運的詩，姑不必題，單說延之，「體裁明密」四字，未免稱譽過當；如此晦澀，怎麼還說「明」？把一些破銅爛鐵，糊亂堆積，那兒能叫「密」！至於垂範後昆，那也是後昆受了他的蒙蔽，只為聲所震懾而已。

嘗謂六朝詩歌，除民間歌曲外，多不足取，更其是顏延之一輩詩人。大抵當時總以堆砌，敷陳，用典，用對為能事，其實這根本違反了作詩的原則，故此，越是當時所稱道的詩，越沒有多大價值，而所謂「錯彩鑲金」或「雕繡满眼」的稱譽，自吾人觀之，與其說是稱譽，不如說是毀謗。說得較有道理的，要算是詩品講疏，詩品講疏上說：

「於時俊彥，尚有顏鮑二謝之倫，要皆取法中朝，辭禁輕淺，雖偶傷刻飾，亦矯枉之理也」。

這話頗中肯綮，大抵當日時尚，以輕淺為非，而以遙深為能，故爭以刻飾為尚，這自是矯枉過正的道理。不過語其究竟，輕淺亦未可厚非，若於辭句之間，徒事穿鑿，妄加雕飾，則艱深晦澀，反不如輕淺之為愈也，即如車駕幸京口侍遊蒜山有云：

「春江壯風濤」。

這句並不壞，妙處正在輕淺，自然，而下接：

「菊野茂萎英」。

便覺索然無味！壞處正在不輕巧，不自然，以其有意刻飾，故失之勉強耳。因此，愈是著力寫作，愈是刻飾過甚，即使如「鋪錦列繡」，「錯彩鑲金」，但終乏生氣。詩品上說他的詩：「體裁綺密，情喻淵深，動無虛散，一句一字，皆致意焉。又喜用古事，彌見拘束。蓋瑣綴之工，往往傷真氣也。簡言之，則均為雕飾，而洗鍊之妙，不及謝也。然其所作，如五君詠，秋胡行，並足當清真高逸之目」。所

說填綴之工，往往傷真氣，這話說得甚是。但「體裁精密，情味淵深」，則不知從何說起？至於五君詠則吾人更不敢隨便附和的來贊許，譬如前邊舉過的那兩句即從五君詠中擇出：

「交呂既鴻軒，

樂稀亦鳳舉」。

下邊緊接着的兩句是：

「流連河裡遊，

側信山陽賦」。

這詩真不知好在那里？何以能當「清真高逸之目」？值得一提倒是秋胡行，這首詩很長，但因其寫作時並未着力刻飾，故反具詩意，又因對偶較少。故稍免死氣沉沉之弊；只惜「情思」，「結構」都不大好，這多半因為他根本沒有作詩的才力。

我以為延之較好的詩，如夏夜呈從兄散騎車長沙

「側聽風薄木，

遙聽月開雲。

夜蟬當夏急，

陰虫先秋聞」。

及還至梁城詩：

「故園多喬木，

空城凝寒雲；

邱隴填郭郭，

銷滅滅無文；

木石局幽園，

黍苗延高墳」。

文辭明暢，尙屬可觀，但我總覺得這些詩句頗嫌「呆板」，原因是句之講求對偶。其最下者，如拜陵廟，幾於全篇盡是對句矣。

他的詩，似不必多談，拉雜寫來，姑止於此吧。

延之詩既不佳，而貌尤不揚，繼世說載：

「宋何尚之與顏延年，年少，好相狎。二人並短小，尚之嘗謂顏延年爲猴，延年目尚之爲猴。同遊太子西池，延年問路人云：「吾二人誰似猴？」路人指尚之爲似，延年喜。路人云：「彼似猴耳，君乃真猴！」

此其貌不揚，可想而知。無怪他要受愛妾的作踐了！據說延之年三十猶未婚，及晚年，反置一妾，並愛之極深。沒有她，他便睡不牢，食不飽。但他這愛妾，則因寵愛太過，竟不時撒嬌。有一次，把滾熱的湯潑在這老頭子身上，把老頭子燙傷了；更有一次，把老頭子從床上推到地下，把老頭子跌壞了。這種情形，在延之並不介意，可是延之的長子顏竣，却看不過去，他惟恐父親在風燭殘年，要死在狠毒膠妾手中，於是暗中派人，竟把延之的愛姬給殺害了。延之既知此事，痛哭失聲，每日於其愛妾之靈幃前，一壁哭泣，一壁咒罵着他的長子，因此他更把自己的兒子當做了仇人。

延之的死，說來也甚稀奇。他的命就喪在他的愛妾手裡。他的愛妾已經死掉很久了，可是靈柩却仍舊擱在自己屋裡。有一天，延之正在殿前哭泣，恍惚間，覺愛妾走來，猛將靈前屏風推倒，壓在延之身上，延之因此病倒床上，竟至一命嗚呼了；時當紀元後四百五十六年，享年七十有三。

在他死了以後，上賜散騎常侍，謚曰憲，有集三十卷，逸集一卷，就葬在他的家鄉琅邪臨沂，也就是在現在的南京附近。

話說到此地爲止吧，倘如要我們對延之下一個總括的批評，那麼我的意見是：其爲人多有可取，而其詩則毫無可取也。



地點：北方一市村莊

時間：仲夏一日的午後——黃昏到夜深。

第一幕：窮苦農民的茅屋。

時間：下午六七點鐘。

第二幕：小紳士的堂屋，

時間：接第一幕——近黃昏。

第三幕：鄉公所辦公室，

時間：接第二幕——月昇時候。

人物：

王志興 勤儉樸實的農夫。年紀三十多歲。

王大嫂 王志興的女人，聽從命運，忍苦耐勞的村婦，年歲同王志興相仿。

平姑娘 他們的女兒，十六七歲。

鐵牛兒 他們的兒子，三四歲。

張子明 村公所的辦事員，四十多歲，心地奸詐而不形于色的土豪，

因為略通文墨，瘦長早衰的身態，有窮鄉老學究的丰姿。

秋姑娘 他的女兒，十五六歲。

李同南 村長，倚勢凌人，不安于份的老頭子。

李長發 強橫玩劣的土豪主，三十多歲。

鄰居：

王奶奶：多舌而又胆小的村婆。

硬大媽 心直口快，熱心腸的中年婦人。

鄭老頭 老農夫。

保衛團兵二人。

第一幕：窮苦農民的茅屋。

房子低矮的距離人頭只有一尺多，牆壁和土地是一樣黃黑顏色，散在上面的黃點是露在外面的麥秸，房頂角裏掛着籃子，口袋。裡面鼓鼓的盛滿糧食之類的東西，餘下的地方是薰黑的椽木和葦席。後牆近頂有狹小的後窗，距幾根歪曲的木棍欄，露一點片綠與藍天。窗下靠牆放一張老木桌，左邊一張椅，右邊一條長凳，掉下堆積着瓦缸布袋零碎的物件。近門的右角是一口水缸，缸上面，吊一塊木板陳列着香爐，陳舊神龕裏的神像被塵封，已不辨容貌，右邊牆裏是通內間門，懸一幅舊布簾。

因為房是東屋，日光仍直晒進來，射在桌上的幾隻粗碗和瓦甕上發亮。

幕啟時：王志興攢着眉尖，低頭蹣跚來讓去，時而用手摸擦胸膛，臉面。鐵牛兒在地上爬，常停在父親的腳下，父親被阻住，纏綿肩不耐煩的躲過他。平姑娘斜倚着內屋門，濕潤的眼睛，追隨着父親搖盪。鄭老頭坐在椅子上，一手拄杖，一手扶桌，灣腰頓頓的乾咳嗽，停喘時候就抬頭輪着房裡各各人。

王志興 (站住) 鄭大爺，您說這年頭還有好人的活路嗎！逃了一個月荒，回來地成了別人的了！唉！(再走)

鄭老頭 志興啊！唉！可還說甚麼！我活了快七十啦，也出過關，跑過南；關過北。在外面混了這三十來年，甚麼事沒遇過，甚麼人沒見過，可真沒瞧見過這宗年代，如今的人心不同啦！可怎麼好！多晚才太平啊！(咳嗽) 志興啊！依我說：他們有錢有勢，先忍一步，等轉過來再說，還跑的了他們嗎！……

王志興 那可不行，我等不了，要那樣我們這家子還能活嗎？……我輩子待人沒錯過，這臨了臨了這這欺侮我！……

(王站房中間，頭筋高張，急燥的；鄭老頭阻止地，接過話去，王繼續徘徊)

鄭老頭 嗚！你怎麼不明白！村裡村外誰能說你不好，不是先忍一步嗎！誰能這樣就認了，連我老頭子都不成，何況你。你得說這是甚麼年代，晚上說不准就得爬棒子地；甚麼年代！……(嗽)

王志興 甚麼年代我就認了嗎！……左不過一死，拼啦！(揮拳) 不然那天給拉走，也定死在那兒！

平姑娘 (悲切的) 爸爸！您不能夠，您得想到我們娘兒幾個，(眼圈紅濕，轉過頭去避開父親的眼睛。) 天底下那兒就餓死人啦！

王志興 唉！我那不是不放心的妳(中斷)……

(頭更低，走更快，手擦額上的汗珠，拿起一把芭蕉扇來急煽，鄭老頭 大姑娘說的是，你不管自己。得想想孩子們啊，……這麼大姑娘招誰呀，受苦受累已經够難的了，又趕上這宗事，担驚害怕；叫我老頭子看著都(停)……(嗽) 我常常想，這種人的心是鐵的嗎？

王志興 不成，明兒個先搬到我那邊去……

(鐵牛兒抱住父親的腿，父親低下身去移他，面紅漲要發脾氣，又停止沒言語；平姑娘過去抱鐵牛兒出去。)

王志興 (注視平姑娘的後影) 唉！叫我可怎麼着？……鄭老頭 說的是哪！(改口)……這沒甚麼，平姑娘又聰明，又明白！又孝順，決不能成爲你的累垂，(嗽)……再過幾年！(平姑娘進來，站在原地方。)

王志興 把鐵牛兒抱到那兒去了，留神擰着！

平姑娘 在橋根蔭涼玩土哪，不要緊，媽在那呢。

鄭老頭 大姑娘也坐下，別儘直的站着(指長棍)

平姑娘 老爺爺坐着吧，我成天儘坐着，一點也不累。(看王)

王志興 (嘆氣) 唉！……唉！……(門開，王抱着衣服進來，平姑娘接過送進裡間，王妻轟轟站下。)

王妻 又磨磨氣，事到如今，愁也沒用，就望寬裏想，他們也有走倒字的時候，這一村裡誰能向着他們，決跑不了他們，鄭大爺說的我都聽見了，先忍這一步兒，不就是這一步兒……

鄭老頭 可不是嗎！……

王志興 忍這一步這一步就怎麼忍，拿着假文書榜來讓我交地，不交就說我(停)！送到隊裡去，這還有法有天嗎！明明是假的，瞪着眼睛榜賴可就沒法辦！在這秋黃不結的時候，讓我們這家子可上那去？這不是逼人死嗎！活？怎麼活？丫頭媽，你說，你說怎麼活？……唉！……(連連躲脚，平姑娘從裡間急走出來，怔怔的看著父親和母親，無精打彩的，靠母親不遠站下。王低頭急走，怒冲冲的，汗珠又流滿漲紅的臉上。)

王妻 (轉頭向鄭) 剛才我在門口遇見個大爺，她說這事大約是張三陰替李長發幹的，您說可是？本來，這村裡除他沒有幾個膏

底深的！……

鄭老頭 噫，或許。(仰頭作思想狀，嗽)……

王妻 按說他跟牛兒他爹，可沒有過一點過節，他怎麼會這樣缺陰呢

！他算損到家了，八輩子得不了好……

王志興（接過話）我早就猜透這事是他！……

平姑娘 爸爸！媽！……（猶豫的）秋大姐跟我頂要好，就同親的似

嗚，她能讓她爸爸這樣害咱們嗎？……

王妻 傻丫頭！秋姑娘能主了地爸爸的事嗎！

平姑娘 昨兒個，我告訴她咱們這事，她還陪我哭了半天呢，直罵了

李家一家子不得好死！

王妻 越說越不明白，她爸爸不會不告訴她嗎！

（平姑娘低頭不再言語。）

王志興 咱們剛逃回來那天，不就看見他跟李長發在咱們門前，一邊

走一邊說，看見咱們就答訓的趕快離開了嗎？

王妻 是！對！我想起來了，可不是嗎！……可是我又納悶，他跟咱們

老王家怎麼會這樣大仇？（想，看王。）

王志興 仇！他一向就跟我面合心不合，咱們老爺子活着的時候，不

是因爲墳上的地跟他們張家打了兩三年官司嗎！去年他要：（停

，看平姑娘，示意王妻。）

王妻 嘿！對！我明白啦，這小子的仇在這兒，提起去年的事，老大

爺許知道？這小子楞想要平兒，這小子是不是喝藥子混了心，也

不摸摸他那王八腦袋，問問墳上的風水，也不看看祖上有這宗德

性沒有，一提起來我就氣炸了肺，他也不是怎麼想來啦：哼！（

氣喘喘的）

（平姑娘羞愧的低下頭。）

鄭老頭 唉！……就甭提他啦！……要說你們老太爺同張家打官司的時

候，我還在家裡，真是抄嘴四鄰，他爸爸跟這小子不大一樣，那事過

後你們還走的很近（嗽）……

王志興 是啊！

鄭老頭 可是一他一輩子臨完讓匪給擄了票，連尸首都沒見，留下這麼

個兒子，唉！（嗽）……照這樣下去，這孩子也好死不了！這也是

德性！（嗽）老三呀，先忍一步吧！老天爺早晚有報應的。

王志興 忍？……（坐長凳上，手托着頭）

王妻 唉！不忍又怎麼着，他們一扭嘴，咱們就受不了，人吃了虧，

地還得歸他們，不是更：（斷）

（外面有女人聲音問）

大嫂在屋嗎？……牛兒這邊來，看狗咬着！

王妻 大嫂進來坐吧，鄭老爺還在這呢。

（過去開門，偃大嫂進來，三十多歲年紀，團團面上散無數大麻

子，流着蓬鬆的圓頭，走着擦起衣襟擦汗。王站起來。）

王志興 大嫂，坐這邊，（指樓）

偃大嫂 成，成，您坐。您坐。（坐下）

王妻 （倚門，頭伸向外）牛兒！那邊去，好好玩！（關門站原地方）

平姑娘 大嫂！

偃大嫂 姑娘怎不坐下？（對鄭）鄭老爺喘好點了嗎？

鄭老頭 上歲數了，好兩天犯兩天，喘！還不如早死了呢，多活兩天

也不過是多生兩天氣，多受兩天罪。

偃大嫂 得啦罷罷！（對王妻，看王）怎麼樣？

王志興 （對平姑娘）上裡屋搬個櫥來！

（平姑娘進去搬出兩條櫥子，靠右邊牆放下給父親母親坐）

王妻 您打聽得怎麼樣？剛才牛兒他爹也說是張三陰。

偃大嫂 是，一點不假。李家小作活的告訴我的，我裝着假哈哈的跟

他瞎聊合來嘍。小作活的還直低氣的央求我，偃大嫂可別跟外人

說，這不是鬧着玩的……哈！哈！哈！咱們是誰跟誰！

王妻 說的是呢（衆人齊注視偃大嫂。）

偃大嫂 小作活的說：去年三哥跟李長發爭地邊，打了李長發兩嘴吧

王志興 （接過去）是啊！他少了地，上我地裡去找，地頭上都有界石

，他告訴不管事。

傻大爺 誰不知道李長發的霸凌，小作活的告訴我，您打了他，他就記在心裡了，李長發說：我是紳士，我能叫他白打，擱着你的，放着我的，走着瞧！……三哥這些話您也許聽見過？（王點頭）上月咱們逃荒，這村裡就剩下張三陰，老怪物——（村長）沒有走，後來也不知怎麼就成了長啦，負啦，亂七八糟一大堆，正那時您還淨趕回來呢，李長發記起前仇，就趁您不在村裡，買通了張三陰造了那張假契！……

王志興 大爺您看說了！……甭談了！（停短促的）好！……好！……王妻 頭年春天李家不好，按說牛兒他爹也不該打他。

王志興 怎麼？……

平姑娘 媽！（注視母親，哀懇的。）

傻大爺 可惜秋姑娘那癡個好孩子，生在這癡家裡，又死了媽（平姑娘注視她。）

（門輕輕開，王奶奶走上，服飾很乾淨，額上排一層久歷風霜的皺紋。）

王奶奶 你這個傻娘兒們嫁了個蠢男人，不可惜可惜自己，又可惜人家來啦。

傻大爺 甚麼地方還開玩笑，也不看看時候。

王奶奶 （答訓的）囉！今兒個你又明白啦。

王妻 王奶奶您看我們這事怎麼好，鄉里鄉親的還欺侮到頭上來了，老王家祖傳三代的地，榜要搶去成他們的，這口氣受是不受！活活要把人逼死。就是把地給了他們，還得納租子，！噫！噫！王奶奶您看明白人，您說！……這年頭人可怎麼好？……

（王奶奶擠過去坐在傻大爺同一條長凳上，傻大爺向裡移了移，不高興的瞪王奶奶一眼；正好王奶奶也回頭看她，她於是訕訕一笑，王奶奶一咧嘴，平姑娘低頭。）

王奶奶 大妹妹！您猜怎麼着？這事我知道啦，一定是張三陰幹的了，村裏人風言風語的都這樣嚷嚷，（擱腰低語，傻大爺又向裡移了移，王奶奶向裏擠擠。）

王妻 是哩，大爺剛才打聽來的也是，從李……（看傻大爺。）

傻大爺 （急促的）嚶！從街裏李家聽來的，簡直是狗文人勢！

王妻 唉！沒法子……平兒他爹，咱們就先忍了……

王志興 （呆視地面的頭抬了起來歪頭看王妻，）忍了妳說可怎麼活？……（急）（鄭老頭又大聲咳嗽。）

王妻 那妳說怎麼着呢？……（平姑娘呆看父親和母親）

鄭老頭 唉！別着急！（急字拉長）誰叫攤上了事呢！天沒有網人之路，壞人是活不長久的。

王奶奶 祇祇嘴唇，動一動手腳，輪看屋中人，仍是低聲的。（這屋裡沒外人，誰也走不了話的話，是不？鄭老大爺！……（傻大爺拾起一把扇子拾着胳膊煽動。）

鄭老頭 啊！……

傻大爺 哼……再看看外頭……

王妻 外頭沒人……牛兒院裏玩呢！（王志興瞪她）

王奶奶 大妹妹，您還記得張三陰跟李長發當戶李長春的事嗎？

王妻 是啊！

王奶奶 這小子缺陰不打今兒個起，您聽我說……

傻大爺 聽你的……人家却敢說敢作……

王奶奶 （回頭傻瞪大爺一眼）張三陰從先跟李長春是一牆之隔，您一定還記得，按說李長春家也不對，平常也挺好的，自己男人又老實，又能幹，那點不可心，竟會跟這癡塊臭料弄到……

傻大爺 你還會不知道！

王奶奶 （對傻）少胡說，我又沒看見，我怎麼會知道。後來李長春也漸漸有點耳聞；一天夜裏，夜靜更深，李長春睡醒嘍，身邊人

跑啦，那他還有不明白哩，（手指腳劃的，）爬起來。抄了一把鎊頭，悄悄的開門出去，這玩意要弄在腦袋上還不開了花，也真是張三陰命不該絕……

王妻 怎麼？（看王，王低頭生氣，擦汗。）

王奶奶 按說那天是後半夜裏，只有一點月光，李長春整著耳頭聽見馬棚裏有動靜，就捏手捏腳的，順牆根溜溜過去，那時正是大秋後，晚上夜風挺涼，李長春剛鑽出熱被窩，讓寒氣兒一吹，不由的打了一個嚏噴，把馬棚裏二位相好的給驚動了……

傻大爺 您聽！（頭轉動對房中人和觀衆。）

王奶奶 （嚥嚥口水，擦擦汗，小聲繼續）張三陰也是急生巧智，先扔出來一條板凳，李長春不問青紅皂白就是一鎊，噍咬（大聲的衆人注意她，王志興也微抬頭。）一下正劈在板凳上，張三陰趁這時候嚇出來，一條黑影連滾帶跳的爬過牆去，夜靜人深的够多怕人！您閉上眼睛想一想！

王妻 嚇！是呵！

王奶奶 半夜裏房上站一個人就够吓人的，長春家趁他男拔鎊頭時候，沒命的狗似的奔命的開了街門，一口氣跑到王和家，後來王和家說，那晚上，她已經睡沈了，長春家死勁的捶門，王和家給他開開門，她到屋裏臉色跟紙似的白，氣喘喘的說，大媽！我跟張子明的事叫長春衝上啦，您快藏起我，您快藏起我，（生色俱厲）（衆人靜聽）跟李長春也追到，街裡的狗也接二連三的叫起來了……

（這時屋外有木板聲，王奶奶立刻停下來，直眉瞪眼的看大家，和門窗。）

王妻 （微笑）外面沒甚麼，許是牛兒……

傻大爺 完啦罷！

王奶奶 聽說李長春後來把他家裏帶回去了，苦抽了一頓鞭子，長春

家也真有骨氣，連哼都沒有哼一聲。

（鄭老頭連聲咳嗽，王志興站起來轉灣，怒凶凶的，）

以後還是挺規矩，再沒聽說有不好，如今李長發又跟張三陰結了乾親，忘了那時候合李家都揚風，要早晚廢了張三陰了，張三陰這小子缺的地方多啦！……

傻大爺 要不然叫他張三陰呢，別的甬提，咱們得好好拿拿主義，俗語講話光腳的怕穿鞋的。有用着我的時候，儘管說，誰不知道

咱娘兒們不是好惹的（拍胸，顯示一種優勁。）

雖說如今換了朝代，也不能受這個……

王妻 可是，如今人家有勢力啊，一扭嘴告訴你通匪，是……

王志興 怕甚麼，餓也是死，殺他個……

傻大爺 那到不用，街裏人沒有不氣憤這事的，咱們連起來，跟他幹！（鄭老頭時時咳嗽。）

王志興 對！

平姑娘 （悲切的）爸爸，他們不是說明天一早就交地嗎……

王妻 啊！

傻大爺 嚇！……

王志興 唉！……（立目，挺胸，擦汗，徘徊着沉思。）

傻大爺 那麼咱們這就來……

王妻 （對鄭）老犬爺說怎樣辦？平兒她爹都氣糊塗了；我又沒主義

氣是真難受，可是不受又怎麼着，並不是我娘兒們家沒義氣！

鄭老頭 唉！說的就是，我也老了，一時也不知道怎麼好，還是志興

先少着急，這大熱天別急壞了，那就更不好辦了！……

傻大爺 這事全壞在張三陰身上了。還有這小子對城裏，城裏要

佃戶時候，幹完活放糧，他把大姆手指頭入到碗裏頭，這份缺就

甬提了，還有北門裏上外放了頭，那個不是先在他那過幾夜……

傻大爺 （打斷她）還有甚麼嗎？……這些事誰不知道……

王妻 對啦！全都傳遍了。

王奶奶 論理李長發也真不地道，這幾年來也……

（外面嘖嘖打門喊問）

王志興在家嗎？

（隨後散亂沉重的脚步走進院子，王志興急開屋門，屋裡人都隨着站起；王奶奶恐懼的歪頭向外看！優大嬌面紅氣湧，鄭老頭咳嗽更緊了，平姑娘憂鬱的同王妻擠向門去，剛到門口，已擁進來兩位穿黃綠制服的保衛團兵，他們看着屋裏人，而後前面的胖子板起面孔。）

李長發收地的事，你打算怎麼辦？明兒就到日子了，該打個主意了，張辦事員下條子叫我們傳你去！

王 （抑住氣憤胸膛起伏的，退一步。）不是明天嗎？今兒傳我幹麻？我明兒一早准去，當然有辦法……

王妻 慫哥兒備受一趙累罷！讓他明天早晨早去。

團兵 不成，這是公事，沒有大不了的事，回一聲怎麼交地，或是怎麼納租子，就完啦！

王志興 慫……（跟王妻對視，望見平姑娘的秋眉，急轉過頭來，抑制怒氣和平的。）哥兒們請辛苦一趟，回去先替我回一聲，多說點好話，告訴我明天一早就去。

團兵 你還麻煩。

王奶奶 （插入）大妹妹我家裏去看看，那牲口我晚上再來牽。（從保衛團兵身後溜出去！不見。）

王妻 （回回頭）不送您哪！（短促的）

優大嬌 （氣）哼，這塊德性！……

團兵 （對優大嬌）你幹甚麼？

優大嬌 我幹人你吃甚麼心，咱們全離不了多遠，誰不明白誰，明兒去又怎麼樣，這還跑的了誰。

王妻 她沒得慫，慫別生氣。慫高高手，再等我們這一晚上，慫多帶

忙罷！（王怒不言看王妻。）

平姑娘 （悲切的）媽！爸爸！……

（後一個保衛團兵向前。）

還沒關係，去也不過是回幾句話就回來，都是一塊土上的，還能

爲難誰嗎！哈哈！

鄭老頭 志興，你就走一趟吧，先回一聲，明兒早上再回准信

兒……

優大嬌 哼！（保衛團兵怒視她，平姑娘暗拉她衣袖示意。）

王志興 才去不成！

胖團兵 甚麼話呢！

後團兵 你就辛苦一趟吧！

王志興 好！（頭筋高漲，汗流滿臉，回身找東西。）平兒扇子哪？

平姑娘 在這。（擠過去，從棹上拿起扇子遞給王，注視王臉。）

王志興 老大爺，大嬌都先坐着，我一會就回來。（勉強作笑臉）二位先請！（保衛團兵出去，王後隨。）

王妻 二位多照應吧！

平姑娘 爸爸早點回來！

王妻 說話平和點，張先生不會爲難咱們囉！（和平姑娘跟着出去。

鄭老頭坐下急咳嗽優大嬌回原位，捶棹子嘍，鄭老頭抬頭望她。）

優大嬌 造反！

第二幕 小紳士的堂屋

屋子收拾的較比乾淨，北牆上懸一幅無名畫家的山水，兩邊配一付斷軸的對聯，顯示出屋主人一點風雅。靠北牆放一張紅木條案，案上排一列刻圓壽字——俗稱作「主」的長木匣，匣前風景香爐，蠟炬，五供的陳設；案的兩頭則被大瓶，磁盤佔滿，物件都閃着古代的面色。另外一張帶抽屜的八仙檯緊靠條案，兩個太師椅在兩邊陪襯着，盡

碗，筆墨散放在棹上。紅布檯簾垂在棹子前面，遮住棹下面的雜亂。東西牆裏面是通裏間的門，竹簾和布簾分掛在前面，掛鈎疲乏的垂在旁邊。東牆排幾張舊椅櫈，牆上是城裡綢緞公司的宣傳畫；西牆下則堆疊着布袋與器具，和正面的字畫，紅木條案相映生一種別樣趣味。四壁的黃灰色仍引起起鄉村樸實之感。

幕啟時：瘦臉，長身的張子明坐八仙棹旁，戴一付鄉間特有的老花鏡，帶着抽屜翻找，直瞪着的一對圓小鼠目，鬼鬼祟祟的態度現出狼鼠般的狡猾時而環顧四週，而後低頭尋找，格格物件相碰聲從抽屜裡而發出。

不久外面有脚步聲，自遠而近，停在門前，保衛團兵的聲音。回張先生，王志興帶到了。

（張子明急關上抽屜，對面一個半敞着，摘下眼鏡折好放棹上；遂後撫一撫身體，擦擦汗，順便理一理鬚鬚，面顯得微紅，糊糊眉，立刻鎮定的走向前去。）

張子明 請進！請進！

（王志興進來，保衛團兵緊跟身後。張子明微露愧色，而後口角向後一縮，顯一絲奸笑。）

二位辛苦了，請先回所喝茶吧！

團兵 是！（保衛團兵出去。）

張子明 （關上門走回來謙恭的，）王大哥，這邊坐，天這早晚兒啦，還沒有一點風，今兒又熱得斜行，是吧？這大熱天的您又跑一翻本應當我去，無奈公事忙，您知道，這兩天不是又忙着收着青捐嗎！唉！這就叫作官身不自由啊！哈哈！

（擦汗，摸頭作疲累狀，看王站房中不接聲，面紅筋粗，怒視着他，汗流到唇邊和喉頸禿去，感覺到羞愧，侮辱，遂又接下去。）

王大哥請坐下說話，這是在家裡，沒甚麼。：王大哥不坐我可要坐了。（坐原來位上，王也坐在左面棹旁，側身向張。）

王志興 前兒你不是說明個早上給回話嗎？

張子明 （凝視王）嘸！是！（態度平和，頻點其頭。）不過，我覺得臨時怕你還沒拿准主意，先頭一天請你來談談，較比好些是不？

王志興 其實也用不着說了，因為根本就沒法說，如今祇有明天早上，我告訴接地，還是我秋後交租，完啦。按理說，我們老王家這塊地祖孫三代了，你們張家在這莊上也算老人家兒，你也是這塊土上生長的，我現在雖不敢跟您論哥們，也總算在一塊長起來的，事情沒有你不明白的，處在這宗年月，兵荒馬亂的，日子就甯提多難過了。您也知道，上月逃反，而今還沒有幾天，心都還沒放在肚子裡，您說要讓我們把地交了，我們這口氣怎麼受甯提，您說我們這三四口可上那去？可怎麼活？

張子明 那！你還沒打定主意嗎？

王志興 嘿！不是，在這年頭，誰還能再記恨誰，就說有點兒過節，看在那死去的份上；前些天在鎗砲林裡担驚害怕的，鑽出來，這早晚，大家夥還不定能活到幾兒呢，也該不計較了；

張子明 我說也是呢——

王志興 （接話）不過我也沒甚麼，我祇希望您多幫幫忙，那麼由我花點錢呢也成。

張子明 （驚奇異狀）花錢幹甚麼？你如果打算少交點租子，可以包在身上。

王志興 （急怒）啊！租子？那地根本是我的，憑甚麼給人家納租子？……

張子明 （微怒）那就不對了，那地是李長發的……

王志興 李長發的？敲鑼鑼鼓問問四鄉，誰不知道地是我的！……張子明 人家有憑有據，有地契，你哪？專憑兩片嘴說不成，並不是我。向着人家，你拿出憑據來；公事公辦，我一向最好說公道話。

王志興 哼！契！誰不知道他的契是假的，王八且給他作的！……（直起上身，結懷擦紅，面通紅。）

張子明 你要怎麼着，少罵人。你說人家契是假的，有甚麼證據？

王志興 告訴你，你可提提你的罪過！……

張子明 罪過？強佔民地，私造假契奉官嗎？子明！

張子明 甚麼？

王志興 子明，太陽可還沒下去，咱們說話可憑天，讓你說，這地是誰的？

張子明 誰的？

張子明 嘿！李長發拿着有文書，當然是李長發的。

王志興 他的，你幹麻向着他，春季你還向我要過地租，你就忘了嗎？

張子明 嗎？

張子明 春季，那，那你記錯了，我催的是壯丁捐。

王志興 好！好！誰叫我把捐條子也丟了呢？（無奈的。）

張子明 是呀，你有憑據嗎？

王志興 那我問你，這些年來是誰收我的租子？（怒視張）

張子明 那……那……（窘急臉紅）。

王志興 （追詰）那甚麼？

張子明 那，那是你不給，人家李家催不來就不催了，這次收地李家不追要，就够便宜你了，你還不認好，如果算起來，你小子還得

了！（喜洋洋的擦汗搥扇子。）

王志興 啊！（瞪眼結舌的接不上話，面紅脖子粗的站到地上。張板着面孔注視王。）你這樣說話，可要逼死人哪！

張子頭 我怎麼逼人，你藉估人家地不給，怎麼反說別人逼你。王志興，我找你來可是好意，你可別不知好歹！

（王同張的聲音都漸高，情緒漸激昂。）

王志興 不知好歹？

張子明 告訴你，我可以看面子，嘿！嘿！隊裡可不看面子！

王志興 你甭吓嚇我！狗急了都逃竄，你可別逼人太甚了，我怕甚麼？如今那塊地裡不死人……

張子明 少信口胡說，我還有公事哪，明天交地不交吧？趁早說話，不然我只好請你同李長發隊裡說去了，那時可別怪我不留情。

王志興 哼！咱們心裡分了。契是誰作的，你當我不知道？咱們走着瞧如今の皇上能作幾天？（怒，大聲）等轉過來，你們這堆狗腿

也就軟了。你老子我認啦！我可沒罵過人，咱們也兩三輩了，打狗還得看主人哪，欺侮人也得挑挑人，也得留點情份，姓張的！

張子明 （站起來，羞成怒的。）王志興，你滿嘴胡說八道些甚麼，我是一番好意，找你想，你怎麼不識好人，甚麼轉回來！你知

道你可有通匪的嫌疑啊！如今的性命是不值錢的！

王志興 （冷笑）嘿！嘿！說的是呢，人命又賣多少錢，那天不死幾個。

張子明 乾脆你打算怎麼樣吧？

王志興 打算怎麼樣！我祇知道地是我的，李家契是假的！我交了地就得餓死，只有玩命……

張子明 好，你甭回去啦，咱們歸隊。

王志興 這你又吓嚇誰，誰怕這，明兒個今兒個一樣，反正是一個死，走！走！走！走！

神智已昏怒氣填胸的，扣着衣鈕去拉張，張緊皺着眉，非常的氣憤，但在王的雄健的身軀前顯得很軟弱，不自主的後退。）

張子明 常貴快進來，把他給我帶走！（躲到西牆布簾前面）

王志興 幹麻帶，走，手拉手走。（向前移走，簾裡有女人聲）。怎麼啦？王大叔別着急，我聽半天了。

（隨語聲秋姑娘進來，身體遮住張，王乃退回去。秋姑娘穿一身斜襟白色小褲褂，紅潤的面孔，微笑中含醉人的和善，背後拖一條長辮子，高挽着袖口，是剛放下活計進來的回頭對張慈視，轉面來向王

張子明 告訴你，我可以看面子，嘿！嘿！隊裡可不看面子！

張子明 告訴你，我可以看面子，嘿！嘿！隊裡可不看面子！

張子明 告訴你，我可以看面子，嘿！嘿！隊裡可不看面子！

張子明 告訴你，我可以看面子，嘿！嘿！隊裡可不看面子！

張子明 告訴你，我可以看面子，嘿！嘿！隊裡可不看面子！

張子明 告訴你，我可以看面子，嘿！嘿！隊裡可不看面子！

張子明 告訴你，我可以看面子，嘿！嘿！隊裡可不看面子！

張子明 告訴你，我可以看面子，嘿！嘿！隊裡可不看面子！

張子明 告訴你，我可以看面子，嘿！嘿！隊裡可不看面子！

張子明 告訴你，我可以看面子，嘿！嘿！隊裡可不看面子！

微笑。)

秋姑娘 王大叔，您別着急，真是，我爹也是，這事我可怎麼說呢？

(自問) 大熱的天，大叔別着急，慢慢的商量，我爹說話顛三倒四的，有不是的地方，您得多招待他，這兩年他也不知道是怎麼了，老街坊也不認得了，成天家官兒啦，財啦囉。

張子明 甚麼？丫頭少胡說！王志興太欺侮我了，我沒受過這個。

王志興 我受過？

秋姑娘 爸爸您少說幾句，不成嗎？飯得，您先吃飯去，回頭再商量

好事好說，着急不也是白着急嗎！王大叔說吃飯，一塊吃罷！

王志興 您先講吧，一會兒我家吃去。

張子明 回頭說：(氣喘喘出去。)

王志興 大姑娘看，李長發這不是一欺侮人嗎？你爸爸還直向着他，鄉

里鄉親的叫我說甚麼？你爸爸這一口的不鬆嘴，誰又沒把誰的孩

子扔在井裡過，何況又有你這平兒挺要好的，你父親也太不對了。

秋姑娘 (羞慚的，憂鬱的。) 唉！我爹這些日子也不知怎麼了，

勸也不聽，事情不是明擺着嗎，可怎麼見人呢？我也想過好些回

，哭了好幾次，唉！誰叫您是我爹呢，我媽死的又早，不然那能

……(外面張說話的聲音大聲的。)

張子明 秋兒這兒來，瞎聊甚麼，有妳甚麼事，一會兒我們隊裡說

去。(未完)

一月隨筆

△意志堅定，理智明快的人大概不喜歡筆墨的牢騷，這人總是實幹，想幹就幹，我記得一個人說過，「文學者都是神經不

正常的人。」

△幾十年來，中國有了無數成名的文學家，而沒有幾本成名的作品，就說魯迅震動世界的傑作是什麼呢？「阿Q正傳」嗎？

△有些人輕視戲劇的價值；更藐視幹戲的人，但是，假使我們分析一下事實，戲却是直接影響民衆的一種教化工具，比文藝

作品，要有更大的效果，

△文藝雖是貴族們的讀物，把這一大羣文盲們拋棄了不問，究竟還有戲劇能清楚地告訴一般人應該怎樣去作人？

(雲)

△如果有人問我，假如你尚未結婚，你將娶甚麼樣的太太？我一定答覆我將娶一位話劇家；因為人生就是戲劇。

△很，人不明白，中國話劇為何不發達？我可以給一個冒昧的答覆：就是中國的話劇家，不是爲了女人便是爲了金錢，沒有一

個爲藝術而藝術，所以中國話劇永遠沒有發達之一日。

(風)

新時代胃病起因科學化胃病療法

目前很嚴重的問題馬上可以從容解決

由於科目看來，這話彷彿有矛盾，人類是進化的；病，難道也現代化嗎？舉出以下的事實來，或者也就認爲這話是不假了。

醫油精有引起胃病之危險，因爲醫油精製造時，必用硝水等烈性毒藥爲原料方能迅速腐化，況近來醫油精的種類繁多，或良莠不齊，吾人見醫油精，存放日久，玻璃瓶有自行爆裂者，其性味極爲不良，惡劣可以相見。其他如罐頭：竹筍，大豆菜，一經過露往往往罐頭凸起或自爆裂，食之毫無鮮味，且有極惡劣之鐵銹氣，食之無不引起胃腸之病，此等均現代之食物，古書所不載，不得不做進一步之研究。

坐船暈船，坐車暈車，以致眩暈嘔吐，此不能直接構成胃病，惟近以交通便利，海有輪船，陸有火車，更有飛機，長途旅行，胃腸輒受其損失，前曾見一再患胃病之人，據其自述，係于海輪遇颶風，嘔吐五六日夜，勺水不能下咽，同行人多病，病多類似。

至于久坐火車汽車飛機，受其顛簸，飽食之後，胃部受不起自然之振蕩，立刻可以激成胃氣痛漲，又苦於大小便不便排泄，以致胃腸險送，受其刺激而失常度，成爲胃病者，亦所常有。

農村饑饉之歲，找不到良好的食物，胃失營養，引起種種胃病，固不待言，饑民剝食草根樹皮，搗鼠捕蝗，以作食料，以致毒質入於胃腸，即可致病，又有饑民在土中掘得白粉，競相取食呼之爲觀音粉

，食之多患腹脹，即其一端，江北多患腹有積塊，脈臟腫大，即食物不檢所致也。

現今都市中，工廠林立，工人當然亦十分繁多，在工廠謀生活，口鼻日夜吸其油煤氣味，于衛生固有妨礙，而花絲粉屑，有形之物質在纖微不及察覺之中，或由呼吸，或由食料，清入肺胃之中，積少成多，成爲致病之因素，一段在爐旁執役者，日日爲煤火迫炙，津液乾涸，已到極度，一經發生胃病，更爲不易治療。以上不過舉數端，現代科學倡明，將環境變遷招來致病之新因素，恐不備因此而止吧！

由於以上種種，治療胃病之有效藥品，首推若素，因爲若素是營養素製劑，服用之後，可以解消胃腸之毒素，食物中毒，服用神效，若素更有制止水土不服效力，旅行服用最宜，若素清理胃腸之功，工廠工作人員服用可免除積聚症。

總之，若素對於一切胃腸病，無一不治，預防更爲準確，因爲若素是恢復胃腸機能之要藥，服用無不相宜，若素效力大，價目便宜，中瓶三百片，新定價一元七角五分，華北總批發處，北京東單新開路，若素製藥公司，濟南營業所，在濟南商埠緯三路，全國各大藥房均售。

本刊廣告刊例

種 別	全 面	半 面	四分之一面
封面內面	70,00	40,00	20,00
目錄前後	50,00	30,00	15,00
封底內面	60,00	35,00	20,00
封底外面	100,00	60,00	30,00
普 通	49,00	20,00	10,00

長期刊登及特殊指定地位者面議，
 鋅版，銅版及木刻均由刊登人自備，
 本刊代為設計製圖不另收費。

本刊內政部登記証民字第八七號
 每月一冊，五日出版，每卷六冊，全年十二冊

中國文藝

第五卷 第六期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二月五日發行

編 輯 中國文藝社
 北京西長安街卅五號

印刷者 武德報社
 北京王府井大街一一七號

總發行 華北文化書局
 北京王府井大街一一七號

分銷處 各地華北文化書局分局

• 本期實價四角 •

全年四元五角 • 半年二元四角

郵 費 在 內

強國必先強身

強身之道，首重強化呼吸器官之防護壁壘，蓋呼吸器病，又稱亡國疾病，偶一患之，往往纏綿牀第，經年累月，有為青年，等於廢物。維他命A能強化呼吸器之粘膜，防護結核及其他病菌感染為人所舊知之事。有此維他命，即一旦為其所犯亦能賦與抵抗病菌殖之要素。

強力維他命A D劑

「哈利巴」係由北太平洋深海所產之「聖魚」肝臟油塊煉成含有異常濃厚之維他命，其一粒中之A D力價實足與普通魚肝油一酒杯，雞蛋六個，牛奶二斤，牛油一磅豬肝之効力相等。外殼由極易消化之糖衣製成，毫無腥臭難服及妨礙胃腸等弊。

全國各藥房均有代售



聖魚肝粒 哈利巴

總經理處 北京西單北大街一六〇
株式會社 田邊公司

